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正月一日出版

# 南華文藝

汪精衛題

第一卷第一號

汪精衛先生

雙照樓

詩詞藁上下卷合編

小休集

連史紙仿宋體一巨冊定價大洋二元

出版者 香港民信公司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

代理者 香港南華日報 分銷處 各省各大書房

# 南華評論週刊

第十二期出版了

每本定價三分

要目如左

時事新評

總司令問題

籌賑江西被難同胞

自打嘴吧

王永團體

黨務政治軍事報告

充實民力

在黨政聯合紀念週報告

關於如何鞏固黨的基礎的一點意見

一個根本錯誤

最近百年來民主與獨裁之戰

關於地方自治的幾點意見

史料與革命文獻四則

讀者通訊二則

汪精衛

汪精衛

汪精衛

汪精衛

汪精衛

林柏生

曾仲鳴

陳資時

## 南華日報代售書要目

(一)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  
\*每本定價大洋五角

(二) 汪精衛先生雙照詩樓詞彙小休集上下編  
\*每本定價大洋二元

(三) 汪精衛先生致各黨部同志書  
\*每冊定價三分

(四) 藝術與科學(曾仲鳴著)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五) 約法草案  
\*每冊定價一角

(六) 約法論叢  
\*每冊定價二角

(七) 如何解決時局問題  
\*每冊定價一角

(八) 汪精衛先生最近政論集  
\*每冊定價一角

(九) 民友週刊  
\*每冊定價三分

(十) 民間週刊  
\*每冊定價三分

總發行所 香港雲咸街七十五號

總分銷處 廣州文德西路一號三樓

# 南華評論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期要目

(期七第)	(期六第)	(期四第)	(期三第)	(期二第)	(期一第)
<p>汪精衛先生演講青年學生的大責任 汪精衛先生論地方自治之三要點 汪精衛先生關於第三黨之談話 總理蒙難紀念日之感想 革命者之內省 撼動世界的民主運動 資本主義與合作主義 南京國民會議之真相</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汪精衛 顧孟餘 馮逸民 朱樸 韓亮遷</p>	<p>汪精衛先生之演講及談話 南京約法的估價 法國改選總統的經過</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陳康時 曾仲鳴</p>	<p>理論厄運與中國人之厄運 如何復興中國國民黨 亞達麗的葬儀</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顧孟餘 林柏生 曾仲鳴</p>	<p>革命者應有的信念 中國的災荒 歐陸失業問題</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顧孟餘 朱樸 魯民</p>	<p>汪精衛先生之態度 歐陸和平的危機 最近日本罷工運動之主要特徵</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林柏生 魯民 謝干戈</p>	<p>汪精衛先生對於最近時局之主張 農民問題與合作運動 日本工會運動之現勢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農民運動(連登八期)</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朱樸 謝干戈 曾仲鳴</p>
(期十第)	(期九第)	(期八第)			
<p>軍事剿共政治剿共軍事討蔣政治討蔣 精神團結的幾個方法 實行民主政治的嚆矢 世界各國海軍的競爭 日本一瞥 史料：革命文獻(各期均有)</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汪精衛 汪精衛 黃延攢 曾仲鳴 葉紹振</p>	<p>法國大革命的兩大原因 養成民主政治的幾個根本條件</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曾仲鳴 邢覺非</p>	<p>如何造成一個革命新環境 黨的改組問題 關於改組問題的幾點意見 國民黨擁有農工政策 一封關於派別組織的公開覆函 地方自治與合作運動 蔣氏統治下之自治成績 兩種反動勢力的命運</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汪精衛 陳康時 舒國藩 徐覺民 朱樸 舒國藩</p>			

#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一號

#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

## 目錄

插

晉祠周栢

陳樹人作

扇面

高奇峯作

速寫畫

方君璧女士作

母女圖

維志陸彭殷夫人作

文藝與時代

曾仲鳴 (一一三)

文學與革命青年

舜民 (四一〇)

藝術家與社會的關係

頡頏譯 (二一三)

論現代詩與韻律問題

甘師禹 (三一〇)

我們的「憶里昂」

曾仲鳴 (三一六)

奇峯畫集序

汪精衛 (三七一)

維志陸彭殷夫人及其女

關嚶 (五一六)

法國女詩人德斯波華模爾傳

曾仲鳴 (四一三)

## 詩選

小時

孫春吉譯 (五二一)

在這荒漠之中

逸 (五三一)

誰也沒有注意……………(五四一)  
孤獨的靈魂……………(五四一)  
奉安之辰……………(五五九)

巴沙羅夫的決鬥……………(六〇六)

聖人……………(六一六)

須捷室隨筆……………(七五八)

父親……………(八一九)

虛偽(獨幕劇)……………(九四一)

顛道人……………(一〇五七)

紹興通訊……………(二〇九)

龍華半日記……………(二二二)

蝶戀花……………(三)

羅敷頰……………(一〇)

讀漢書……………(一一)

詩的音節……………(三〇)

相見歡……………(三七)

虞美人……………(三九)

夜雨有懷……………(五九)

感懷……………(六八)

落葉……………(九三)

三水途中……………(一〇七)

往南窗去……………(一一五)

補 白

恭祝

新年進步！

本刊編者同人鞠躬





此樹在蘇州  
 陳家園中  
 樹名曰  
 古柏  
 樹高  
 十丈  
 樹圍  
 三丈  
 樹皮  
 蒼黑  
 樹葉  
 青翠  
 樹下  
 有石  
 一  
 石上  
 有詩  
 一首  
 詩曰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此樹在蘇州  
 陳家園中  
 樹名曰  
 古柏  
 樹高  
 十丈  
 樹圍  
 三丈  
 樹皮  
 蒼黑  
 樹葉  
 青翠  
 樹下  
 有石  
 一  
 石上  
 有詩  
 一首  
 詩曰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此樹在蘇州  
 陳家園中  
 樹名曰  
 古柏  
 樹高  
 十丈  
 樹圍  
 三丈  
 樹皮  
 蒼黑  
 樹葉  
 青翠  
 樹下  
 有石  
 一  
 石上  
 有詩  
 一首  
 詩曰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古柏  
 蒼蒼

作人樹陳家畫南誰



高奇峯  
扇面  
畫

高奇峯扇面



1911



圖 女 母 之 人 夫 殷 彭 陸 志 維

# 文藝與時代

會仲



文藝與其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是世人所公認的了。

許多學者都以爲文藝是準據於當時代的生活和思想的，法國文學批評家譚奈(Taine)以爲文學的構成有三個要素，就是人種，環境及時代，三者缺一，便使文學無精彩而不傳，三者並存，便使文學生優秀卓越的風格。文學如此，藝術也何曾不如此，所以要知道時代的生活和思想，便不可不研究那時代的文藝。要深切了解文藝，也不可不明瞭產生那文藝的時代。

爲什麼呢？

因爲文藝是時代的反映。

時代靠文藝作先驅。

時代有了新思想或新生活，文藝不能不跟着這新思想或新生活而改善發展，十九世紀上半期，自法國大革命以後，舊思想舊生活消除殆盡，文藝爲要永遠成爲活的文藝，進步的文藝，自然有新文藝的實現。所以大革命後的新文藝是響應那時代的思想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需求。十九

世紀下半期，科學發達，科學萬能的思想，也就磅礴於全世界，漸漸的從自然科學而影響於精神科學，文藝自然亦不能逃此公例了。化學家斐德洛(Berthelot)以爲近代的思想與文藝受科學的陶冶，極爲深遠。生物學家白那兒(Bonart)以爲科學的進步可以左右近代的思想，實驗的方法，可以默啟文藝的精神。科學每以容觀的態度，爲真實的考察，時代既是科學的時代，文藝界也只好緊緊的追隨着，拋棄舊主義，而醞釀出新主義。所以每一種文藝若是跟不上時代的，必在自然淘汰之例。

文藝固然要跟得上時代，但文藝也會爲時代所束縛。

騎士時代濡染着世間性和冒險精神的詩人荷馬，祇能作讚頌戰士勇猛的詩歌，受着宗教革命政治革命鼓盪後的畫家德拉克瓦(DelaCroix)也祇能繪黨人暴動的情狀，文藝是時代的反映，於此更爲明顯了。

時代有時會沉浸在陳舊的意識中，或墮落到衰微的局勢裏，文藝家就要預先感覺，決然出來，努力的提倡，以

剛毅的志趣，激烈的熱誠，向前直衝，不稍遲疑，成以造新時代，一掃銷沉鬱悶的空氣。每一個新時代的開展，都賴無數量的文藝家的領導與建樹，不知道耗了幾多人的精神，流了幾多人的紅血，處處都潛藏着真實的生命，含蓄着真實的力量。那些精神似陽光，那些紅血似肥料，耗了流了之後，使文藝造成新時代，也像陽光肥料，栽培園中冬後的樹木一般，樹木既得栽培，枝葉勃發，濃陰扶疎，冬園中的景象全已變換，蛙蟲雜處，可以暢鳴了，鳥雀棲宿，可以唱和了。當十六世紀以前，宗教勢力強盛的時代，僧侶實行愚民政策，以神道的謬說，壓迫人民的思想，文藝亦如頹廢枯乾的老人，漸趨衰亡的境地，一般文藝家煩悶無聊，知道不能不闢新途徑，遂拚命的排斥舊文藝，而造成文藝復興的新時代。承文藝復興之變，便是古典主義。古典主義既至衰微，只知守文規，愛模擬，含冷靜，屏神秘，缺乏生氣，一般貴壯熱，重情感，慕幽遠，趨怪異的青年們，又知道不能不闢新途徑，遂又拚命的排斥舊文藝，而造成浪漫主義的新時代。浪漫主義衰落以後，文藝家創作的智能徐徐的竭了，叙情的源泉也徐徐的涸了，

社會對於虛無漂渺的浪漫思想，已起厭倦，對於迷戀想像的浪漫生活，亦生反感，一般文藝家彷徨無歸，又知道不能不闢新途徑，遂又拚命的排斥舊文藝，而造成寫實主義的新時代。巴札克(Balzac)弗羅貝爾(Flober)爲之先導，朱那(E. Zola)集其大成，龔枯爾兄弟(Goncourt)創作自然主義的文體，莫巴山(Maupassant)鑄就自然主義的短篇小說的模範。此外如都德(Daudet)之留意觀察自然，而好作真實的描述，洛狄(Lodi)之長度海上生活，而專述漁家的苦况，也每每帶有寫實派的色彩。文學歷史家屈志(Olivier)說道：「科學的氣息，正當文藝界的浪漫主義衰微的時代，突然吹過，引着我們向真實與簡單的途徑。」

我們於是更可以曉得文藝是時代的反映，時代靠文藝作先驅，文藝與時代有這樣互相連貫溝通的關係，我們便應該從這關係上，努力工作。我們都不過是中國的青年，何敢自居爲文藝家，但是我們既然站在文藝的隊伍中，無疑的就要負些文藝的責任。

現今的時代，民主勢力瀰漫於全世界，我們要追隨着現代的趨向，我們再不可隱隱約約，迷心盲目的，不如思

索，我們要忠實勇敢的跟着時代的新潮流而向前奔去，聚我們的能力，竭我們的心思，提倡民主的文藝，使我們的文藝，恰是時代的反映。

現今的中國，封建殘餘的制度，尙未完全推翻，反動的惡勢力，却已日益增高。革命所要求的是民主，所以我們如要消滅各種惡勢力，一定要提倡民主的文藝。我們決心已定，我們不必鬱結苦悶，不必悲哀怨望，不可喪心病

狂的走入歧路，不可頹廢疲倦的轉向消極，中原的狂風暴雨，正在搖撼我們的長夢，黃海的怒濤急潮，正在激動我們的銷沈。我們有高尙純潔的人格，我們有親愛精誠的懷抱，我們有未染塵垢的靈魂，我們有稍具聰明的智慧，我們有奮鬥的習慣，我們有堅決的勇氣，我們現今的中國需要新時代，我們團結起來，沈着前進，以民主的文藝 造成民主的新時代！

## 蝨 戀 花

密雨敲窗風掃葉，

未算淒涼，

莫便淒涼說！

待到風消和雨歇，

菰蒲猶復爭秋熱。

天上雙星今夜合。

不道人間，

我又傷離別！

聽唱陽關頻擊節，

暗中却自拚愁絕。

——廖仲凱雙清詞草——

# 文學與革命青年

舜民

中國畢竟太糟了，在四十多年來，新興的軍閥，逼作內地，舊有的土豪劣紳，並未因革命而減少。從前許多地攤份子，曾假革命的力量，造成了自己的地位，現在成爲新興的特殊階級。這種特殊階級，從前也許曾經革命過，也許是被壓迫階級，但現在不特不革命，反而走上反革命的路上而壓迫別人了。這種新興的壓迫階級雖然或者沒有多大明顯的勢力，但其潛勢力却也不可忽視，我們名之爲新土豪劣紳也未嘗不可。其次官僚政客們也一天比一天增多，這是事實，而且還有繼續增多的趨勢。不要說別的，我們祇看各大學校考注科人數之衆多，便可推測。共產黨乘中國革命進程中農業社會崩壞的時候，煽動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而遂其破壞的野心的，爲數亦屬不少。

我們試一睜大眼睛瞧瞧，蔣介石方窮兵黷武，共產黨則恣淫擄掠焚殺於湖南江西湖北之間，土豪劣紳則遍佈內地，官僚政客則往來甯滬。我們試一合着眼睛想想，人民的呻吟聲不是在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壓迫之下發出嗎？

呻吟聲不是在共產黨淫擄掠焚殺之下發出嗎？難道我們竟能僞作痴聾，熟視之而無睹嗎？但是我們有甚麼切實的辦法！

中國竟太糟了，事實上不能如此說。

「文學是人生的反映，也是人生的預言」這句話任何稍有文學常識的人是沒有不知道的。然而我也想找出一兩個渾理解釋中國之不糟；無論在甚麼，即使文學方面；因爲中國近來的文學家特別多。我想，也許在許許多多的文學（？）作品中有不糟的發現。但想是，事實並不似想的容易。也許是我讀的書太少了，所以未能發現我所想的不糟的作品。

話說多了，我不早批評家，因此可以不必說到作品的好壞，我的題目是文學與革命青年，我所以說的應該在這題目以內才是。但是，奇怪！我怎麼有這斗胆，敢於作這大題目，差不多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幸而說話是自由的，我總有權利說我想說的話；說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



好在大題可以做小，大可增加一點執筆的勇氣。

我以為未入題先，應該說幾句文學與人生關係的話，上面兩句「文學是人生的反映，也是人生的預言。」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出人生與文學的關係了。但這不過是站在文學方面所說的話，而不是站在人生方面的，我以為在文學方面看人生，當然人生是繁複的，而雜亂不可究詰。如果把人生用文字表現出來，便成爲一種文學作品，這種文學作品之成功程度如何，全視他的表現力的強弱。人生不過是給他表現的一個模型。比方現在有一面鏡子，當然可以照出實物的影子來。但這影子的好壞，並不是實物的關係，而只是鏡子的問題。因爲鏡子平而且反光力強，照出的影子當然真切而且明了，如果鏡子凹凸而且被塵污朦蔽，照出的影子當然是變形而朦朧的了。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我們便很易明白鏡子之視實物是怎樣的一件東西了。反轉來說，又有些不同，站在人生方面看文學，並不如此簡單，因爲除從他那裏看見自己的形態以外，還需要一種超物質的慰安。我們人類畢竟是感情的動物，天賦我們有一種幻想的能力，現實不能滿足的東西，我們可以從

理想中滿足，文學便是這樣的一道橋樑。歸結說一句：人生沒有文學，人生便不免空虛，文學沒有人生，文學便無從表現，這便是文學和人生的關係。

說到這裏，索性追深一層，說及文學的表現。我以為文學所表現的，大約是下列幾種最爲重要：第一，民族性；第二，環境；第三，時代；第四，作者人格；現在分論於後：

第一、民族性。每個民族都有他傳統的風俗、習慣、思想，……綜合這種種便統成爲民族性，所以各民族因傳統的風俗習慣思想之不同，民族性亦因而差異。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中華民族性和歐洲各國的民族性無論何人都不能否認他的差異。而中國文學和西洋文學的特點，又都各有不同，也是不能否認的。大概我們的文學近於玄學，出世的較爲多數，西方的則多科學化，近於入世，即如中國的小說結果多是團圓，即有悲劇的取材，不過出家而已。西洋的便不同，除非不是悲劇的取材，否則多數是主人翁自殺，中國便從未有這種作品，除却近代已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外。（這也許是我讀書太少的緣故。）又如英國和

法國雖是相隔一海，但他們的民族性根本不同，於文學上的表現也就異樣。比如英國作家描寫人們需要激勵而喝酒，最少便是白蘭地，或者需要更強烈些的，法國作家便不同了，論他所描寫的，怎樣需要激勵，而所喝的只是菩提酒便够了。（我的足跡未出國門，於英法人之習慣是否這樣不敢擔保。於文學作品之是否這樣描寫更不敢肯定，我只在沈雁冰的一篇記不得什麼東西裏知道是這樣的。）我們從這裏便可以明白民族性和文學的關係了。再說幾句：中國雖是一個民族，文學上顯然是分開南北之不同。中國南方的文學大約是婉轉的，而北方則是豪放的。南方的大約可以拿屈原宋玉下至李白李重光為代表，我們試看他們的作品那一篇不是婉轉輕柔，綽約如霧裏看花的。北方的大約可以拿詩經曹操杜甫等作代表，他們大多是腳踏實地，奔騰澎湃，有現實之感的。雖然其中不免有多少例外，但風俗習慣地理思想之有關於文學作品，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了。這樣，我們對民族性與文學的關係，當能更了解了些。

第二、環境。環境與個人的關係，大約誰也會感覺

到。不是曹雪芹，別個未必能作紅樓夢。不是杜子美，別人又怎能作出三吏三別那些作品，陳後主在未作俘虜時的作品是「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吐。」為俘虜後則祇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們從這簡單的例證可以知道環境之影響作者及其作品的自敘傳。不知是誰說過：「凡好的文學作品都是作者的自敘傳。」這句話也可作一旁證。總之，文學的表現的第二種，便是環境，環境兩字大約包含有下列各種意義：該時代的物質享受狀態，該時代的思想潮流，政治狀況，風俗習慣等等。（上面所說民族性構成的思想習慣風俗和這裏所說的思想習慣風俗不同，因為前者是傳統的，於時間上已屬過去，後者則是現代的，勢力還很大而且普遍。）

第三、時代。每時代有每時代的精神，恕我不能不拿現代的事實作說明，因為我於歷朝政治，社會的變革不大清楚，現在的魯迅，捧他的人說他是現代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詆他的人說他是時代的落伍者，因為他所把捉到而表現出來的是五四運動以前的時代精神，而不是五卅以

後的。中國的五四時代早已過去，五卅時代也快過去了，而魯迅最著名的「阿Q正傳」，還是五四以前的時代產物。（見現代書局的現代中國文學家）我們現在姑不論魯迅是否落伍，但從這便可以知道作品中表現的時代精神之重要了。

第四、作者人格。人格兩字包含有個性人生觀思想等等，無論那一篇作品，作者在有意無意之間，都會參入他自己的的人格，這是我們在讀書時候常常感覺到的。屈原的離騷，固然是描寫自己的幻像，陶潛的桃花源，何嘗不是寫自己的思想。他如現代郁達夫的作品，沒有一篇的主人公不是悲觀厭世的。可知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表現的人格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是時常流露的，這其間所表現的尤其會特別深刻！

說到這裏，該可以說到中國的文學怎樣表現了罷，但是，且慢！我們且先看看中國的狀況。

本來中國自總理提倡革命以來，四十多年，滿清推倒了，洪憲也倒了，曹錕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也先後倒了，中國理應太平無事重現堯天舜日的盛世，但事實不然！中

國革命不特未見成功，反而幾乎中斷。事實告訴我們打倒軍閥的自己變為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變為保護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喚起民衆的變為壓迫民衆，扶助農工的變為摧殘農工，國民會議變為善後會議，以黨治國變為以軍治國，節制資本變為擁護資本，平均地權變為壟斷地權，民主集權制變為個人獨裁制。凡此種種，皆過去革命的成績。我們自問一下，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會否因革命而稍為減縮？國內封建勢力會否因革命而稍稍破壞？

現代的中國青年外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影響，內受封建勢力之壓迫，形成一種普遍的苦悶現象。最明顯的便是沒有出路，沒有寄托。許多青年都在生活束縛下掙扎，空過了他的時間，銷耗了他的生活力。一點自由的意志都被剝奪淨盡，這些還算是僥倖一點的了，有些只有徘徊於生活的門外，怎麼也找不到生活？本來在這過度時期中，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根本還是整個社會的病態。但是為青年設想，不能不有補救的方法，自然根本解決的方法，非澈底民主革命不可，但是命所得的結果免不了要犧牲。我們當然知這種犧牲是革命進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實，

決不能因有這樣的犧牲而不革命，我們應該更努力勇敢才是，但因這是行動上的，想在別方面收比行動更大的效果，便不能不說到文學。

文學有許多派別，理想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等等，但我現在並不需研究甚麼主義適合中國，我認為甚麼主義都好，不過是表現所採取的一種方式或手段，這只是形式而已。我覺得要討論的是質量問題。換句話說，便是取材方面的要素在那裡，並不是討論採取甚麼方式。

上面說過文學的表現最重要的是民族性，環境，時代精神，作者人格四種。其中除作者人格從作者個人的個性及其道德人生觀參入作品成爲無可討論外，其他三種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中國人大家都有一種美德？，這便是「謙讓」，我們祖宗數千年來便傳給我們的傳家寶。法國取了廣州灣不算，再送他安南，是「讓」！例子舉不了許多，如果你歡喜時隨便打甚麼人兩下，包管他不曾回打。現在共產黨在兩湖江西肆意屠殺，我們四萬萬同胞還是一無辦法，大

約還是「讓」字作怪吧？這是我們中國的傳家法寶之一，也就是中國民族性的一部份，其餘畏難苟安怯懦種種都是中華民族的特性。我們對這些民族性，應該持甚麼態度，是不是如大人先生們之提倡固有文明般的態度擁護它，隨各人的意見去，我並不加以非議。但我在這裏說明，如果要擁護這樣的國民性，不如索性把中國「讓」給日本或某國來管理，因為這樣做總算光明磊落一點，橫豎這個「讓」字是中國的傳家寶，恰好能够應用得着。但如果還未被中國固有的法寶完全埋沒着，如果還有半點愛國心，如果還想用革命把中國救起，那只有借文學的利矛把這假葫蘆戳破，把這種種國民性根本剷除，重新用我們的力量養成新的國民性。這是革命的責任，尤其有志革命文學的責任，我相信革命者有這力量，尤其有志革命文學者更有這力量。

其次，我們不要夢別個星球的秘密，也不要希冀世界黃金時代之實現，不要忘記自己所處的是骯髒的社會，所接觸的是凶狠的野獸。我們所見的是羣衆枕席的尸骸，鮮紅的血跡，遍佈我們四周；我們所聽聞的是勞苦民衆的呻吟聲。帝國主義在向我們進攻，封建勢力在向我們壓迫，

我們的環境是這樣一個狀況，我們如果安於此境則已，否則便要設法把它改變。革命文學便應負這個改變的責任。一方面要把四周黑暗的環境，毫無顧惜地暴露出來，令觀者觸目驚心，一方面要把自己理想的社會環境，美化了表現出來，令別人憧憬着去追求，但須記得不要過於幻想，必須腳踏實地做去，同時這個理想必須建築於三民主義的基礎之上。

再其次，我們要把捉到現在的時代精神，不要無意義地亂寫，因為沒有時代精神的作品，它的生命便不健全，根本沒有甚麼精彩。究竟中國現在的時代精神是甚麼呢，如果求它能完全包括的句語，那只有「革命」。但革命兩字我們還嫌虛泛。大概中國現在是封建制度逐漸破壞，民主社會還未建設的時期。同時中國不只需要民主社會的建設，還需要民生社會的建設。因為中國封建勢力崩壞，同時封建勢力支配之下的經濟組織亦崩壞了，民生社會不能不顧社會的需要而興起。我們要把捉中國現在的時代精神，當然知道中國現在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決不是甚麼無產階級的革命，似無恥的共產黨徒所提倡的，這在稍為研

究過革命理論而留心中國革命的人都早已知道的。中國只是三民主義革命時代，對外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對內剷除一切封建勢力的時代。文學可以作革命原動力的一部分，因為文學是內心流露出來的真實感情。感情能够真實，便能動人。法國革命史昭示我們，沒有盧騷等的作品出世，法國八十年大革命不能產生。

現在中國是革命時期，一切的一切都要改革，責任自然是負在我們青年的肩上，但是環觀國內的青年，有些在醉生夢死，不知革命為何物！有些是早已走上反革命的戰線，而向革命進攻。我以為文學是令他們投降革命的犀利利器，在革命進程中，青年是戰線上最勇敢的主力軍。我們應該用文學的大力，令醉生夢死的青年，加入我們的陣線；令反革命的青年，向我們投降。

對於革命青年，文學的使命更為重要！在惡化腐化夾攻的革命環境中，我個人親眼看見的青年，許多都因幻滅而頹廢，或因無聊而浪漫。他們都是有用的青年，他們的思想也很清楚；他們知道中國應該革命，應該怎樣革命；但他們只有悲觀消極，怎麼也鼓不起勇氣來。在這種情形

之下，革命是非常的損失。文學對他應負的責任，是把他的勇氣重新鼓起，指示給他光明的大路。

對青年方面，在這裏我也想說幾句話：生命似乎值不得怎樣寶貴，人生似乎是一些沒有意義。對什麼都可以懷疑，本身也便因此感到消極。這些我在上文已經說過：這是中國整個社會的病態，是外面帝國主義的侵略，內部封建勢力壓迫所生的結果。國民黨的主義已經告訴我們怎樣把它解決了。但是你沒有勇氣，你感到內心的空虛，我望你對文學研究一下，也許你在它那裏可以得到甚麼東西，

因為它的任務是充實你的心靈的緣故，生命並不是值不得寶貴，人生並不是沒有意義，人命的寶貴在於世上有所留戀的時候，人生的意義却寓於追求憧憬之中，「革命」正是現代青年唯一的憧憬。

革命青年，革命文學家，現在是應該共同負起這個責任：用犀利的筆鋒，把中國鄙陋的民族性暴露，惡劣的環境刻畫，時代的精神表現，造成一部不糟的文學作品，漸漸建設一個不糟的中國。我相信這只有文學是它的原動力，青年是它的主力軍。

## 羅敷媚

燕釵蟬鬢重圍繞，

便值銷魂；

不敢銷魂，

留取心情付與君。

殘紅褪盡春猶熾，

一度生嗔，

一度相親，

一樣歡懷未許分。

——廖仲凱雙清詞草——

## 藝術家與社會的關係

法國 Paul Jamot 著  
頤 頤 譯

十九世紀中，有許多藝術家不獲社會的諒解與認識。

德拉克瓦(Delacroix)就是第一個受委屈的，他雖不為世俗的褒貶而喜怒，亦不為所得到物質的酬勞的厚薄，而決定他的工作的勤惰，但他頗望成功，他雖甚驕傲，不願發怨怒的呻吟，但他有一日忽告訴他的朋友西維斯德(Thérèse Silvestre)道：「我在此三十年中，我以此身投於禽獸的世界。」憤慨之意，溢於言表。至於孤拔(Bonnet)則簡直詛罵、狂叫、高喊，他以為應該毀滅窮苦民衆的仇敵，所謂資產社會。哥荷(Corot)素性溫和，雖遇着世人的輕視，亦絕不爲意，專心寫畫，人間的種種譏笑，自他視之，似浮雲在空，狂風一過，便即吹散了。馬勒(Mallarmé)風流自賞，接物待人，儒雅敦厚，到了老境，一般新進青年對他謬加批評，謂他非深於繪畫技術的名家，他因之亦頗抑鬱不樂。

爲什麼現今的社會有這種奇異的現象呢？藝術是用以繁華都市，安慰人生，本來應該隨時隨地可以受人類的歡

迎，爲什麼藝術家還會遇著無限的困難，還要拼命的奮鬥呢？一個民族對於藝術的趨向，應該如花木趨向陽光一樣，爲什麼過去的藝術界與社會的關係却不如此呢？

在百數十年以前，社會對藝術家，并不若今日，有輕視或仇視的情形。現今的藝術家率爲平民，富才能，每爲世人所嫉妬，所排斥，又爲暴君所虐待，或爲貴族所凌辱。最初時代的藝術家，絕不遇見這種困苦，直到近代，藝術家時以改造社會爲己任，維新藝術爲目的，抱負愈大，受人的攻擊愈猛烈，工作愈努力，受人的批評亦愈刻毒。因此社會與藝術家，時起衝突而不能合作了。

舊日藝術家的作品，只是受少數人的鑑賞，藝術家的生活，只是靠少數人的維持，藝術家好像只是此少數的帝王貴族供奉者，對於少數的帝王貴族的好惡，甚易猜度而得，每每投少數人的所好，而避少數人的所惡。如今呢，社會的形勢已經不同了，藝術家的作品是要貢獻到一般民衆的面前，須受一般民衆的批評，如是，同業中的陰謀妒

忌，隨之而生，社會中各憑一己的憎愛，而不同的讚斥，亦隨之而繁雜。

現在的世界，是民主勢力培植到最強盛，民主社會組織到最嚴密的時代，一般民衆都要對藝術家加以利害的批評，藝術家縱然是平民的兒子，還要受一般民衆的督責。

在這種特殊的情景之中，時有才能淺陋的藝術家，因民衆宣傳或鼓吹的力量，得一時的榮譽，然而這榮譽經過一定的時間，必將漸漸的消滅呢。

我們並非想取新舊政體作一比較，以爲新的政體多惡德，舊的政體多善事，我們不過就政治的變遷，影響於藝術家的苦樂，而作此事實的觀察。真正的藝術家必不爲世

人的不諒解而憤怒，更不肯變更自己的藝術風格，以就一般人的壞嗜好。

近代的社會對藝術家似是不利，但亦有許多好處。從前藝術家分散各地，不相聞問，如今則有團結的精神，無數的藝術家聚集而組成一會社或工團，互相交換意見，或共同努力於新主義的創造，或捐資儲蓄，疾病死亡，互相濟救。這種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安慰，是異常難得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藝術家與社會的關係跟着時代而變遷，我們希望民衆的知識日益高深，則對於藝術鑑賞的能力，亦可日益公平正確了。

### 讀 漢 書

(七首錄一)

朱執信

馬上得天下。詩書以治之。所以挾策徒。皆爲紆紮來。翩翩張京兆。治劇不世才。良材不自惜。力學而逢時。眉嫵自可忝。學經胡爲哉。漢道雜王霸。此曹堪驅馳。末裔有伯松。頌莽抒華詞。得力在稽古。久矣誰云非。



# 論現代詩與韻律問題

甘師禹

引言——詩是什麼——詩的原素——詩與散文的分別——詩之力量底功能——詩與科學之異曲同工——詩之真實——詩之教訓——詩之類別——詩之韻律——韻律的作用——詩之現代的韻律形式問題——結論

## 引言

雖然說詩的偉大精神，能具有偉大的力量，打破時間的限制，但無論如何，它不能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因為這樣，所以，詩，也猶之於生物一樣，無論經過了若干世紀，它的精神，是永遠生存於人類的心靈界中，沒有消滅的時候。祇要人類的心靈界一日不毀滅，它的精神，便可以一日不死。從詩降生以至於現在，無論在人類中的那一個國度裏，詩的生命，不會有一個時代斷絕，這是史實告訴我們的結果。然而，因為人類的心靈界，常受時代和環境的左右，而形成種種趨向，詩，爲了應付這個生存界中的人類心靈之需要，因此不能不常常變換了它的外形，來滿足人類心靈之要求，這就是在漢以前，中國詩成了三百

篇中的自由形式；到了漢，而變成五言的形式；到唐，更變而爲七言的形式；到了宋，再變而爲詞的形式；元又變而爲曲的形式……一直到了現代，又變成了語體的自由形式，這些種種形式的遞嬗，都是因爲「詩」要在人類心靈上求生存，所以才化身而爲以上的種種形式，來滿足時代環境的要求，現在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到來了，社會的一切，已經改觀，新詩自「五四」運動以後，舊有的一切形式，已經在不能適合環境的淘汰原則下破碎，可是，詩的精神，雖然已經跳出了它的老巢，但一直到了現在，新的形式依然還未建設起來，所以仍然還在一種鬆懈，散漫的自由詩中徬徨着，尙未曾在現代環境中，尋到它的真實而恰當的寄托所。這是我們現在應替它積極解決的一個問題。爲了要完滿地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得先從統系的

研究着手。下面先論詩的內色，然後再解決詩的外形。

## 詩 是 什 麼

這個問題，雖然自來已經就有很多人討論過，而都是沒有確切的結果。我們這兒，本來用不着再提出來討論，但這個問題，又是我們研究詩時，第一個先跑進觀念中來的問題，若不把它決定，則下面所討論的一切觀念，都無從清楚，所以我們在此，也省不了這重手續。

「詩是什麼？」英國中世紀的文學家，聖奧格斯丁，曾經這樣地回答說：「你不問，我心裏到明白；你一問，我反而糊塗了。」的確，我們對於詩的觀念，在心裏時，有時是很清暫的，若要拿語言，把它一點不遺漏地說出來，即使不是絕對的不可能，似乎也很有些困難，因為這樣的原故，所以，古今中外的文藝批評家，或詩人，雖然下過了許多許多的定義，結果，到現在還是沒有一條詩的定義，被大家所公認為是完備的。

但爲着要把我們對於詩之觀念弄清楚的原故，雖然困難已如上述，但我們不能不把前人所下過的定義，拿來作

我們此刻觀測「詩」的望遠鏡。

毛詩關雎序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於是後來的一般論詩者，便根據這句話，下詩之定義云：「詩以言志。」所以尚書說：「詩言志。」說文云：「詩志也。」釋名說：「詩之也。」這都是從孔子閒居文「志之所之，心亦至焉」而來的。文心彫龍又說：「詩者，持也，持人性也。」宋朝的金人瑞也說：「詩非異物，祇是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話耳。」又說「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

照上面看來，前人對於詩之觀念。大概以「言志」者爲多。但詩却不止可以言志而已，還可用以客觀地寫景，或敘事，而況可以「言志」的，又不止是詩而已。中國的古人，自來對詩的解釋，大概就祇有那樣混沌的一句話。甚至到了現在，這話都還被一般學究先生們引用着。然而，我們再看外國人對於詩的說法。又是如何？

「詩是音律的文章。」這是約翰孫在字典裏所下的定義。「詩是理智幫助着想像，把快感與真實溶合起來的一種藝術，」這是彌爾頓行述中所說的話。瓦列的行述中也

說，「詩的本性，是在發明。」彌爾頓又說，「詩是什麼呢？就是情緒在思想和文字中的一種化身而已。」而麥臬頓在論彌爾頓的一篇文章中又說，「詩的意義，就是我們以運用字句的態度，把在想像之中的幻覺，表達出來的一種藝術，這種藝術，猶之乎，畫家運用他的色彩那樣藝術是一樣。」卡萊爾在英雄崇拜，第三講中，也說「詩，我們可以呼之為：音樂的思想。」在詩之辯護一文中說，「詩，在普通的概念上說，可謂之為是想像的表現。」哈茲里特，在英國詩人第一講裏也說，詩是想像和熱情的語言。「罕特在想像與幻覺的第一節中也說，「為表現一種對於真實，對於美，和對於權力的熱情，藉想像與幻覺，表明這種熱情的觀念，並且照按和諧的原則，使其語言音樂化，這就是詩。」華茨渥斯在抒情歌集的第二版自序中說，「詩是一切智識的呼吸，是一切智識中較為優美的一種精靈，並且是在一切科學的面容中之一種情感強烈的表現。」若依照安諾德在文論雜集中的一篇倫敦的法國戲曲上說，「詩，祇是一種人類語言所能表達的，最悅人意，最完美的，表白形式。」華茨渥斯同時在他的論衡第二集中還說

過：「詩是在人類語言中，沒有比它更完美的一種語辭，這樣的語辭，是人類表白真實最切近的語辭。」又說：「詩是在固定條件之下的一種人生批評，這種批評，是以詩之真實，和詩之美，作為根據。」愛倫坡在詩之原理中說，「詩是一種美底韻律的創造。」克羅爾又在詩之講演錄中說，「詩是一片情感，或豐富想像的拍賣場。」道儀爾也在他的詩之講演錄中說，「詩是表示現在，和周圍環境中的一種不滿足。」拉斯鐸在近代畫家也下斷語說，「詩，是想像想替高尚的情緒，所假定的高境地。」柯若姓教授，在英國文學中之文藝運動一文中，也說，「詩是用音樂的語言，恰當地表現，幻想情感，而成為一種產生快樂的藝術。」華特唐頓在大英百科全書的第九版中，解釋藝術與詩，則以為：「詩是人類心靈，在情緒的，和韻律的語言中之一種聯想，與藝術的表現。」還有溫却斯特在文學批評之原理中又說「詩歌者，以音律的形式寫出，而訴之于情緒之文學也。」

這些定義，雖然有精詳粗略之不同，但不能很圓滿的說出詩之涵義則一，現在我們還可以看看「中國自新詩運

動以來，到現在，大家對於詩之觀念，又是怎樣的情形？

謝楚楨十年前以前出版的一本新海詩雜誌上，下，之定義，說「詩是胸中的小天地。狀物，寄意，寫情，和音……結果得美感或苦感。」這種定義，可以一望而知是新詩發軔時還未曾說出傳統中的那樣渺茫觀念所下的定義。

我們再看看，幼稚詩人康曰情，對於詩之認識又是如何？他在新詩的我見中說，「在文學上，把情緒的，想像的意境，音樂地，刻繪地寫出來，這種作品，就叫做詩」。這算是比謝氏的稍有點進步，但依然還未說出幼稚病中的乳臭口氣。再看田澁說，「詩歌者，以音律的形式寫出來，而訴之于情緒的文學也。」這雖然比較地更有點進步，然其不圓滿，也正與前面所述者，成半筋八兩。比較具體而明瞭一點的，倒是郭沫若所假定的這個公式：

詩——（直覺+詩體感覺）+（適當的文字）

王獨清則以為他理想中最完美的詩是：

（畫+力）+（畫+色）——詩

最後我再把現在的一位英國的倫敦大學文學教授，哈德森認為比較適當的話，作一個最後的歸結罷。他說，「

詩，是透過了情感有想像的一種人生之詮釋。」

總之，看了以上這些定義，可知對於詩的說法，各人所能說各人心中的實感，他們的定義，各人的都對，同時又是各人的都不對。為什麼？因為是一種主觀的概念。這種主觀的概念，都是一種從各人個性中、寫出來的實感。這祇能代表他們各人對於詩的一種概念，不能說他們這些概念就是詩之真面目。總之，在人類的感受性，尚未充分地發達絕頂時，詩之定義，也便沒有能完備的時候。然而，看了以上這些有文學經驗者們的定義之後，「詩」究竟是什麼一個東西，在觀念上，至少可以比較清楚一點了。

## 詩的原素

文學是一種人生的描寫，人生的自身，能在描寫者的心版上，印着它自己的小影。詩既是文學內的一部分，則其為表現人生之一，自可不言而喻了。人生本如太空一樣的玄奧，如浮雲一樣的變幻，如海濤一樣的無定，如烟電一樣的短促；同時，又是如宇宙一樣的常永，織成此變幻離奇的人生之綉的緯經線，不過就是「情」與「智」這兩種東

西而已，詩是文藝的昇華，所以表現人生也自然比較的力量，倘若我們追求這種詩之力量中所有的原素是什麼？從分晰各種偉大的詩之結果上，我們發現出，詩的這種生命力量之所從出，是在「情緒」，「想像」和「音律」之中。因為人生之綱，既是「情」與「智」成的，所以在真實的人生中，不能少了「情」與「智」這兩種原素，詩既是表現真實的人生，則詩中必不能沒有「情」與「智」這種人生的原素在裡邊，而這兩種原素，在詩中的變化就是「情緒」與「想像」。詩是添過了情緒和想像來批評人生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詩之重要原素就是想像和情緒。

### 詩與散文的分別

據 *Miss Pilo* 教授我們的英國詩韻學時，她在講義上告訴我們說，詩之三要素，是：題材 (*Subject Matter*)，辭句 (*Language*)，和韻律 (*Rhythmic Pattern*)。她又說明詩散的分別，在題材上不能決定，在辭句上也不能決定，祇有韻律，才是詩所獨具的一種光銜。中國的前輩先生們，論詩與散文的分別，大概也都是說：「有韻為詩，無韻為

文」。我們倘各拿這種標準，來決定那些是詩，那些是散文，事實上是決不可靠的。歐洲人的詩，却不盡都有韻，如荷馬，莎士比亞，但丁，彌爾頓諸大詩人的傑作，其中有些地方也是無韻的，但無論如何，其中是至少是有音律 *Metric* 存在。倘若我們又以音律之有無作為詩與散文的分別，這也是顯然不對。因為湯頭歌訣和百家姓之類，雖然有着音律，但不能說是詩。歐洲十八世紀的詩，大半是詩其形，散文其實的居多。英國浪漫文學運動時期中的柯列利芝在「棹旁談話」一文中說，「散文是用字句作成最恰當的安排，而詩是用最恰當的字作成最恰當的安排。」這也顯然是錯誤。因為小說或論文裏面，有時字句上的安排，比在詩裏還更來得精警而恰當，這是常有的事實，祇以音律來決定是詩或散文，固然事實上是不完備，但詩若除了音律，也不能成爲一種純粹的宗美詩，這是可以斷言的。因為詩之力量，前而已經說過，是情緒和想像爲其原質，但音律對於詩之力量上，所負的責任，也並不亞于想像和情緒。詩爲什麼要有韻律？我們現在把樂理一方面的話，暫時保留到後面論詩的韻節時再談，現在且用自然

的現象，來解釋詩之韻律是一種必然發生的原因罷。日與月，星球與地球，都是在一種律動中進行，所以人類的心，也是在一種擊節中生存着，在宇宙的統一性之下，成爲一種和諧的律動。晝與夜，冬與夏，少與老，生與死，都是一種宇宙的律動之表現，詩是一種藝術的創造，它抓住永久的宇宙旋律，運轉人道的時代，以提高人類的生活，所以，詩之生命所寄托的，就是詩中的音律。除去了外形上之美的安排，詩的生命，仍能在音律中保存着。一部完美的詩，不但藉眼睛的介紹，能直接訴之自人類的靈心，並且能藉耳朵的介紹，使人能受其感動，因爲音律，同時也是一種詩之美學的力量，所以我們最後的論斷，可以說，想像和情感，固然是詩之重要質素，但這種詩之重要質素，不僅是詩的專有物，散文中也許間或有這種東西；這種散文，我們可以謂之爲是詩的散文，或散文詩，音韻一項，才是詩的特性之一，散文中沒有它；但我們若祇拿音韻一個條件，却不能決定是否真正是詩，真正的詩，必須有情感，想像和韻律，才能成立，換一句話說，就是真正純粹而完美的詩，必同時具有情感，想像，和韻律，不然

，至多也祇能謂之爲是詩的散文而已。

### 詩之力量底功能

如上所述詩中的情感，想像，和韻律，經過了相當的組織之後，能從詩的題材和辭語上，發生出一種感人的力量。但這種力量的功能，不是在乎告訴我們以有限的事實，而是能鼓舞我們去做一切高尚的夢，激發我們的愛，使我們抱着一種真實的態度，去對付一切事實，使我們發生快感，使我能閉上眼睛，從人類的經驗中，和環境中，發生美和靈的觀念，使我們確切地意識到詩中的一切，使我們忘却現世界。固然，也有少數與詩無緣的人，缺乏推想的觀念，和幻覺的才能，不能發生某種詩情，展開了心靈之眼，窺見詩中的一切景色。這種人，大半以碌碌于物質的生活，——心爲形役——者居多。然而，除了這種少數人而外，以普遍的情形來說，大概人類都能具有這種詩之本能，不過因爲環境的關係，有多少上的差別而已。這種環境，是因爲受了實生活上條件所限制，誇于周圍一切日常生活的物質，有時甚至于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爲物

質所征服。一個真正的詩人，不論他是那一派，或那一類，他的視覺，與感覺的力量，在美和生物的靈之意識中，特別比人銳敏，並且他還具有更獨特的力量——就是他能把所見的，和所感覺到的一切，表現出來，解釋出來，喚醒我們自己的想像和同情，使我們和他同樣地看到或覺到。他給我們最大的供獻，是喚醒我們的心靈，對於日常不活動的事物之注意，並且指引我們的心靈，走進面前這個充滿着愛和玄妙的世界中去。因為我們隔闕于日常事物，並且有着不斷的自私之念，交戰於衷的原故，所以對於這個世界中的一切，我們雖然有眼，而不能視，有耳而不能聽，有心而不能感覺，也不能了解，因此勃郎寧說，詩人是『覺官的創造者。』卡萊爾也說，『詩人是賦有如神一樣的，識別神祕宇宙之能力。』哈德森也說，真實的詩人是一位『幻想的世界和美的世界中之宣教師。』

孔子所謂，『不學詩無以言』詩不但能淘養我們的辭令，且能淘養我們的性情，能使我用詩人的眼光，和了解的力量，來觀查人生，能促進我們的觀實力和同情心，能促進我們隱伏於心靈內的詩之解釋能力。安諾德說，『詩

的終結是一種人生的批評，一個詩人的偉大之點，是在於對人生運用美和強有力的理想，解決——怎樣生活——這個問題。』

### 詩與科學之異曲同功

科學所研究的世界，是一種普通所謂肉之真實世界。科學家的職務，是研究物件的現象，物之體形，組織，成分，性質等等，加以比較和分類，藉此明白物體的成因。在廣義方面說，科學是從實體的研究，進而達于一般的共通點，並且再從一般的共通點上，進而解釋全宇宙之共通點，這樣地去尋求，以達到克服一切，闡清一切的混沌，使之歸于統一而有秩序。所以科學的目的，是在供獻出一切物體底有系統，有理論，有證明的解釋。經過了科學的解釋之後，所剩下來的一切結果，便可以供我們在實生活中，無窮的利用。

但科學無論對於物理，作如何完滿的解釋，依然不能使我們脫離了造物的神秘和美的印象，並且一直到現在的科學為止，沒有任何種解釋，能使我們這種幻像毀滅，有

時在情感的淨化境地中，世界的奧秘，和美，走進我們的靈府中來時，特別的活現而有力，我們能被它很深刻地激動，以至于歡躍或懷奇，感激或敬畏。在這種情景狀態之下，詩歌便從我們的心靈中突躍出來了，詩歌對於這種心境，在那兒自己解剖自己。它從情緒的，和精神的方面，報告給我以物的現象，解釋我們對於這種現象，所發生的感想，詩歌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之下，便成了與科學相對，而又是相輔而行的東西。科學祇能解釋到物體的眞象爲止，不能進而解釋物體的精神。罕德說，詩所發足的地方，正是科學所止步的地方。……譬如問一位園丁說『那是什麼？』園丁說，『那是一朵水仙。』這是事實。植物學家答應說，『那是某科某類的植物』這是科學。而世紀的詩人，斯賓塞爾說，『這是園中的美女。』于是我們的觀念中，便立刻被它喚醒了一種幽美的詩感。而詩人奔張生則說，『這是花國之光。』如是，詩便把在奧秘和美麗中的花，指示給我們了。』雖然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解釋的事物，拿來作這樣一種悅人心目的陳述，是可以的。科學家無論如何精心分析或解剖，不能滿足我們直覺中所

認識的花之情狀，我們所要切實知道的，是從花的甜蜜，和美麗上，所經驗到的快感，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我們寧可求之于詩中，比較求之于科學，能滿足我們欲望。安諾德在批評論文集第一卷，論 Maurice Guérin 一文中說，『研究物象，在我們心中所活現時的那種完美，新奇，和親切的意識情態，以及物我關係，這種權力，就是詩之輝煌的權力。』又說，『我們現在不必去追問這種觀念是否空幻，是否能夠證明不是空幻，是否它能絕對地使我們得到眞實的物性；我現在要說的是，詩能在我們的內心中，喚醒物象，並且喚醒物象，是詩的一種特有的最高權力。科學的解釋，不能像詩那樣，給我們以物象的親切觀念，科學的解釋，祇能陳述到準確爲止，並且所陳述的一切，還不能普及於全人類，絕不是像生物學家林納斯解釋動物，克文底錫解釋水，枯奧爾解釋植物那樣，能够使我們大家都深入於物象的生命之中。要莎士比亞，……要華夫渥斯，……要開茨，……要卡安布朗，……要西楠柯爾……才能如此。』

此外我們還可以再舉一件事實來證明，就是，從想像



中描寫出來的生動物象，比科學家所報告的物象，能夠使我們的意識上，感覺到格外真切。譬如一個詩人，用扮演與幻想，去描寫一幕暴風雨的景象，再把它和氣象學家所報告的暴風雨之事象，拿在一塊兒比較看，究竟是氣象學家能使我們感覺到生命的提示，和真實情景的觀念呢？還是詩人才能如此呢？由此我們已經可以很明白地認識出來了。科學與詩，完全是一對異曲同工的兄妹花。

## 詩之真實

我們此處所指的詩之真實，意思是說用我們的情感，去解釋物象時，對於事物給與我們的印象，要忠實，對於苦或樂，希望或恐懼，懷奇或敬信等等，一切發生於心靈中的情感，要忠實。所以，我們觀察詩的時候，第一步，不是看其中所表現的是什麼東西，而是看表現的是否準確，其中所表現的事物之美和奧秘，事物中所含的趣味，以及對吾人所含之意義是否準確。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又誤會，以為詩人之着眼點，祇在事物之美與奧秘，祇在事物的人類趣味和含意而已，自然詩人是給與我們以事物的親

切觀念，並且告訴我們與事物所發生的關係，這是詩人用想像和情感，去觸摸到的。但除此而外，我們還需要詩人對於世界的觀察，要澄澈，要準確，他描述一切見聞時，所抱定的絕對原則是「忠實」。詩人的想像與情感，和物接觸的時候，可以把一切外物喬裝起來，成為種種生動的扮演，但不可把所代表的事物弄錯，或誤解。在情感系統中，來表白自然事象，祇有情感是病的狀態時，所表白的自然事象，才会有錯誤，才會不近情理，或不合法，倘若描寫者的眼光，是超乎常軌以外，則其所描寫的物象，是不自然的，在真實一方說，詩人對於事物的科學知識，沒有多大關係，但倘若他想做一位提高人類生活上各種利益的詩人，那他不能完全沒有一點科學知識。在思想發達的時代中，情感也不可發後，不然結果便成為保守與淺陋。一位詩人是否偉大，就看他觀察的能力，和眼光，且否能深入科學事實的抽象意義中，幫助着科學向前去抵於完成。所謂詩之真實，就是指透過人類情感和想像後的物象之真實，不是透過顯微鏡後的，那種物象的科學之真實。

我們要想窺見事物全部的真實，必須從科學方面去觀

察，同時，也要從詩的方面去觀察才行，詩之物象的真實，是與科學的物象之真實對立的，兩種都是同等的重要。空德說『一切的真实，都可以開放出美麗的花朵。』所以任何種外界的物象，祇是變成了一種意識中的物象，還不行；祇是成爲一種了解的觀念，還不行，必須通過內心——從沒有生氣的觀念中出來，進入有生命意義的想像中去，經過了這樣的變化之後，而物象乃可成爲詩化的物象。經過了這樣的生命化以後，『真實』的自身，便成爲了一種活的影像，這種活的影像，能夠點燃熱情和愛情，並且能夠鼓舞全人類。夏樸說，『……這就是所謂的真正地了解了『真實』，這與觀念地了解『真實』，恰好相反。』這是說明『詩之真實』，是具有一種人類的價值在其中，而爲『科學的真實』所不能及的特點。

## 詩之教訓

一個詩人，同時也是一個哲學家；而哲學家，却不是一个詩人。在廣義方面說，一個詩人，在美的創造中，爲着快感，而盡量地表現想像，但實際他却等於是在努力訓

誨的工作。我們的要求，是他的訓誨，要能使我們了解，並且要能使他詩中的幻想直達我們的心靈，這並不是要求詩人，要抱定一種理論的目的去創作，請詩人來做一位傳道佛教的牧師。傳道者的職責，是在教訓與指導，而詩人的職責，却是在激發，和予以生氣，是在使人發生熱望，給與以力和快感。詩人用詩的形式，供獻給我們哲學，我們也不必反對，因爲自來的偉大詩歌裏，沒有不含哲學意義的，而且詩中的哲學思想，也是詩人的偉大條件之一，勃朗寧論詩之價說，『第一是詩中的哲學，其次才論到詩之本身。』這雖然未免有偏激的語病，但我們若把勃寧的詩，翻開來看看，這兩句話，恰好也足以代表他個人的詩的態度。然而，無論如何，我們要求是，詩人的哲學，須得從想像和情感中，轉化出來，須得在美的物象中，形成他的哲學，須得從真實的詩之表現方法中，表現出他的哲學。如是，則我們讀過了他的詩之後，便能憬然而悟，分別得出，那些是詩的哲學之真理，那些祇有一種散文式的說明，有了這樣條件的限制之後，詩人就是一位宣教師，或道德家，也可以不生破壞藝術的危險了。因爲我們相信

，從詩人的手下，寫出來的人生之真理，和操衛行上之真理，一定是更有力量，更有價值。研究詩，也和研究其他的文學一樣，第一步，我們必先注意詩人的人格，和他的世界觀，注意他所表現于詩中的人生之解釋，和解決辦法，以及其他所表現的特點，然後再注意到他的藝術形式問題。所以，我們可下一個結論：一個詩人的偉大，是由于他的主題之偉大，詩中所表現的思想權威之偉大以及倫理的權威和影響之偉大。

## 詩之類別

概括的說來，詩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從作者自我的靈感中，創造出來，從作者的經驗，思想，和情緒中，找出詩的主題。另一類是離開作者的自身，去與外界的一切行動，和熱情溶合爲一，在這裏邊，盡量地表現作者所發見的一切，與作者自己的人格沒有多大關係。前者，我們可以叫它做主觀詩，後者，我們可以叫它做客觀詩。自然這兩者中間的分界線，不絕對的作十分顯明，常常一首詩裏邊，有主觀的部分，也有客觀的部分，相互混雜，這

種例子，是很多的，不過爲我們研究上的方便起見，這樣地去化分研究，不算是沒用。

主觀詩裏邊，又可以因性質的不同，而別爲數類。第一，是抒情詩，這種詩，完全是抒寫個人經驗各面的趣味，因物感興，觸景生情，寫個人愛戀中的悲歡，或表現期望中的熱情，愛國的抒情，宗教的讚美等等，都是可以說是屬於個人的抒情詩，但無論那一種抒情詩，其中都須得要有情緒的特性，和實質，同時，在詩中的態度上，也是很能引起我們注意的。一首愛美的抒情詩，必能具一種有價值的表情，必能在我們的觀中，留下一種忠實，和敦厚的態度。修辭與想像，須有特色，不但要美，而且要活現，要能從單純的情緒中，發生力量。雖然抒情詩的重要成分，是人格，但世界上一切偉大的抒情詩，能佔有文學上最高地位的，大概都是在于實質方面。其中普遍的情感，較獨特的情感爲多。普遍的情感多，則感人的範圍也比較來得大，但却不能失却個性，在集團發達的現代，普遍的情感，在詩中表現出來，特別受人歡迎。

其次是個人的哲理詩，在這種詩裏面，思想成了一種

主要的素質。但所表現的理想，也須得是用一種詩的表現。這類詩，大概從敘事裏邊，表現思想者為多，本應屬於客觀詩一方面。但因為它是透過了情感和想像後的主觀思想，所以根本還是一種主觀的性質。

其次是歌。歌，可以說也是抒情詩中的一種，但發言的口吻，却不同。中國的歌，辭句大概都是比詩較為明白暢達，而且在韻律上，沒有詩那樣的謹嚴，歐洲的歌，各方面都與抒情詩相彷彿，祇是發言是一種對物講話的口吻，其中以輓歌一項，在歐洲方面，特別發達。其源始係自摹擬聖經中的悲歌而來。不但用以悼人，而且用以悼物。也可以叫做哀歌，因為這種歌中所表現的情感，總是一種悲的情緒。此外如牧歌，也可以屬於此類。

以上所述，都是主觀詩，現在我們再來看客觀詩。這種詩之基調上的特點，前面已經說過，不是直接表現詩人自身的思想和感覺，而是表現熱情和行為的外在世界。在主觀的詩中，詩人是拿着筆，看着自己的心靈在抒寫，有時甚至于把外在的世界，也描寫成是他自己，使外界的一切，在他自己的情緒中來活動。在客觀詩中，詩人是拿

着筆，表寫他身外的一切實生活，絕不把自己的情緒，和個性，放在裏邊。這種客觀的詩，又可以分為兩組，一組是敘事詩，又可以叫做史詩；一組是劇詩，又可以叫做傳奇詩。

敘事詩內部的題材，大概以故的為主，而加以款客地敘述，換言之，就是一種韻文故事。把故事的材料，用詩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一類的詩如，「長恨歌」「石壕吏」便是很好的例子。此外如民間自然流傳着的一般故事，歌謠，也都是屬於這一類。至於史的演義詩，在中國方面，似乎沒有歐洲那樣的發達，在歐洲方面，稱為文學之鼻祖的荷馬詩，和何拉土的「安尼德」，就是史詩中最好的例子。歐洲的詩人，大概都是以敘事詩顯露頭角者為多，如荷馬和維基爾等，已不用說，是上古時代的詩壇名宿，就是中古時代的但丁，和彌爾頓，斯賓塞爾，以及近代的歌德，也何常不是因為寫出了神曲，失樂園，仙女王以及浮士德等，才名噪世界？在這一方面說來，中國詩比起歐洲詩，的確不免有望塵莫及之慨。這種史詩，在歐洲方面，有成因各不相同的兩類。一類是由時代的推移中，把流傳的故

事，刪改添增，積而久之，便成了一部整篇的敘事詩，如英國的羅賓荷民歌，便是這樣；另一類，大概是由一個人用藝術的手段，單獨寫成，就是上面剛才說過的一類。

上面所說的這一類，是代替小說而產生的敘事詩，又有一類，是代替戲劇而產生的劇詩，或者不如說它是韻文劇，還比較普通。這種韻文劇，自元曲產生，至明朝，遂由魏良輔創出唱的樂調以後，又稱「昆曲」，到了清朝，還變而為現在所謂的京二簧。這雖然是因為時代的遞嬗，由唱的樂譜或樂器，而變其名稱，但始終不變一種詩劇的本色，不過有江河日下之勢了。在歐洲方面，作這種詩劇，最有名的，當然是莎士比亞了，其次如德萊頓，霍普曼等，都是以此見長。

以上這種分類，並不能算是一種很嚴正的分類，前面已經說過，祇是照按性質上的概略情形，就所有的詩體，加以分類，便于使觀念易于明哲而已。以上是詩之內容，現在我們再討論詩之外形和技術。

## 詩與韻律

這個問題，自從新詩革命以來，便久矣夫甚囂塵上，一直到現在，始終還沒有找到正當的出路，對於這個問題，不能說沒有影響。因為新詩的運動者們，激于傳統詩的拘束韻律，遂大聲急呼，主張採用自然韻律，而現在新奔流的結果，遂至于一概新詩人，不要韻律。不能不說這是新詩的一種厄運。因為，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說，「……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帶着腳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會跳舞，的才怪腳鐐礙事，只有不會做詩的，才感覺得格律的束縛。」自然，拿韻律來比成是詩人的「腳鐐」，這種乖論，不但是作「中國新詩壇的昨今日和明日」的草川先生，主張用不成韻律的韻律，要來反對，就是贊成有韻律現代詩的我也不敢附這種謬論的驢尾。其實，這種韻律的爭辯，不但在此刻歐化了的新詩園地中，有這種現象，就是在英國的詩場中，也是常常有同樣的爭論，許多批評家，也是曾經絕對的否認過說，詩之形式，無論怎樣都可以，例如賽德涅本認說：「詩人最偉大的部份，曾經在各種所謂韻律的文章，修飾過他們詩中的各種發明。」韻律的文章，祇是一套「外表的衣服」而已，

「因為是一種裝飾，所以對於詩沒有關係；從來就有許多很優秀的詩人，他們也不會學過做詩的方法，現在這許多學『做』詩的人，絕對用不着和他們談詩人這種名稱」。還有培根，也是同樣地一鼻孔出氣，他以為『裝作』詩之特別功能，『在韻文裏，可以在散文裏是一樣。』柯列利芝，還更來得變本加厲。他宣言說，最優美的詩，可以無須乎韻律而能生存。』他引柏拉圖和泰列為證，再引出般納特的『人間假定論』，作他的確斷，為『不能否認的證據』。然而，從另一方面說，又有更充分的答辯，無論詩之內部，包含或不包含外的任何種質素，總而言之，運用有統系的韻律，是詩之必然條件之一。罕特說，『有些人却認為無須乎把詩完全寫成韻律的文章；用散文來寫詩，也是很好的；徒在字句上思索，反而害於詩的精神。徒在形式上注意，反而有損於詩之精髓。然而，這種意見，却是一種由誤解散文，而來的錯誤，祇消看它對於歌唱上，或韻律的鼓舞上，是否適宜，就可以分辨得出，是詩的或是散文的東西了；這就是韻文所以必須有詩的形式，而後始能成為『完美之詩』的理由。並且沒有詩的熱情、詩的美，

詩的權力、和詩的精神，也還是不完全』。因為，一般作詩的人，對於『詩之真精神的恰當表現』這一點上，都不很注意；所以他就無須乎來求助於韻律的方法。固然，把詩寫在散文中，也可以成為一種有詩意的東西。可是，必須得用音律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才能完成它詩的本來面目。卡萊爾也說，『在我看來，我覺得在普通的詩之區點上，其中是含有重要意義的，因為詩是韻律的，所以其中有音樂。』由上面這些說法看來，韻律是詩的普通特性之一，這是無須乎否認了。

### 韻律的作用

韻律的機能，是在根據心理學上的律動定律，給吾人以一種音樂美的快感。音韻的形式，雖然和詩的材料與情感，其間也有着連帶的關係，但這祇是一種偶然的情形。詩中的音韻完全是居於一種協助的地位，以增進詩的快感。詩的先天原質，是想像與情感，而後天原質，便是韻律與形式，韻律是一種時間中的圖畫；而形式，是一種空間的圖畫。時間中的圖畫，其效用是在給聽覺以快感；空間

中的圖畫，其效用是在給視覺以快感！要想盡量地表現出詩之先天原質的力量，所以不能不同時運用這兩種時間和空間的刺激工具。換一句說話，就是說，詩的先天原素，必須與後天原質溶和為一之後，才能充分地表現出詩之真神！整齊而有規律的語言，是詩的一種特別給人快感的條件。運用這種美學上的工具，能使詩比一切散文，格外的和諧。所以安諾德說，「韻律是詩之完美條件的一部分。」同時，彌爾也說，「自從人成了人之後，一切深心中所蘊着的情感，在韻律的語言中，表現出它自己，並且情感越深刻，則音韻的特性越多，而越固定。」這是心理學上的真理，也即是一種詩情與韻律有連帶關係的一種證明。此外如席列在寫給歌德的信中，也說，「我從來不會在這種事務中，很親切地感覺到過，這是指把一篇散文，變為韻文……詩之實質，和詩之形式，關連得竟有這樣的密切。因為我會把散文的語言，變成了一種詩的音韻之後，我便覺得我完全是在一種異樣的裁判權威之下了；就是有許多動的意識，在散文形式中，很恰當的，而在詩的音韻中，却完全不能用了；這些東西，祇是對於一般人，了解機械

式的散文方面，有點好處而已；然而，在韻文中，却是絕對要利用想像才行的。所以我在寫作中，把我的許多動的意識，都變成了詩化。」由此，我們更可以很確切地明瞭，詩質與韻律形式之關係了。根據上面的種種理由，我們現在可以歸納出一條原則。就是：韻文若用做表達純思想的工具，則不適用；同時，與此相反，熱情和想像，若在散文中的時候，則散文即覺得不是一種很恰當的表現工具。

在一切真正的詩裏，質與形，是合而為一的，很有統系，而且是很完美。席列又說，心靈中的詩，能壓迫我們，使我們不能不絕對地信服它。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斯賓塞爾說：「倘若不是不得已的時候，一個人絕做不出詩來。」這就是就作者一方面說，詩中的韻律是必然。

再就讀者一方面說，因為韻律，和音樂一樣，能深訴于情感之中。所以祇消把字句安排成一定的韻律形式，就能添增了許多新情緒的力量，使讀者的心上，能起一種特別的假想，意識到一種，字句間所無的意境，這是事實。何以如此？這是心理學家負責來解決的問題，我們這兒無

法討論，我們現在所得的結論，就是：韻律是一種使思想情感化，最有力量的幫助物；並且在各種韻律的形式裏邊，詩人可以很自然，而且很恰當地表現出他的韻感，同時，這些韻律的形式，也很能激動讀者，使其發生同樣的情感。所以，韻律不但是詩之協助物，或裝飾物，並且詩之精神的生命結晶物！我們把它當做是一種詩的根本特性，認為是一種藝術的形式，這是很對的。

### 詩之現代的韻律形式問題

上面的論證，既已說明，完美的詩，不能沒有韻律，則我們的現代詩，必須有韻律，這是不待言了。但我們現在的韻律形式，應採用何種原則，自然是我們現在必須解決的問題。倘若有人認為，這個問題，用不着我們來解決，以為詩的自身，生來就有它固有的內在韻律，若拿外在的韻律形式去拘束它，它的內在情感和想像，恐怕不得自由發展。這種謬論，我們也不必多方地解答，祇看柏格森所說的這幾句話，就很明瞭，他說，「靈感對於詩人，並不能供給詩人以詩律和音韻，詩人的問題，是在當他尋出

詩律和音韻來的時候，仍不致失其靈感。他若具有操縱技術的能力，就可以自由地運他的人格，來託述他的靈感」。這很可以證明，上面這種論調，是一個銀樣的蠟鎗頭！

自從陳勺水君，在樂羣月刊一卷四號上發表了「有律現代詩」一文以後，真美善雜誌上也發表過一篇「波君的『有情現代詩』」，接着有了一篇林夢幻君的「現代詩的我見」，于是北平方面的刊物，火坑，第一期上，也有了一篇萬斯年君的「論詩與韻律」，都是由嚮應陳勺水君的「現代有律詩」而來。此外，這一類討論者問題的文章，我想一定還多，不過我無緣全看見就是了，陳君提議的韻律形式的理由很簡單，我們也用不着去重提。祇看他的結論中，有這樣的幾句話：「總之，我主張應該在詩的形態上研究，去造成詩的韻律，一面要用相關的韻脚；一面只要確定每首詩，每一句的音數和逗數，而不定每逗的音數；並且把每首詩，每句音數和逗數，標在詩題下面『如『為十四音三逗詩』，『十四音逗詩』』以示這首詩的局格」把它簡單地提出來就是：

1 脚韻——要用相關的脚韻。



2 平仄——並不規定，只全靠詩人自己，去審定音階的和諧與否而斟酌處理。

3 音數——祇確定每首詩，每句的音數和逗數，而確定每逗之間的音數。

萬斯年君的補充是：

1 韻脚——雖然要用相關的韻脚，不過在每節詩裏，可以每節一換。

2 音數——除陳君的規定外，或者每句的音數，並不要完全一律；不過，應當在每節詩裏，相當行次裏的音數，要完全相同，逗數的有無與多少，在每節相當行次的詩句裏要一律。

爲着免除說明上的麻煩起見，我現在把這兩種意見，歸納起來，再加以我的補充。我對於上面的原提案，是贊成萬君的修正案，同時我再提出修正案。因爲我們理想中的韻律形式之原則，是——要在劃一的，對稱的，和旋環的三種原則範圍中，充分地達到形式自由的極度。祇要，不妨礙上述的三種原則，就爲我們前面所述的詩之韻律原

則；祇要能達到自由的極度，便可以充分地減少表現技術上的障礙。根據這種理由，所以我的修正案是：

1 音韻——以錢玄同先生所主張的國音字爲標準，凡

「韻母」相同之國音字，都可成韻。（若用國語羅馬字拼出來，便和歐洲的詩韻一樣。）

2 韻脚——用相關的韻脚，一首詩中，可以每節一換韻。但韻的地方，全詩須求一致。

3 平仄——並不規定，讓詩人自己去求調和。

4 音數——一節詩裏，每行的音數，不必一致；但全詩裏，每相當節中的相當行音數，必須一致。

5 逗數——一節詩裏，逗數不限定，惟全詩裏，各相當節的逗數，必須一致。

6 節——在全詩裏，每相當逗數的相當節，或成劃一的間格式；或成前後的對稱式；或成首尾的循環式都可以。

若按照以上這種定規，把所有的詩形，完全化成各不

相同的整齊形式，那麼用數字的方法，統計起來，雖然說還是有一定的極限，但已經至少可以有幾千萬種了。這比較起七言，五言，詞曲等等所有的形式，已經開充了不少的範圍。現代詩人的腦筋，無論如何複雜，在這樣一個新規律的美學園囿中，算是很夠他任才馳騁了，倘若經過了這樣的解放之後，他仍然覺得不方便，那麼我們得要求詩人反省一下，自己對於詩之技術上的修養，是否還未脫幼稚時期？是否應該再向自己的技術方面，再去努力後，再來創作？詩是一種藝術形式之一，前面我們已經再三地證明過，既然是一種藝術，無論作者的才有若何的深厚，必須經過相當的訓練，才能操縱他的技術，才能完成他的天才，這是教育學家告訴我們的事實，不是憑空造謠，我個人對於現代有律詩的主張，就是這樣。我們希望現代的青年詩人們，從這樣一條光明的軌道上去努力，比較隨便

摹仿一般放蕩不拘的作者，至少有點可靠。新詩的燦爛花朵，我們可以武斷地說，必須從這樣的發展中，才能開放得出來！

### 結 論

總之，詩是透過了想像和情感來解釋人生。它的先天原素，是想像和情感，後天原素是韻律。沒有先天的原素，就沒有詩的精神；沒有後天的原素，就沒有詩的形體。詩脫離了形體，固然也可以變像的生活于別的藝術之中，但必須有了形體，詩的真實性，才能充分地達于完美境地，才能完成詩的最後使命——輔助科學以完成社會。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的現代詩，必須從完美的韻律形式方面，去求生存，去求發展，去求實現它的最後使命！

## 詩 的 音 節

(節錄朱執信集)

我起初懂得一點字義的時候，就有一個想頭，是「音節斷不能孤立的」。……十二三年前，當教員的時候，曾經對學生發過一段議論。這個議論不是專為詩而發的，然而在詩一方面，尤其顯著。我說的是：一切文章都要使所用字的高下長短跟着意思的轉折來變換。

# 我們的「憶里昂」

曾仲鳴

去年十月底，我匆匆的由太原回到北平，君璧亦正從

香港抵舊都。我們於民國十四年，離去里昂返中國以來，東西奔走，居無定所，聚散之日，不能預知，悲歡之情，因之亦難先測。當我在九月二十日拋棄留戀不已的古城而西行之時，君璧方束裝北來，我總以為我們再見匪易，我又要過「離別情懷唯有夢，飄零身世久無家」的生活了。

我們得意外的團聚，我們何等愉快，但君璧身體衰弱，到平沒有幾日，就要進德國醫院療養，使我異常掛心。十一月中旬，君璧的健康漸漸的恢復了，我們得醫生的許可，同至中央公園散步，我不到那裏，已將兩閱月，時正秋深，落葉遍地，枯枝橫空，幽徑蕭條，絕無人影。我們且行且談，極為暢適，雖覺得我們的快樂，可以打破全國的沈寂，然而圍繞我們的，都是悲涼的景象，花草木石，好像均帶愁態，終乎引起我們的同情，而生感歎。我低聲對君璧說：

「你看罷，時過事遷，景物變幻，竟如此迅速，人生

在世，離合無常，能不可哀！」

君璧恐我過於悲傷，勉作微笑而答道：

「倒有詩意呢……但是可以達觀些罷。」

我給她這一說，也以爲自取煩惱，太過無謂。我們攜手徐步，仰見斜陽慘淡，微染樹杪，心有所思，越行越慢，我忽停住，向君璧道：

「我有了兩句詩：「一樣青松蒼柏地，重來只覺夕曛寒。」你以爲何如？」

君璧以爲我們相聚的日子，異常難得，相聚的日子，能够這樣閒逸，而又能够遇着這樣美景，更異常難得。她頗懊悔沒有帶書箱和畫布，趕不及將此景狀，描寫出來呢。

我們走上小橋，倚欄遠眺，池水已凝，浮冰片片，小鴨無依，爲風所襲，戰慄不已。我又沈吟道：

「薄冰樓鴨愁無語，髡柳巢鴉夢未安，撼樹秋聲如雨急，漫天霞影似楓丹。」

君璧聽罷大笑，推我道：

「喂，不要這樣罷，竟然像個書獃子，現在不是鴨無語，倒是你發呆了！」

我恍然醒悟，亦自覺好笑。我們過了橋，選了石凳，並坐而欣賞西山的微雪。在此污濁的世界，尚有一片乾淨的遠峯，始覺宇宙曠濶，心懷清爽。忽然，君璧對我說：

「你看見沒有？那邊走廊裏，來了兩個美女子……」

我向來以為世間最溫柔可愛的莫過於女子，尤其是美女子，——有水的清而軟，有花的媚而香，似晚霞的嬌豔，似春山的明媚，——君璧知道我的奇癖，一遇見美女子，必定通知我，我也必定回頭緩步而細看。此時，我聽見「美女子」三字，雪也消滅了，遠峯也沈沒了！

「……那不是明敏和偉惠麼？」君璧又繼續的說。

我舉首一望，也認定是她們兩姊妹。我們站起來，一面拚命的搖手，一面急步跑過去。那兩個美女子遙見有人和她們打招呼，也點頭微笑，君璧更因之而判定是兩黃。直到我們走近了，纔知道並非明敏偉惠，實為容貌體格相似，竟認錯了人。還好君璧在旁，不然，那兩個美女子

定要說我太不規矩了。我們有點難為情，只好快快的轉向別徑行走，我就對君璧說：

「我正覺得奇怪，前個月，還聽見兩黃依舊在里昂，那裏就會跑到北平來？」

「你不能保她們不會由西伯利亞回國呢！」君璧駭我說。

我們因為想起兩黃姊妹，便想起里昂，因為想起里昂，便零零碎碎的談起里昂的往事。我又歎道：

「人的思想真奇異，每日經過的事情，多視作平平的，無可紀念，隔了幾年，回想起來，倒覺有趣，和食橄欖一樣，越食越知味。所以我每欲寫一篇「憶里昂」，以追求當日的情況，使我們許多的友朋讀着，也好像分食了我們兩三粒的橄欖。」

君璧閉目凝思，既而長歎道：

「這意思倒不壞……但是剛纔你那詩，還沒有做完呢？」

我環顧片刻，見池荷枯稿，盆菊憔悴，我就吟道：

「殘荷晚菊都消散，剩得枯枝且並看。」

我們游中央公園後，約有兩旬，以舟南下，先至上

海，寓滄洲別墅，剛剛王靜遠從西湖來滬，相見甚歡。靜遠在法國時，居住里昂頗久，所識里昂的舊同學亦頗多，西窗閒話，都是里昂往日的事物，和里昂最近的消息，更使我想念里昂，「憶里昂」之作，更時時纏繞我的心坎。

十二月杪，春苔亦來訪候我們，我就問他的近況，他說：

「腦子裏想寫一本書，叫做「憶里昂」，身邊多了一個新愛人，叫做雪亞。」

「一別年餘，彼此的文思感想，竟不約而同，我也正想寫一篇「憶里昂」呢。但是你的「憶里昂」敘述完了，可以郵寄給我閱讀，你的新愛人，倒不能貼在信帶上，交給郵差手而寄與我看的，何不帶她來和我們見一回面呵？」我微笑的答他。

新歷除夕，靜遠春苔和我們，總共四人，在旅舍過年，飲了兩瓶的香檳酒，春苔微醉，急急的離座，戴了他的大帽，披了他的黑斗蓬，先行告辭道：

「請各位原諒，我暫去，就回來。」

「你醉了麼，你要回去休息麼？」我很得意的問春

苔。

「他醉：雖然醉了，但還不至於就要睡倒……有人在  
家裏等他呢。」靜遠忽然發言。

過了半點鐘，春苔同他的新愛人又回來了。雪亞很想春苔領她去跳舞，春苔却要述一述他的「憶里昂」的內容。我以為過新年，不好太寂寞，並且到跳舞場中，又可看看無數的美女子，極端贊成雪亞的提議。我們進了跳舞場，已經堆滿了青年的男女，幸而碰見兩位里昂的舊同學。他們正占有一桌，大家便一齊團團的圍坐着，倒也熱鬧。午夜後，場主人派送賀年片，正面印有世界的名勝，有一張是巴黎的鐵塔，那位里昂舊同學便指着對春苔說：

「這不是里昂山頂的鐵塔麼？」

你看清楚罷，里昂的鐵塔，有這樣偉大麼？」春苔微笑而糾正他。

「你們說來說去，只是里昂，不要再談里昂，不要再憶里昂了。」靜遠不厭煩的說。

那時，我的酒意尙未消盡，又受場中的暖氣所侵，高興起來，那有閒情想念里昂，他們的爭辯，自然置之不

理。我取着幾張賀年片，在片上簽了我的名字，或春書的名字，選擇最漂亮的舞女，行至她們的面前，恭恭敬敬的送過去，她們却也客氣，都報我以嬌笑。內中有一個淺裝幽雅，姿態瀟灑的少女，屢以兩目斜睨，表出感激的意思，我因之更爲放膽，卽席吟成一首短詩，寫在紅箋，乘她狂舞之時，放在她的桌旁，她舞罷回來，見詩，便低首微吟，吟後，便藏在手包裹裏。靜遠怕我們弄出亂子，大爲着急，規勸我們道：

「你們不要這樣胡鬧罷！」

我們五人從舞場出來，我知君璧回到滄洲別墅，是夜爲舊曆十一月十一日，月已漸圓，掩映窗際，臘梅濃香，瀾佈全室。我獨坐床畔，以手支頤而沈思，君璧催促再三道：

「夜已深了，你還不睡麼？……你又做詩麼、快點寫來，給我批評罷。」

我便提筆書道：

「幾生除夕如今夕，脫葉疎林月一丸，乘穎差差催歲改，數星寥落寫更殘……」

我隨寫隨念，君璧聽至此，向我笑道：

「很有江西派氣息……」

「……拆梅影壁形成篆，急雪凝窗酒亦寒……」

我稍停，以手指壁上梅影，杯中餘酒，而笑對君璧道：

「此聯真是寫實了。」

「寫實確是寫實……但是還有末兩句呢？」君璧說。

「……挑燈相對唯一笑，天涯慣作故鄉看！」我又繼續的寫着。

君璧大笑道：

「全室都是電燈，叫我們從何挑起。末一句故作遠觀，仍未達觀呢。」

元旦的清晨，春書等到旅舍來，春書閱見案上的詩稿，以爲我已開始寫「憶里昂」了，笑嘻嘻的對我說：

「你倒要比我先繳卷了。」

他再細看，知是一首律詩，滿口稱許，但又很懇切的對我說：

「你不要忘却寫那一篇「憶里昂」……數日後，我就

去西湖的大佛寺，閉門寫我的「憶里昂」呢。」

「我一定不會忘記的，我一有空暇就寫。」我帶了立契約的語氣答復春苔。

元月中旬，我們離開上海，回至香港。香港的冬日，和法國南方的氣候，差不多，陽光溫和，樹木的枝葉還蒼翠如玉，勃然向人，大有生意，使我們時時記起法國，更使我們時時記起里昂。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住久了，每每生出感情，自己生長的祖國，自然不用說，簡直和父母一樣，遠別千萬里，永會記掛着，祖國的河山形態，真如父母的容顏，心中夢裏，刻刻留着影子呢。至於外國的城邑，經我住過，我一聽見人家說到它的名稱，我的心房，必定跳一跳，好像有人提到好朋友的狀況一般。

我們在香港，旁海而居，舊歷元旦，許多親友團聚痛飲，飲畢，大家漸散，我與君璧憑欄並立，爆竹之聲，由遠而近，四谷響應，無何，萬籟沈寂，海面黝黑，山影難辨，我們亦默然無語。君璧忽問我想什麼：我歎息而吟道：

「遙遠驚人新歲月，朦朧入夢舊山川！」我即轉問君

璧有何心思？君璧答道：

「我也有一首詩呢。」

她便走至燈下匆匆的以鉛筆書於片紙我且看且念道：

「誰使紅衣染碧苔，聲聲爆竹喚春來。曹騰柳眼慵還閉，綽約花魂招未回，嫩綠纒階添細雨，微風穿徑折新梅……」

「今夜新年，偏偏又陰雨沈沈，真使人煩悶……前宵，滿海的燈光，滿天的明星，互相爭輝，多少美妙呵！」我大有感觸的說。

君璧另取一張破紙，一邊說「可不是麼？……」一邊又寫道：「誰倒銀河隕亂星，散為漁火滿寒汀，夜中風起波微漾，點點流光入畫屏。」

「這確是前宵的景象……但是……」

「我即刻寫完那首詩了，你不必着急……」君璧已猜到我所要說的話，她立在前一張紙上，接着寫道：

「……試看萬物饒生意，雪鬢何辭歲月催。」

我念後，笑道：

「你真達觀呢……然而你試想一想，新歷元旦，纔過

沒有幾久，又是舊歷元旦，「流光如逝水，一去不復回，」那能够叫我不興歎呵？……新歷元旦，我們還在上海，如今，又飄流至香港了。當日對飲的友朋們，又不知分散在何地呢？……」

「提及上海的過新年事，使我記起那天，你會答應春苔寫「憶里昂」，爲何至今還不動筆？……」君壁責備我道。

自此以後，我因事忙，雖已允許春苔寫「憶里昂」，但始終未能踐約。十月中，春苔寄我一封短札，告訴我知他的「憶里昂」已經脫稿，並已交東方雜誌發表了。我於是只有慚愧，我只有向春苔求寬恕。

這一次，我又到上海，遇見明敏，她新從里昂回來，又觸起我憶念里昂的心緒。昨夜，我從上海附此郵船往廣州，舟中獨處，形影孤單，便將近來行事，檢閱一遍，我遂自責道：

「你既已決定寫「憶里昂」，並已答復春苔，一有空暇就寫，現在船上，如此清閒，如何不就動筆呢？」

我既立下決心寫成「憶里昂」，便不拘時間的先後，

事情的大小，心有所感，或偶有所憶，即隨時紀錄，並作書請求春苔將他的「憶里昂」和我的「憶里昂」，合刊起來，使這兩篇結爲「文字的弟兄」，我想春苔必定十二分贊成的。回想去年此時我立意寫「憶里昂」，遷延至今，忽又一載，那時候，我和君壁在公園中，並肩散步，尙有秋暮之感，現在我獨自面壁，只聽得窗外風聲狂號，濤聲拍舷，舊事潮上心頭，歷歷如繪，使我能不悲愁！能不苦痛！尙幸因爲要寫「憶里昂」，在里昂幾年的生活，自然也繞着我的腦海，在里昂朋友的容色形狀，自然也都一一現於我的面前，我見到他們，我不寂悶了，我不哀傷了。

脫稿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八日達德宜昂舟次。

修改於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八日哥力芝德統舟次。

## 歡迎投稿



# 奇峯畫集序

汪精衛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如一日，而於藝術亦時有欣賞，於高劍父奇峰兄弟及陳樹人之繪事，尤數數稱道之。十年之夏，廣州為援桂軍人設慰勞會，劍父奇峰樹人皆有名作，懸於四壁，先生臨視，稱賞再三。其年冬，開美術展覽會，劍父為主任，搜羅尤富，而先生已視師桂林，不獲見矣。十五年春，執信學校開游藝會，劍父奇峰樹人皆以其愜心之作出售，以其所得為學校助，國民政府遂以贖得先生生平所會稱賞者數幀，將以懸諸中山紀念堂。蓋革命之目的高尚而和平，純潔而無

垢，其激烈破壞之手段，乃為掃除障礙，不得不然，而藝事之精者，能為人展拓一高尚和平純潔無垢之境，以慰其身心而暫得一息之安，此所以懷之不能忘也。劍父奇峰樹人三君皆富於革命之情操，而又以藝術為終身所寄，故能有以自立而得先生之欣賞如此。忽忽前事，便已數年，樹人間關歸來，劍父已遠游印度，惟奇峰在廣州執業如故，藝益精望益高矣。日來冀其所作以示兆銘，把翫之餘，百端交集，持示樹人，其感慨又將如何也。

二十年七月十一日汪兆銘謹識

## 相見歡

秋柳

無言瘦損眉痕，

鉅黃昏；

博得寒蟬偃抱，

死生親。

莫繁馬，

白門下，

餓行人；

已自不禁憔悴，

况銷魂！

——廖仲凱雙清詞草——

# 維志陸彭殷夫人及其女

關 嚶

中國的婦女因所受教育的淺陋，被所處環境的壓迫，往往不能發展其才力，所以她們所貢獻於學術的，輒不及男子。其間或有奇妙的文學著作，又為婦女詩文不能出於閨外的偏見所限，多散佚不傳。只有曹大家之於史，李易安之於詞，皆已卓然成一家，名聞天下後，她們的文章詩詞，方得傳於世間，不致泯滅。故凡男子以為婦女的天才學識不及自己的，是為不公不明。凡婦女以為自己的天才學識不及男子的，是為自棄自暴。

法國古代的婦女，也因世俗重男輕女的陋習，受社會不平等的待遇，無求學的機會，失發展的能力，在學術界便亦不能與男子齊驅並駕。但如西維倪夫人 (Madame de Sevigne) 的翰牘，喬治孫 (George Sand) 的小說，德斯波華模爾 (Desbordes-Valmore) 的詩歌，維志陸彭殷夫人的繪畫，不特為當代文士詩人或畫家所傾倒，亦均是千古流傳，遠近吟誦及鑑賞的有價值的作品。

維志陸彭殷夫人 (Vigee Lebrun) 名意里沙白 (Elisabet

已，以一七五五年生於巴黎，幼極聰慧，酷愛圖畫，她的父母本來都是藝術家，她受家庭教育，年數歲，已能執筆摹描，十一二歲的圖畫，頗為名家所贊。她後來更從良師學，學益進，技益精，斐然自成一家。但遇人不淑，心甚抑鬱寡歡，竭其心力，以研究藝術，傾其愛情，以撫養孀女，所繪人物像，既逼真，又妍麗，時人得其片幅，如獲異寶，美婦女踵門求畫者，日必十餘人。時法王路易十六在位，王后馬利恩多華勃 (Marie Antoinette) 參與朝政，握掌大權，聞維志陸彭殷夫人的名望，聘為之宮庭畫師，自王后公主以下，皆以得她的描寫肖像為榮幸。她雖常與貴族來往，而甚厭惡禮節繁雜，遇驕傲的貴婦人，必不肯低首折腰，和王后相處，亦如朋友的結交。法國大革命既起，王后被囚，朝中臣僕皆已鳥獸散，維志陸彭殷夫人獨敢出而營救，王后既殺，她亦亡命外邦，維志陸彭殷夫人雖不容納革命思想，過於親近專制時代亂國害民的王后，為人所譏議，然她在當時以友誼的關係，謀免王后的一死

，縱知身處危地，且夕有殺戮的禍患，亦不忍他避，以視那些忘朋友危急坐待而不救的小人，其賢不肖的相差，為何如呵！

志維陸彭殷夫人的作品，多為肖像，肖像之中，最為傑出而備受世人的欣賞的，實為他自己與她的愛女的幾幅肖像。在這幅「母女圖」中，不特表現出一位風韻飄逸，容貌豔秀的婦人，和一個天真爛漫的幼女，且將母女的愛情，盡量描繪，使人對之，油然而動，益信天地間，母子

的愛情，是永遠不會消滅的，而母子的愛情，亦是天下古今最娛樂的愛情，這種愛情，是甜蜜的，是和藹的，是永不可忘的，亦是永不能忘的。

維志陸彭殷夫人以一八四二年卒於巴黎，她的作品不僅巴黎的油畫院收存了許多，就是歐洲各國的油畫院，亦都珍藏她的名畫兩三幅，她的肖像畫，能以沈博妙麗的筆法，濃艷鮮明的色采，寫精微的容態，柔婉的風度，真是近代不可多得的女畫家呢。

# 虞美人

赴日本舟中

離舷百尺憑都遍，

目送吳江遠；

白鷗追逐口呢喃，

欲問海天誰染淺深藍？

山形樹色隨方改，

日上孤雲礙；

畫船今度載鴛鴦，

不載秋風秋雨惹神傷。

——廖仲凱雙清詞草——

# 法國女詩人德斯波華模爾傳

曾仲鳴

馬思林，德斯波，華模爾 (Marcelini Dorlozjes Vanore) 是法國浪漫主義時代的一位女詩家。最近一世紀中，法國的文士詩人，或著文辭，或作詩歌，都是讚美她的天才。與她同時的，如許峨 (Victor Hugo) 如拉馬爾丁 (Lamartine) 如維宜 (Alfred Vigny) 如白杭志 (Béranger) 如聖佩章 (Saint-Benoît) 稍後於她的，如巴爾札 (Balzac) 如處密黎 (Michélet) 如波德黎 (Baudelaire) 如魏爾凌 (Paul Verlaine) 都是近代的偉大文學家，他們每道及德斯波華模爾，莫不肅然起敬，表示景仰的意思。德斯波華模爾能得許多人的稱許，固然因為她是十九世紀中不可多得的女詩家，實則也因為她善於寫景，深於言情。她能從人人目所常見，而不能寫出的風景，誠實地描寫出來。她也能從人人心情欲言而不能陳述的情緒，曲折地詠於詩歌。所以她的作品，使人讀罷，異常感動。她死後的文譽，雖日益增高，但她生前的命運，却遇着極困苦，極悲痛的境况。

德斯波華模爾以千七百八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生於法國的杜意城 (Dour) 共有兄弟姊妹八人，德斯波華模爾為最幼女。父係畫工，名服里斯 (Felix) 姓德斯波 (Deshordes) 母呂加氏 (Lucas) 均瑞士產，後來移法境，住杜意城華倫絲街第三十二號 (No. 32 Rue de Valenciennes) 的小屋中。如今，我們行過此街，尙可見門前有聖母像舊屋。斜陽將下，慘淡無色，淹映於這類壞破瓦之間，不能使我們懷念舊時曾經生長於此荒園中的女詩人麼？她的父親性勤而和藹，朝夕工作不息。她的母親亦善持家，故子女雖繁多，尙不至窮困。德斯波華模爾幼少的時候，多隨她的諸兄弟在屋旁游玩，疲倦時，便跑至母親的膝畔休息，享受家庭中的幸福，絕不知在她的破室以外，尙有所謂安樂，更不知世上的人們尙可以比她愉快的。她曾說道：

『我親愛的舊屋，我每以爲是何等廣大。我後來重過那裏，原來他只是城中一座最破朽的小屋。然而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居這小屋的那幾年，我

在那幾年中，只遇到和平與幸福。

是的，人生最難得的快樂，莫過于童穉時所度的生活。在那時候，閱世未深，從不曉得世間有所謂欺詐，有所謂陰險，只覺長於我的，不是善人，便是才人，饑則得食，寒則得衣，日夕與父母骨肉相處，既無得失毀譽的憂慮，又無死亡疾病的悲傷，這種幸福，德斯波華模爾只能忽忽的領略過而又忽忽的失去呢。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革命，到了數年以後，革命的形勢更爲猛進，誅國王，毀宗教，驅逐貴族，屠殺教士，畫工服里斯素以繪畫教堂的窗壁爲生，至是失業，貧無所依，嚴冬時，母女相抱，以禦寒氣，每兩日一食，家中諸孩，長者歎息，幼者哀呼，正於此時，他們的父母，忽然接到同族中的兩個曾叔祖的一函。這兩位老人從前因崇信基督教，不能居住法國，避地於荷蘭，擁資百萬，年亦過百歲，查出德斯波華模爾全家尚留在杜意城，欲以遺產授與他們，但要他們須即變易信仰，而入兩老人所素尊敬的基督教。關於此事的拒絕與接受，女詩家會述道：

「我們接信後，曾聚會商量，我的母親痛哭幾場

，我的父親意志不定，屢屢的和我們接吻。末了，我們決定不接受這項財產，因爲害怕得了販賣我們的靈魂的大罪，我們從此更爲貧苦，日甚一日，內心的悲痛，亦難盡陳，我的性情，常帶憂愁，實由此時得來的。」

他們既極窮困，乃擬告急於其他的親友。德斯波華模爾的母親有一富戚居大西洋的嘉德陸島，(Guadeloupe)呂加氏便決親往訪問，求他資助。千七百九十九年離家就道，我們的末來的女詩家時年十三，堅請隨母遠行。行至半途，旅費缺乏，不足賃舟啓程，只得逗留於林呂城(Linn)。德斯波華模爾本聰慧，擅長歌曲，常登劇場賣技，獲微資以爲津貼，遂南下至波爾多城。(Bordeaux)她稍暇，輒偷自研究文學，試爲短詩，已多可誦的。後因劇班主人破產，劇員遣散，德斯波華模爾常與老母同閉一室，不進飲食，而至於暈倒。一千八百零一年，得一女慈善家的矜憐，借貸川資，卒得去國。是時，英法開戰，法國船隻在海上每被英艦所拘捕，德斯波華模爾母女幾經危險，始達嘉德陸島。不幸，島中的黑人正變亂，反抗白人，劫殺豪富

，她們的親戚早已避難他去，呂加氏復染疫，病未三日即死於愛女的腕中。德斯波華模爾零丁孤苦，每於夜深人靜，獨對寒燈，而起流落異邦的感想。她只望能够回到故鄉，依傍她的老父。她得同鄉的資助，始獲離去荒島，附一貨船向法國而行，船主爲人粗暴卑鄙，見她是一弱女子，欲施無禮，幸得同船的水手的保護，方能安抵家中。她的父親貧窮依舊，她的諸兄亦無職業，家境更爲艱難。舊日的侶伴。有已病死的，有已避亂他往的。她過於悲哀，不能久居，遂進美術戲院演劇，備受觀衆的歡迎。千八百零四年她受河恩(Reno)大戲院的聘請，便在河恩城住下。她的兩姊，與她同處一屋。她既要以每月微薄的進款供給姊妹三人的費用，又須籌款寄老父，所以她每夕在戲院演劇散後，歸家尙當縫衣求售。一夜，她正表演於戲院，爲當時著名歌者愛呂維恩(Silvion)及馬爾丹(Martin)所讚賞特爲她紹介於音樂家克智。(Grip)克智約她至巴黎，盡心教導，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她初次演劇於巴黎著名大戲院叫做奧伯夏歌密克(Opéra nationale)的，大得顧曲家的賞識，新聞報紙交相褒譽，稱爲一時不可多得的女歌者

。她的聲望雖日隆，但是她所得的薪俸仍甚微，而思父心切，她乃決定回至河恩城。千八百零七年，比京戲院聘她爲藝員，她居蒲魯塞(Bruxelles)時她的師母如珊黎德(Yvonne)逝世，她作函慰問克智。老音樂家就覆信道：

「是的小姐，我的好友，我深信你爲我而悲苦，我深信你也感到哀痛。這種哀痛是可怕的，我進了墳墓以後，我纔能够得着安息……我快往鄉間居住了，許多的朋友們都想隨我去，然而我在那裏，可以見到什麼？如珊黎德，我縱然長呼如珊黎德，誰再來答應我啊！」

德斯波華模爾是多情的女子，具俠義的心腸，讀她的老教授的短札，那能不感動？她就於千八百零八年四月，奔至巴黎，安慰鰥居的克智。克智正想令她表演他的新作品，那曉得她因操勞過度，驟忽失音，不能唱歌了。她抱病後，閉居小室中，絕少問候者。在當時，她雖未能歌吟，但她自己感覺常有音樂纏繞她的腦中，而她心裏所欲言的，又多有聲調音韻的長文，寫而誦讀，竟是詩歌。她久病未愈，亞里伯醫士(Docteur Allibert)時來診視，勸她

珍衛，她答道：

『像我這般薄命的人，生在上世，有何益處？不如任其憔悴，以至於死，也就罷了！……』

亞里伯聞此，心甚憐惜，只好勸她多作詩歌，以解愁悶。德斯波華摸爾得了重病，受了醫生的禁止演劇，法國的戲院缺少了一位名歌女，而法國文學界却多增了一位大詩家。亞里伯因思安慰她，日必數至她的寓所，與她閒談時事，或品評文章。後來她常說：

『我當日病體懦弱，而厭世的念頭甚深，幸得亞里伯醫生的調護慰藉，肉體的病，消除之後，精神的病，也稍稍痊愈了！』

她的軀體漸已健康，但她的心病又隨之而發了，她愛人了，她願以心身付托她所愛的人，她願與之同生死，她願隨之至之天涯海之涓。她自己訴述道：

『他愛我了！他可愛的聲音曾告我，他愛我了！我們的愛如籐枝纏於葡萄樹幹的上面一般，不怕風吹，不懼雨擊，我也愛他了。』

究竟那一個是女詩人的愛人呢？經過許多的考證，尚

未能確實的知道。她稱他為奧里維耶，(Olivier)但這不過

是小名，他的性如何？他的生平有何事蹟？大家還不能切實的說出，成以為她於千八百十一年間與德榜呂 (Eustache de Bonne) 相戀愛，情濃頗厚，即生一男。德榜呂本是一浪子，不久即棄她而遁，她哀痛憤恨，幾不欲生。此後數年中，或演劇，或作詩，愁極，則撫幼兒以自慰，兒年五歲時，得病數日即逝，她因之更悽苦悲涼。但據文學批評家聖佩章 (Saint-Pierre) 的研究，確定德斯波華摸爾的愛人是當時的文學家拿杜始 (Henri de Jalouze)。拿杜始與女詩人係在著名女歌劇家德里亞 (Drie) 家中相遇，拿杜始貌美而善辭令，女詩人與他見面數次，便極愛慕他。不過拿杜始甚薄情，與德斯波華摸爾的戀愛既衰，他即設法赴意大利游歷，棄女詩人而不顧，女詩人心碎，女詩人哀述道：

『他走了，他拋棄我了，我知道他已經拋棄我，但是我還等候他，直至於死，我要哭，然而我已無淚可哭了。』

真的，她等候他，她永遠等候，他終不來，她唯有飲

泣自怨，她唯有將悲痛的心緒，訴之於詩。過了數年，時爲千八百十七年，她在比京初識華摸爾。華摸爾少她七歲，極敬愛她，屢作書向她求婚，她終不作答，以爲華摸爾的愛情是一時的，是不誠實的，最後，華摸爾又給她一通沈痛親切的長函，她大爲感動，允許他的要求，遂於九月四日結婚，伉儷相愛甚篤，生一子。她卒於千八百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許多友朋得訊，皆悼惜不已，覺得法國文學界如是便少一名家了。

大詩家維宜稱她爲「近代最大的精神」，米斯黎在他所著的「愛情」一書中，稱她「爲十九世紀最可愛的詩人」，聖佩章以爲她不只是一詩人，她「簡直就是詩」，許娥也對她說過：

「在近代的許多名家中，你不僅是「靈魂」，你簡直是一個「心」。在世界上，有所謂靈魂。有所謂心。又有思想的世界，與情感的世界，我不知道現今的名家中，誰生在思想的世界，但我可說你是生在感情的世界。」

德斯波華摸爾的詩甚多，論其形式，就有輕描淡寫的技能，論其內容，皆帶悱惻熱烈的情感，她的詩歌，香艷

中，不流於俚俗，悽惋處，不失於頹喪，確如一般批評家所謂「情絲愁緒，萬纏縷結識成詩篇了。」

德斯波華摸爾幼歷艱苦，長則奔走四方以求食，既失相依爲命的慈母，又離貧乏無告的父親，她的悲傷，可思而知。她每回憶慈親的愛憐，曾說過：

「媽媽離了我，就可說世界的一切都棄了我……」  
她寫她的母親臨終的情境，何等沈痛，也可見得她的天性，何等純厚！

「媽媽，那時候，你愴然視我，你輕輕的握住我的手好像想領我和你一路去……我沈默許久，許久，尚不明白你意思，我的淚痕如雨般點滴下來……」

她的命運如此乖蹇，她的心緒，無限悽迷，抑鬱憂愁，自然有厭世的念頭。她以爲好花初發，必遭狂風暴雨的吹折，既經凋零，「嫉妒的自然」亦不會再想加以欺凌了。所以她說道：

「回想啊，請你進來。幽獨啊，請你啟開。你使我恐懼，而世界又擾亂了我的情懷。」



她雖思離塵世而遠逝，然所念念不捨的，就是她的老父，老父不特知道她的煩悶，並且可以安慰她的煩悶，使她濼淨無聊的幻想，而生興奮的勇氣。她自述道：

「我的心碎了，我跑向父親的身旁去，他有他的秘術，可以戰勝我的痛苦。我流着淚，向他哀陳悲訴。父親啊，你看我何等淒楚。他看了我慘淡的容色，愴然無語，許久，纔認識我就是他的愛女。他對我說：你何必這裏憂慮，你看麼，那裏是我的屋，這裏是我的心，也都是你的歸宿處……」

她本多愁，既求得父親的安慰，又依戀愛情。她說：「愛情就是幸福，許多人為愛情而死，也難怪得，因為人的生命，就在愛情中；」她又說：「人類沒有愛情，就如爐中沒有火光。它會焚滅一切，但它是甜蜜的毒藥……你離了它，你便徬徨如有所失，它親近了你，又使你朝夕不得安息。它可令人生，也可令人死。但愛情就是幸福……」他總算細嚼過「愛情的滋味」，方能這般體貼入微，所以她的詩歌，均帶宛轉纏綿的幽思，多綺麗華豔的詞藻。

晨間采玫瑰，

將以遺吾友，  
含情理羅帶，  
蓓蕾盈纖手。  
羅帶嚴結束，  
花多難纏繞，  
結斷花飛散，  
隨風已縹緲，  
亂瓣逐波流，  
去去不回首！  
海水紅如火，  
顏色同姣姣，  
薄暮獨歸來，  
馨香還滿袖，  
願君嗅我懷，  
餘香不能久！  
客從君處來，  
遺我一短牘，

——朱玫瑰——

短續縱無聲，  
字字慰心曲，  
其中多感歎，  
使妾忘孤獨。  
我生殊自幸，  
得此循環讀，  
念君意纏綿，  
讀之淚盈掬，  
寥寥只數行，  
君音已滿幅。  
遠客在他鄉，  
心魂繞妾屋，  
君書似君心，  
飛來一何速！  
處處尋妾影，  
往還無斷續，  
臨風懷所思，  
天末試瞻矚，

佇望疑見君，  
萬里亦在目。  
彷彿初見夜，  
兩吻時相觸，  
君口忽陳辭，  
『愛汝何時足！』  
妾唇默就君，  
周旋無拘束，  
『妾亦信君心，  
君心不反覆』。

——短續——

她覺得愛情不好只是狂熱的，只要貞潔的，狂熱的愛情，是暫時的，會變移的。貞潔的愛情，纔是永遠的，不虛偽的。她常常說：『我的心只給與一個情人。』我們再誦她描寫離別的情詩，能不承認她是個深情的女子，真摯的詩人麼？

紅顏不宜詩，

儂復吟相思，  
欲子知儂意，  
還如未別時。

二

難寫妾愁思，  
相思那可寄？  
但從所愛來，  
字字含新意！

三

書去祝平安，  
回音空悵望，  
妾魂依傍君，  
處處聞聲響。

四

燕子繞君過，  
願君回首顧，  
妾心託此禽，  
長逐君來去。

五

自君離妾日，  
花葉減顏色，  
光彩漸模糊，  
露珠如淚滴。

一

紅樓綺閣高無極，  
臨空疏影時明滅，  
孤月色清寒，  
夜深照畫闌。  
庭中門閉上，  
一任鈴聲響，  
郎若未歸來，  
他人來不開。

二

翠簾低下深居久，  
愁眉重理並蒂繡，

初別

終日苦想思，  
斷魂雙垂淚。  
臺邊惆悵望，  
天末浮雲遠，  
星漢正清明，  
忽然風雨聲。

三

妾前雕椅憐孤影，  
枕衾憔悴輕香冷。  
郎手所摩挲，  
並頭同倚過。  
依依羅帶在，  
莫道容顏改，  
心事兩相知，  
望郎郎不歸。

閨中

她希望以貞潔的性格，求長久的愛情，不幸遇人不淑，大失所望，一腔悲憤，盡表於詩：

一

錦書休再寄，  
我欲長決絕。  
夏時不見君，  
愛火如息滅。  
兩臂抱還開，  
終不及君側，  
此心今已死，  
願君莫敲擊，  
沈沈似孤墳，  
脚蹶復何益。

二

錦書休再寄，  
畏君如畏病，  
往事上心頭，  
依然還未冷，  
鬢髻聞君音，  
歷歷長記省。

君子何溫柔，  
如見君形影，  
莫更將清流，  
故故傾玉皿，  
相對難沾濡，  
傍徨意愴惺！

——錦書——

她這兩詩，似有怨而怒之意，實則她何曾如此決絕，不過她因心坎的暗傷太深，所以偶然興起憤恨沈着的觀念。她曾吟過：

書札今忽至，  
存置我身旁，  
對之不敢讀，  
涕泗久沾裳。  
長望得此札，  
得此反傍徨，  
懷疑與觀望，  
固令心悲傷，

一朝知事實，  
更可斷人腸！

——書札——

如是，我們就曉得她的詩中所謂『錦書休再寄』便是一種說不出的情懷。那知道男子總是薄倖的，使我們的女詩家不僅失望，且走進被人棄遺的苦境。她到那時候，依然信服愛神，寧爲情人所負，亦不肯詛罵戀愛，她在『我允許了』的詩中，很表現出她的寬恕，她那種溫柔敦厚的心思，真可算是『一往情深』了。

君今忽棄妾，  
棄妾如塵土，  
舉世無所歸，  
鬱鬱餘愁緒。  
君情須變移，  
君心亦悲苦，  
不暇自哀傷，  
但念君淒楚。  
朝夕禱上帝，  
憐君入歧路！

人生有愛情，  
浮蕩難為主，  
賤妾諒君心，  
何須怨恨語。  
憶昔初見君，  
燕婉稱儔侶，  
感君恩愛深，  
願以身相許，  
君今戀新人，  
週旋應如故。  
新人如愛君，  
慎莫再辜負，  
愛情不長久，  
殺人如刀俎！

——我允許了——

她雖多悽愴的哀感，但具寬恕的襟懷，故對於所愛的人，儘管他如何相負，她仍用綢繆悱惻的情緒，去感動他，望他省察而悔悟，她在「秋日散步」篇，曾記述道，

「我的靈魂，我的生命，你記得麼？那一天，悲涼慘淡的秋日，他好像要和世界告別而逝。林中的小鳥，臨空仰望，也不唱希望的曲子了。他的兩翼爲冷露所浸溼，在無花的孤枝上等候夕陽西下時，偶叫兩三聲，遙招他的伴侶歸巢。」

當日我正離歡樂吵鬧的宴會，獨自徘徊斜徑裏。忽然遇見你，我想以理性壓住我的情感。我欲避你，快快逃走。愛情將你的形影遮着我的軀體。我的心軟了，我的步也慢了。天氣雖然初涼，但我覺得空氣異常燥熱。我用盡力量，想離開你，並且想提醒我自己，終無這種勇氣。我的淚珠已經滴滴落下，在薄霧中，你的影子也已經攪亂了我的心，使我又驚又愛……現在一一情景，都不能再見，只有幻像，繞我的腦海。唉，你還記得麼？……」

這種因景生情，鎔情於景的描繪，確是又婉麗，又俊逸。她還有兩首詩，更寫出她的癡情，使人讀之，何只迴腸九轉！

莫恨飄零久，

願今宵，儂生兩翼，雲邊回首。

試望山高兼海濶，

各自孤單無友，

是一樣悲涼難受，

妾毛柔如春水潤，

且飛來彼此相逢又，

愁萬種，更安剖。

淚痕點滴盈襟袖，

繞窗前，依依妾意，誰憐消瘦。

當日深情今斷絕，

只盼君心依舊。

君見儂歸悲或樂？

到這時還忍離儂否？

重與我，雙携手。

——孤獨——

君昔有吾心，

爾心亦我託！

兩心長相證，

證出想思樂。

君心忽索還，

妾心仍如昔，

念子相棄遺，

妾心已碎裂！

綠葉與芳花，

盈盈滿秋實，

枝條散馨香，

猶帶暈暈色。

今君復何爲？

願君試識察！

賤妾抱區區，

豈忍任摧折？

此心似孤兒，

失母揮愁淚，  
飄蕩曠野中，  
孑然無所恃！  
我生已艱難，  
何苦相委棄？  
踽踽無所歸，  
上帝知此事。  
他日君知否？  
孤獨欲何寄？  
君若見愛神，  
還念舊情未？  
彼時君重來，  
恍惚心悲悽，  
欲尋携手歡，  
徘徊舊游地。

叩門更誰應，

「已矣伊已寐！」

人語只如此，

誰更憐君意？

——君今後何爲——

她自己受了愁苦，對於別人的哀痛，很有同情心。她的詩文，常常憐弔別人的失戀。她對「啼泣的婦人」說道：

「你被人所棄，我真替你難堪。你且暮憂愁，你就是我的姊姊。我的夢想，是爲你而生，我的悲歌，也是爲你而作。」

他以爲人類苦楚到無可如何之時，尙可向自然求安慰。自然是情侶的媒介，也是愁人的知音。她曾說道：

「溪澗知我心憂，聞我的歎息，水也停住不流……」

德斯波華模爾與浪漫派的詩人同時，雖未曾參加浪漫主義的運動，但他的詩歌造詣所及，自有她的特性，她的風格。許峨拉馬爾丁輩，似在深夜，煙雲消散後，懸空的皓月。她總可算是異樣閃耀，與月爭光的明星呵。



# 詩選

## 小 詩

法國 A. Muscat 著  
孫春音 譯

我失掉了我的力量與生命，  
以及我的朋友與高興；  
我甚至失掉了使我誇耀  
我的才能的驕傲。

當我認識了真理，  
我如得到了朋友；  
當我瞭解而感受，  
我已覺他可厭棄。

雖然他是常真，  
然而經過的人，  
都是不知不識。

上天之言須回答。  
世間僅留的安慰，  
就是幾次的哭泣。

## 在這荒漠之中

逸

只是烈火炎炎，  
只是黃沙莽莽，——  
只這般遼遠的旅途啊。

我要高張理智底濃陰，  
我要狂瀉熱情底甘霖——  
啊，一般在燒渴着的心魂！

來呀！在這荒漠之中，  
只在這荒漠之中，  
建築你夢想的樂園，  
開濬你渴望的命泉——  
啊，一般無歸的旅客們！

## 誰也沒有注意

全市區被和平底空氣哄動着了，  
一切都是如常整肅，如常靜穆；  
可是，誰也沒有注意；  
時間底脈膊顫動得異常的匆促。

在一條暗而冷的街道，  
一輛沈重而疲乏的車，  
滿載着舊世界底所有。  
向前慢慢地拉去，拉去，——

遠處的窗兒現出了通紅的醉臉，  
裏面命運的火爐正熊熊地燒燃，  
進化底輪軸永遠向着『無窮』旋轉；  
只有窗上殘廢的煤煙暗自抖戰。

全市區被恐怖空氣激盪着了，

一切都是異常緊張，異常擾攘；  
可是，誰也沒有注意；

微笑的曙光正躡在黑夜的背後窺望窺望，

## 孤獨的魂靈

逸。

我有點兒煩燥了，  
我不願再聽那樣的喧噪。

我不知道你感到怎麼不安，  
是飢，是寒，是……

你只呱呱呱呱的啼，  
自從你初初墮下人世。

你細小的眼睛似在表情；  
但我不知道你感到怎麼不寧。

啊，孤獨的靈魂？

誰能了解誰呢？

## 奉安之辰

彭榮楨

一

我倚斜在鐵窗近旁，  
眼望着不可見的今日的北方。  
心中浮現着莊嚴的序幕，  
耳邊微鳴着壯烈的聲響。  
忘却了我現在囚徒的地位，  
消失了許多年以來頹喪的容顏。  
我好像已成了一個自由的人兒，  
——在一個轟轟烈烈的會場  
——持着一枝小小的紙旗，  
和許多許多的民衆一樣；  
對着一座壯麗的靈臺，  
揮着無數無數的花環。

啊，啊，這萬千枝的紙旗，  
這萬千個的花環；

風一般……雨一般……  
浪一般……潮一般……  
在空中不住的飛揚，  
在眼前不住的飄蕩，  
啊，啊，風一般……雨一般……  
浪一般……潮一般……  
一切跳躍的脈膊都停息了，停息了，  
只聽得一種微弱的沙沙的聲響。

靈臺上掛着一幅莊嚴的遺像；  
靈臺前札着一座美麗的花床；  
靈臺上佈着『天下爲公』的字樣；  
靈臺後燃着茵蘊繚繞的椒香。  
臺上也擁擠着許多的頭顱，  
臺中說立着指揮機關，  
傳音筒傳出『停止』的聲音，  
靜默的空氣又已充塞了全場。  
我也隨着大家默念誌哀，

我也隨着大家鞠躬三番，  
但我并未聞得一句演詞，  
却已聞得了如雷的鼓掌，  
當我隨着大眾出發時，  
我却發現了我底腳鐐「叮噠」。

哦，偉大的國典！  
哦，莊嚴的國典！  
哦，可紀念的今日！  
哦，不能忘的今日！

二

我獨自低首徘徊，  
心中沈浮着無限的悲哀，  
夢一般的景色業已消失，  
火一般的愁情又再襲來。  
我底奇異的心境呵，  
依舊是鼓着，跳着；  
我底奔流的血液呵，

依舊是泛着，湧着；  
我底無限的淚泉呵，  
怎得不汹涌而澎湃？  
我底火一般的熱情呵，  
怎得不化成飛灰？  
總理，當着你底奉安之辰，  
我不能親臨奠拜，  
惟一的對你的禮物呀  
——便是這血淚滿杯，  
愁腸滿懷。

是的，我只有血淚滿杯，  
我只有愁腸滿懷。  
因為我底事業已成畫餅，  
因為我底熱情已成灰燼。  
我再不能把我健全的體格恢復，  
我也不能把我胸中的迷霧撥開。  
我只能如春蠶般地，一縷縷吐出我底心絲，

我只能如蠟燭般地，燃燒着對人類社會的宏愛。

但是我還不願意辜了天賦的硬骨，

我不願把對革命的雄心淘汰。

我只要我底血液一刻還溫，

我這對人類的愛火絲毫不讓牠頹敗。

只要我底生命一息尚存，

我這對革命的忠心絕不讓人損害。

那一刻我希望的火花不光華燦爛，

那一刻我生命的怒潮不在奔騰澎湃。

總理，當着你底奉安之辰，

我不能親臨奠拜，

我惟有掬出我心頭底苦汁，

與你底軀壳同埋。

纍纍生涯已經棲遲了我三年，

那一日我不希望的香醪中沈酒。

我堅信着有志竟成的格言，

我期待着苦汁之後的甘泉。

我想起了你從前在倫敦的被難，

我想起了摩西在埃及的逃亡。

你們都是人類的導師，

你們同具創造的榮光。

我不應便從此心灰意冷，

革命的精神我想更應砥礪完成。

我不相信海底的珍珠，

永遠沒有再見天日的時分。

我為底命運築成了反抗的戰壘，

永遠堅持着我底陣腳，

縱令是千軍萬馬的奔騰，

我也不曾有一舍的退却。

我願做個顛連的楚鳥，

三年間匿跡銷聲，

待得羽毛豐滿，

那便要一飛冲天，一鳴驚人。

雖然我受盡了殘酷的待遇，

雖然我受盡了無理的鞭笞，

可是我並不會半點屈伏，  
因為我底行爲是這樣的光明正大。

總理，當着你底奉安之辰，

我不能親臨奠拜，

一鼓熱淚都湧上了我底心頭，

因為我已不能再忍耐。

三

四年前，四年前的今天，

那時你纔與世長辭，

我一方面滿蓄着哀思，

一方又覺着歡喜。

因為那時全國的民衆，

都已深刻地，深刻地認識了你；

他們也深刻地，深刻地認識了革命，

他們正預備着解放自己。

就在那時，我便別離了我的故鄉，

我擺脫了家庭和愛戀的姑娘，

我想着革命不成便說不到家庭的樂趣，

社會制度不改革也說不到愛的醇芳。

顧不得個人的利害，我跑到了革命的首都，

我底果敢是因為我抱着滿腔的熱望：

我想人類或將從此平等，

我們民族或將從此解放。

然而，費盡了，費盡了我底心血，

得來的却是今日的報償。

我還在期待着你底一點靈光，

或會把我底靈魂解放，

欺騙的期待看看又是三年，

滄桑的世局又已幾經幻變。

趁着你底奉安之辰，

我來吐訴我心中底幽怨。

四

僅這樣短短的幾年，

殘酷的的面貌被我們窺破了多少。

他們以前都戴着革命的招牌，

現在也還在唱着革命的論調，

但他們的原形，

却給我們發現了，發現了。

他們都是些殘民的惡獸，

他們都是些自私的怪鳥，

他們心中却有個相同的原素，

那便是『做官發財』的血潮。

啊，啊，這不是你的遺教！

這不是你的遺教！

這是中國軍閥官僚傳統的至寶。

你在革命的途中奔走了四十餘年，

你底事業建築得偉大而崇高。

但是，你底信徒們啊，却如此地不肖，

如此地不肖。

唉，我不能多寫了，不能多寫了，

我的淚已竭，心已槁，

我底心頭如怒火把我底全部燃燒。

趁着你底奉安之辰，

我在此北望拜倒，

北望拜倒，

——總理奉安日寫

### 夜 雨 有 懷

羅 仲 霍

獨有傷心事。

常懷不寐憂。

怨他長夜雨。

碎我別離愁。

衾枕同岑寂。

香閨睡得不。

百年如許爾。

霜雪易盈頭。

# 巴沙羅夫的決鬥

Bszarova's Duel  
屠格涅夫著 自持譯

巴沙羅夫是富有高深科學思想的俄國青年學子，他代表一八六〇年時代的未成熟的唯物論的虛無主義者。他自己爲農家之子而譏笑世傳的完善信仰和社會的習慣。當他去探訪同窗之友亞克弟時，遇着亞克弟的叔父丕胡魯必多弗遲。他有世家優雅的風度，也是一個思想頑固，泥古不變的人。在他對於巴沙羅夫的思想好像是無恥；而巴沙羅夫對於丕胡魯必多弗遲呢，看作是古代的遺民。這老人頓變爲仇怨對敵的態度，而這位青年人也愈加得意的輕蔑。最後，爲丕胡魯必多弗遲聽見巴沙羅夫奇突的親他兄弟之妻翻匪時克的嘴時，他就去找巴沙羅夫決鬥。在下便是描寫這決鬥的情形。

二點鐘之後，丕胡魯必多弗遲到去打巴沙羅夫的門。  
「我要向汝道歉，因爲打攪汝去研究科學。」他說，一邊坐下窗邊的椅上，傾的雙手握着一枝精美的手杖的象牙球頭上，（他在平時走路，是時常不帶杖的）「但我是不得已的呢，請汝給我五分鐘的光陰……那便夠了。」

「隨汝的方便，時間倒不打緊的，」巴沙羅夫回答道，面色頓變，向着穿進門檻丕胡魯必多弗遲。

「五分鐘便可以了。我來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一個問題？那是什麼？」

「倘若汝喜歡，我便道出來。現初當汝逗留在我兄弟的家裏，在我未曾同汝說話的當兒，汝對各種科學的偉論，我聽見是很爲寵耀的；但我的記憶所及，不是牽及我們倆個；也不是現在到來爲這個；那個便是關於簡單的決鬥和公布的決鬥，汝對於這個高見，到底能否請教呢？」

起身來迎丕胡魯必多弗遲的巴沙羅夫如今坐於桌邊之上，攬着兩臂。

「我的意見，」他說，「在理論方面來講，決鬥是荒謬不經的；但由實際方面來講，那又絕對的不同了。」

「那是，任汝的意思來講，我明白了，無論在汝理論上的意見是怎樣，在未得到汝同意之前，汝就不肯任汝自己去幹的麼？」



「汝猜度我的意思十足了。」

「甚好，汝懷怎樣的說法，我聽得很喜歡，我懷疑的情形，已爲汝說話消失了去。」

「不甚確切，汝想說的嗎？」

「這是不錯的，我說我自己是不言而喻的：我……不是種植園裏的小鼠，汝的說話更令我極端的需要。我已決意和汝決鬥過！」

巴沙羅夫睜着雙目。「俺麼？」

「不錯。」

「但爲什麼？請說。」

「這個理由，我不能對汝解釋。」丕胡魯必多弗遲道，「但我以爲不言爲好。在我看來，汝的氣燄是咄咄迫人；我能忍受的，我藐視汝，這還不是數汝的罪……」

巴沙羅夫的雙目閃爍而丕胡魯必多弗遲的兇光炯炯。

「甚好，」他滿意的答道。「不須先解釋的。然則，汝是一個滑稽者要以武士的精神，橫加相凌，這我可以隨意拒絕的，但是——來吧！」

「我要加汝的義務，已經得到了，」丕胡魯必多弗遲

回答道，「我要求的決鬥如今汝已接受，那末，我可以不須被迫而強用暴力的舉動了吧。」

「平白地來說，這個意思就是指那枝手杖麼？」巴沙羅夫冷酷的說道，「決鬥便決鬥，何必這樣的來凌辱我，誠然，如此的舉動，是不安全的，汝應該是一個君子……我接受這個決鬥，也應該是一個君子。」

「這是極好的，」丕胡魯必多弗遲說道，把手杖放在牆角邊。「關於決鬥的情形，我們要直接講幾句，但我要先明白，這瓊末的爭鬥，汝要正式的儀禮麼？」

「不，不如不要正式禮儀罷。」

「我也如此想的。我以爲要尋出我們不同的真實理由，我們不能再容忍那一個，如今還需要什麼？」

「什麼？有呢，」巴沙羅夫堅決地回答着。

「關於這個情形，看看我們要拚個死活——在那裏是斷腸洞胸的地方？」

「誠然；那裏是斷腸洞胸之地？」

「那末，我可以在汝前獻議了：這個決鬥的舉行，就在明日六時，在那矮林之後，備用手槍，十步的距離……」

「十步的距離麼？這可以行的；但我們憎恨這遠的距離。」

「我們可以改爲八步的，」丕胡魯必多弗遲再說。

「可以。」

「開火兩次，看看得什麼結果，我們每人的袋中，先寫好一封信，說明致死的理由。」

「現在，我全不贊許了，」巴沙羅夫再說。「那是有

法蘭西小說的意味，是不可嘉許的。」

「或者汝也許以爲這樣的舉動是有患謀殺的嫌疑嗎？」

「是呢，但是有方法可以避免這樣的可怕詛咒。我們已要拚個死活，我們可以找一個證人來。」

「誰呢，可知道嗎？」

「吓，比珂打。」

「誰是比珂打？」

「汝兄弟的田僕呢。他是新時代的極端人物，好像足以參於這樣事的人呢。」

「先生，我以爲汝開玩笑笑了。」

「全然不是呢。倘若汝把這個獻議思慮過，汝便明白這是極簡便和富於常識的。是可以施行的；比珂打是合式的人物，把他帶到決鬥場去。」

「汝仍舊在開玩笑呢，」丕胡魯必多弗遲說着，由椅上起來。「但汝已允許我，已够優禮了，我不能不聽汝言……

……各樣都妥帖了……但是，或者汝還沒有手槍？」

「我怎能得到手槍，丕胡魯必多弗遲，我不是一個軍人。」

「怎的，我就把我的給你罷。汝要知道，已是五年沒曾用過了。」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新聞呢！」丕胡魯必多弗遲拿了手杖……「那末，我親愛的先生，我今要向汝多謝多謝，而汝也可以去研究學問了。我去呀，請！」

「我們再會，親愛的先生，」巴沙羅夫說着，一面送他的訪客到門口。

丕胡魯必多弗遲走後，巴沙羅夫還是呆呆的在門前站着，一分鐘之後，忽然喊道，「吓，好呀，我太魯莽了！怪可趣的，而又太蠢笨呀！一幕很好的趣劇，便結果了我

們！好像練習的狗，把後腳去跳舞的一般呢。但置之不理是把臉兒丟却的；呸！我不相信他能把我殺掉，那末……（巴沙羅夫一邊想，一邊轉色，而自尊自大，不甘讓人的精神，又頓時兜上胸懷）——等我來勒死他好像弄一隻貓兒的一般，他返去瞧顯微鏡，心頭躍躍，已沒有安靜的心去觀察了。『或者他瞧見我們今日的情形，』他『想着他爲他的兄弟的事而出此麼？這有什麼重要的一回事——一吻嗎，還有緣故的呢。唉！莫非他也戀愛她麼？誠然，他也愛她，清楚有如日光了。複雜得很！這是很兇害的！』最後他決定着：『這是好兇的事，要斟酌那條路走好。第一直非頭彈頭，就要不管一切，逃之夭夭罷了……這是好兇的事，一件兇悍的可怕的事。』

光陰靜悄悄的過去。翻匿路克優游的住在小房裏，有如小鼠的匿居穴中一般。尼古拉必多弗遲有積憂成病的模樣，因爲聽得他的火麥有凋萎的消息，那是他特別留神和希望的。丕胡魯必多弗遲的漠然的態度，關於決鬥的事情，他不告訴一個人，守口瓶如似的，連勃珂珂弗遲也半點兒不通知。巴沙羅夫寫信告訴他的父親，但又撕碎了，拋

擲桌下。

『倘若我有不幸，』他想着，『他們可以知道的；但我不死的。不，倘有一刻的時間，我都要向世上奮鬥過。』——他就命必珂打因爲要事，明朝晨光熹微的時候，便要過來。必珂打默想以爲他要帶他到皮拖時丕克那裏去。巴沙羅夫就寢甚遲，徹夜的做夢……必珂打鐘響四點後，就起身來，立即穿好衣裳和他出去。

可愛的空氣清潔的早晨；晴空之中，細雲飄飄，捲曲成紋，作濤波吐沫狀；微露點點，散見於樹葉綠草間，清整作光，好像蜘蛛網上着了銀星的一般。大地昏昏，仍掩映着熹微的晨光；天空的靈鵲，噪噪亂鳴。巴沙羅夫走到短林的前面，坐在沿邊蔭影之下，便告訴必珂打，他叫他這裏來希望他的役務。這溫文的用僕，甚爲惶駭。但巴沙羅夫切實的告訴他，不須他做什麼，不過要他站在不遠的地方，看看便是；那是和他沒有關係，和有責任的。『現在，他再道，試想汝的役務是怎的重要了！』必珂打高舉其手，擡下，斜靠着一枝樺樹，惶駭的凝看着綠草。

馬烟宜苛的道路輕浮微塵，圍繞着這個矮林；自從那

天之後，不會再爲足跡和車輪所踐印了。巴沙羅夫無恙的沿路而行，拾起一片青艸，把口去嚼，還自喃喃的念着，『太爲愚蠢了！』早晨的寒氣令他股慄。……比珂打沮喪的瞪看着他，但巴沙羅夫一味笑着；他是不恐懼的呢。

得得的馬蹄聲，沿路而來，已經可聽得了。……一個農夫由樹的後背走過來。他趕着二隻馬，蹣跚而行，當他經過巴沙羅夫身邊的當兒，他詫異的望着，但沒有脫帽，這種情形，在胆怯的比珂打看來，是兇兆的先聲。『也有人很早的走趙呢，』巴沙羅夫想着：『但他是爲工作的，而我們……』。

『我以爲是這人來了，』比珂打忽然支吾地說道。  
巴沙羅夫舉頭，而瞧見丕胡魯必多弗遲，穿着輕小的短衫和雪白的褲，遠遠的疾行而來；在手臂之下，挾了一個用青布包裹着的箱。

『恕怪了，一定已令汝等候了，』他說着，先向巴沙羅夫行禮，次及比珂打，在那時候，在他當他，好像是第二的對手。『我是不願令我的人守候的。』

『這不打緊，』巴沙羅夫答道；『我們也纔到來不久的

呢。』

『唉！那是更好吧！』丕胡魯必多弗遲舉目四望。『沒有一個人呢；無人可以阻礙我們了。現在我們舉行決鬥嗎？』

『我們進行，來吧。』

『汝還要我的解釋麼？』

『不，可以不必，』

『汝要自己把彈裝上麼？』丕胡魯必多弗遲問道，一面把箱中的手槍拿出來，

『不；汝裝可以了。現在我數相隔的距離，我的腳較長呢，』巴沙羅夫笑道，『一，二，三，』

『Jevgeny Vassilyevich，』丕珂打吶吶的勉強但說（我在打戰，好像發熱的一般），『任汝說什麼都好，他要道離開行遠去。』

『四……五……好呀？走開，我的好伴侶，走開；即汝藏躲在樹背後，也可使得，塞住汝的兩耳，但不要把眼掩着；倘若誰人倒地，就走過那邊去把他扶起來，六……七……八……』巴沙羅夫停着步。『已經够了麼？』他向着

丕胡魯必多弗遲問道：「不夠了？我可以再加多兩步。」

「隨汝喜歡呢，」丕胡魯必多弗遲答道，把第二的子彈裝上。

「好呢，再行兩步罷。」巴沙羅夫用趾尖劃一條直線於地上，「這就是界線了，但由界線的向後。還要幾步？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昨日沒曾討論過。」

「我以爲十步可以，」丕胡魯必多弗遲答，把兩枝手槍交給巴沙羅夫。「汝如不害怕？請擇一枝。」

「我甚爲喜歡。但不胡魯必多弗遲，汝要知道，我們的決鬥，是荒謬非常的，我們要留些情面吧。」

「樣樣事，汝都要開玩笑呢。」丕胡魯必多弗遲答道。

「我們的決鬥是奇特的，我已告訴汝了，但我要切實向汝警告，我定要和汝廝殺的。A bon entreur deur salati！」

「啊！我們決意要廝殺，實在出乎我的預料；但何不嬉笑而 Titol D'vici？（註：爲情之意）汝向我議法文，而我對汝道拉丁文。」

「我懇切要廝殺的，」丕胡魯必多弗遲答道，他走到他的邊界。巴沙羅夫也由他的界線行十步站着了。

「預備了麼？」丕胡魯必多弗遲問道。

「預備了。」

「我們行近呢。」

巴沙羅夫慢慢的進前，而丕胡魯必多弗遲也是向着他前行，他的左手已插入袋中，漸漸的攀住槍機。……「他是描準我的鼻樑，」巴沙羅夫想着，「那個暴徒，不要很留神的打去嗎？未必如是呢。我要留神望着他的槍便是。」耳旁有物，猝然而過，同時槍聲砰然。「聽得了，我已被結果了。」巴沙羅夫瞬然的想。他再行一步，沒有描準看，把機簧一放。

丕胡魯必多弗遲猝的一跳，把手抓住的大腿。白色的褲，已染着傾流的血。

巴沙羅夫大撇了手槍，走到他的敵人之前，問道：「莫非受傷了麼？」

「汝返在界線那邊促喊我起來方是，」丕胡魯必多弗遲道，「我的受傷是不涉關係的。我們的互許，是每人可再打一次的。」

「是呢，但，請汝恕怪，這可以第二回再幹罷，」巴沙

羅夫回答，扶住丕胡魯必多遲。他已漸漸的轉青了。」  
現在，我不是一個決鬥者，我是醫生了：要看護汝的傷口，超乎一切事之上。比珂打！快來，比珂打！汝！汝那裏去了！」

「通通都是廢話。……我不須他人的照顧，」丕胡魯必多弗遲急急的嚷道。「而且……我們……還要……要去拉他的髮，但已不能舉手，眼色朦朧，他已不省人事了。」

「死過去麼！猝然的暈過去呢！還有什麼情形！」巴沙羅夫把丕胡魯必多弗遲放在地時，狂叫起來，「等我看一看，他的傷口是怎樣？」他拿出一條手巾，把血拭去漸漸的發見損傷之處……「骨沒有傷及呢，」他喃喃的說道；「碼子沒有深入！肌肉有輕微的擦傷，大約三禮拜後，他便可以跳舞了啊……暈過去！啊，神經的人，真是討厭！我的說話 是說沒有大的害呢！」

「他害了性命嗎？」比珂打的顫聲由他的背後發出來。  
巴沙羅夫望着。「快去拿些水來我的好同伴呀！他可以復活的。」

他的說話，這個僕役似乎還沒有明白，還在站着。丕胡魯必多弗遲緩緩的開着眼來。「他一定死呢？」比珂打低聲的說道。一面向着自己身上劃了十字。（註：人死時，起初所顯的形狀。）

「不錯……怎麼有如此怯懦的神色！」這受傷的人掙扎的笑着。

「吓，快去拿水來，豈有此理的！」巴沙羅夫大聲喝道。

「不必……但扶我坐起來……」

……那便可以了……我須要把這傷口縛紮住，我就可以步行返家，否則，汝去喊一輛馬車來 倘若汝願意，決鬥，就不要再談罷，汝今日所幹的，事很為可敬……今日……汝留意着。」

「舊事不要重提罷，」巴沙羅夫接着說；「將來的事，不值汝現在去想的，因為我也甚願意立即的烟消雲散去了。等我把汝的腿纏紮好；汝的傷口沒有要緊，不要令他時常流血便是，我要把他回醒過來。」

巴沙羅夫動搖了比珂打的頸領，叫他喊一輛馬車來。

「汝切不可驚動了我的兄弟，」丕胡魯必多弗遲對他說道：「不要去告訴他！」

比珂打如飛一般的跑去了；正在他去叫馬車的當兒，那兩個決鬥者坐在地上，一言不發，丕胡魯必多弗遲不去聽巴沙羅夫；他不要和他和諧。他自覺慚愧太盛氣了，而又遭失敗，如此的情形，都由自己發起來的，他每想着，都忐忑不安，「但不論怎的，那不是醜事，」他自想，自己安慰着。「因為這個，我也得到快慰。」苦悶不安的靜默，仍悄悄地的延長下去，他們都心頭忐忑，各自分明，這個時候，對於朋友是最可愛的，而於仇敵之間倒不好呢。其是在那已不能談話又不能分離的人們。

「我纏緊你的腿，不覺太緊麼？」巴沙羅終於問話了。

「不，沒有；那是至佳，」丕胡魯必多弗遲回答；一刻的躊躇，他再說，「不要令我的兄弟難堪；我們告訴他們爲的政治而爭鬥呢。」

「甚是。」巴羅沙夫同情的答道。「你可以說我侮辱一切醉心英國風俗制度的人 *Anglophiles* 便是。」

「那是很好。汝試想他人對我們現在的情形，要猜度

什麼？」丕胡魯必多弗遲繼續說下去，指着那在未決鬥以前所遇的農夫，如今沿路回來了。他聽見他們，就把帽兒脫去。

「誰能道呢！」巴沙羅夫因答道：「他決想不到的。俄國的農夫們有些神祕，是不能察覺的，那烏拉司理夫都時常如此說的呢。人明白他，但他連自己都不曉得自己的呢！」

「呀！如此想麼！」丕胡魯必多弗遲再說：但他忽然喊起來。「看汝的愚蠢比珂打所做的笨事！我的兄弟策馬奔躍而來了！」

巴沙羅夫把身回轉，望見坐在馬車上的尼古拉必多弗遲，現着蒼白的顏色。車還沒有停着，他就跳下來，奔到他兄弟面前。

「這是什麼意義？」他顫聲的說。「*Georgy Vani-lyich*」，呀！這算什麼？」

「沒有什麼。」丕胡魯必多弗遲答道：「他們驚動了你，實在沒有什麼事。我和巴沙羅不過有些爭論！我就有些不耐煩了。」

「到底爲什麼事？可憐我們呀！」

「我怎能告訴你，巴沙羅夫先生譏諷離披皮衣魯太甚了，」

「我是唯一的人，不能忍受的，要加以警戒，而巴沙羅夫很勇敢的接受，我便和他決鬥。」

「但汝已流血了，天呀？」

「呀！汝想我還能忍受着麼？這樣的流血，是於我有益的，是不是，醫生？扶我上馬車，但汝不要悲悶呢。明

天就可以好了。御者，行罷。」

尼古拉必多弗遲跟在馬車之後：巴沙羅夫仍然呆呆的在原地站着……

「我的兄弟還須你照顧，」尼古拉必多弗遲向他說道，「等我去城中別找一個醫生來。」巴沙羅夫低頭無言。一點之後，丕胡魯必多弗遲躺在床上，傷腿已經紮的極妥帖了。

### 感懷秋瑾

莽莽神州歎陸沈。救時無計愧偷生。搏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椎擊暴秦。

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



# 聖人

素人

姑太太照例每三兩天，就帶着她的連兒和小了頭菊花回娘去陪老太太門牌。小了頭一手提着水烟袋，一手抱着一個小衣包。姑太太的右手按着菊花的肩頭當扶手杖，連兒在旁伴着說話。雖然由她家裏到娘家還不够半里路，姑太太用她的小脚走起來，一舉步三分鐘，扭來扭去，總要半個鐘頭才走得到，到得娘家菊花就要滿身酸痛，爲的是姑太太全身重量都壓在她的肩頭上。姑太太一進門照例有幾回批評人的囉唆話，誰的運氣不好就先碰着他。幾個姪兒一見她來就避之惟恐不遠，就是她的庶母老太太和幾個年輕弟妹都怕見她的面，她只對兩個老誠的弟婦客氣些。

這一天姑太太門牌，連兒在旁坐得無聊，隨手在桌上拿起一本牙牌神數「來看，姑太太一看見立刻笑迷了眼，姑太太面上是向來沒有笑容的，一看見她笑就知道她是要說起連兒了。

「連兒真是一個好孩子，他從來不胡鬧，一有工夫就看書寫字，莫說他一個人的時候是這樣，就是成羣小

孩子在他旁邊玩，他也不理會。」

姑太太說着咳嗽兩聲吐一口痰，回頭叫菊花：

「裝口煙，」

「這個小孩子是好，他讀書比一般小孩子似乎用功些，」老太太隨着答應了仍舊低頭看她的牌。菊花把長而彎曲的水烟袋從姑太太的左肩旁伸到姑太太的嘴邊，姑太太歪起嘴唇吸了，接着她又說：

「是呀，他的功課比表弟們都好，自然咯，多用些功自然不同了。」

說完又咳兩聲，吐一口痰。

「端兒兄弟的功課還不壞，聰明是有的，只是愛淘氣，不大用功，不過他們到底小些。」

「十多歲還小嗎？小孩子就是要從小管教，我們連兒，自小就沒有淘過氣。你看，他才十六歲就像大人一樣。」

姑太太似乎不滿意老太太袒護着幾個姪兒。她又自言自語

說：

「哼：我看端兒他們如果這樣管教下去將來沒有一個能成材。」

姑太太這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照樣的幾句話老太太也聽慣了，她也不多答她了，只顧看牌不一會，端兒，敏兒，明兒三個一齊進來：

「奶奶」，「姑媽」，「連哥」。

他們同聲的喊了，回頭立刻一溜烟地出去了。他們是怕姑太太開了口就走不脫身。果然姑太太話頭又來了：

「這麼大的孩子沒有一點規矩。旋風一樣輕狂，腳跟都沒站穩就不見了，哼！」

大太太真是碰了鬼，她就在這時候走進老太太的房間。

「大嫂，我看你也該好好教教幾個兒子，這麼大了，一點禮貌都沒有，行路像逃兵火似的，又不用功讀書，儘是胡鬧。我們連兒就沒有這樣，你看，他一來了就規規矩矩坐着看書，舉動也是文文雅雅的，真不失爲一個讀書人，我不是說他怎樣好，總也像個樣子。」

「是呀。他們總是淘氣，我常常都叫他們學學連哥，

但是他們總學不上。」

大太太笑嘻嘻地這樣回答，其實這種答話已經是成爲照例的了。

「但是你也得讓連兒和他們玩玩，好叫他們常常有個榜樣。」

老太太說着把眼鏡挪下一點，眼睛從眼鏡上邊穿過去看連兒。

「連兒，你去和表弟們玩玩，他們有不對的地方你教他們。」

連兒聽見外祖母這樣說他微笑着站起來，把手籠在袖口裏邁方步出有走出去。

不一會連兒又走進房裏來了，手依然藏在袖口裏，因爲他走路輕而且慢，老太太和姑太太全沒有覺得，他在姑太太後面踱來踱去。後來姑太太轉面去吐痰，不知道連兒又進來了。

「連兒，怎麼你又回來了，他們呢？」

「他們和五姨在露台上放風箏。」

「大家都十幾歲了，雖然是姑姪，人家只看見男男女女

女混在一處，多不好看。要玩在下邊玩，爲甚麼要跑到露台上去惹別家人的眼？他們一舉一動，無一是處。你看，連兒就很懂事，他自己跑下來了。」

姑太太今天沒有停口地說話，說完氣喘起來，咳個不了。把地下一堆白痰加厚了許多，咳完了她仍舊說：

「連兒年紀雖然不大，他很懂得男女的分別，從來不同女孩子玩玩，就是自己的表姊妹，姑姑，小姨他都知道迴避的。」

光陰一年過一年，連兒轉眼就二十多歲了，自然更比以前老誠得多，走路邁着方步，不苟言不苟笑，姑太太自然仍舊日日照常誇贊，鼓勵，說他一言一動都有古聖賢之風。而且近來又多一個使姑太太贊不絕口的優點，就是連兒自己說他事業沒有成就總不娶妻。於是姑太太覺連兒志氣高大，幾乎超出聖人之上，逢人便說，別人自然也跟着恭維。因此表弟兄們就叫他「聖人」，好意的一句「聖人」，惡意的一句「聖人」，把一個連兒叫得不由自主了，他自己以爲果然是「聖人」了。他因要副這個盛名非常刻苦，有人在旁他不敢看女子一眼，聽見表弟兄們說女人談戀愛，

他雖然很厚意參加也不敢開口，不但不敢開口，連想聽聽都不敢，總得要快快走開。表弟兄們也故意惡作劇，偏找機會對着他談女人。他的態度愈裝得利害，姑太太就愈誇獎，愈誇得利害他愈不敢不裝，連兒被迫得走上一條冷酷的路，他的生活是極單調無味的了。他雖然成天拿着書本，但他對於讀書的興趣並不深厚，只爲了實副其名，不能不讀書。老太太常說連兒年歲不小了，應該替他找媳婦，姑太太總說連兒太生性，他自己不肯娶妻。有幾次老太太總是先代連兒答：

「他志氣高過人，事業沒有相當成就那裏肯娶媳婦？」在這種情形之下，連兒真如啞子吃黃連，只好依舊順着母親的話回答。這樣一年又一年，連兒已是二十六七歲了，但對於娶妻一個問題自己沒有法子轉灣。他日日躲在一間小書房裏事業又不知由那兒來。他只有咬着牙根去過那枯燥無味的生活。

漸漸連兒自己找着一條出路，他放棄那些義不容辭而拿着的書本。偷偷地買些金瓶梅，杏花天之類來，每到晚上或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就偷着看，有時看得整夜不睡。

這些書自然不能擺在書架上，他深深藏在衣箱底，或者被褥下。好在服侍他的一個老年的女僕，即使翻着了也不懂得是甚麼。後來他又從他書房的後窗外發現一件寶貝，那是一個小戶人家的女兒，雖然長得不漂亮，在連兒却有無厭深意藏在她身上，她每日在門前洗衣服，或梳頭髮，有時坐在小床上做針綫。小小的胡同不過一丈多闊，連兒的後窗斜對着她的大門，從窗裏居高臨下是看得很清楚的。連兒清早起來就要跑到窗口去看，可憐他只有這個時候敢切切實實地看女人。他從她的頭髮看到眉毛，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一直一點一點地看下去，幻出種種想像來。有時想到她身體的内部心裏便突突地跳個不了；最富於引透力的就是她那雙白腳，裸露在外邊，連上去就是一雙肥白的下腿，這樣可以知道她的大腿也是肥白的。再上去當然也是肥白的，當然的，沒一處不是肥白。她的兩乳是這樣的高大，走起路來就起一種不可思議的波動，這又是最有意味的地方。漸漸這個女人佔領了連兒整個意識的領域，他無論作着甚麼事，或同人說着話，心裏時時想到她。一個心變成野馬一樣，自己沒有法子捉拿，每看或一個

女人，他的想像又會鑽進人家的衣服裏，照着對門那女子的標準去想像一番。他見着女人是不敢看的，但是他一低下頭去立刻就想了。這樣他自己覺得很煩惱，他的精神越來越頹喪，身體一天比一天瘦弱，他整天在室內繞圈子，口裏念着「坐又不安，立又不穩，登高又不快，閉行又困，鎮日間情思悶昏昏。」後來他想起一個安慰自己的方法，他把自己的被窩當做女人，緊緊的抱着，和她接吻，和她說話，做他所要做的一切，接着他又多一件快樂事情，他會在夢裏接近女人，只要他一睡着，女人就會給他很多的快樂，不止那個小家女子，就是他的姑姑，他的表姊妹，以及一切他曾見過的女人，都會來到了他的夢裏，有時他自己覺得不應該夢到那些人的身上去，但是她們偏要到夢裏來。

連兒的內心雖是這樣的複雜，但他很能自持，外人是點都不能察覺，「聖人」的聲浪依然在空氣裏滾滾去。所瞞不了的就是連兒的病貌一天比一天深，本來就不肥壯的身體，現在已變成一層皮包着一副骨，面色青黃，眼睛深陷下去，四週現出兩個黑圈，脊骨更彎了，肩頭幾乎高過

耳朵，表弟們說他的形態配起幾步方步更像「聖人」些。他們祝賀他的進步，說他現在才是十足的「聖人」。然而老人們却憂慮起來，老太太說過好幾次了，叫姑太太好好調理連兒，他的確是有病了。姑太太也說連兒太用功，很是擔憂，姑老爺自然也覺得焦急。但是他們已經盡量給連兒吃補藥，人參玉桂，沒有一天停了。除此之外姑太太還拜神念經，姑老爺又去卜卦算命。兩個老人生了五六個兒女才養大這麼一個，當然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緊。姑老爺所引為安慰的，就是算命先生說他們的命裏該有一個兒子，而且連兒的壽命該有六十五歲。有一天姑老爺很不客氣的對姑太太說：

「姐姐，你不要老胡塗了，將近三十歲的兒子還不替他娶妻，我看連兒是想女人想病的罷？」

「那有這回事，連兒志氣高得很，連自己口口聲聲說不要妻，他連看女人都不愛着。他就是太用功了，他的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姑太太反駁了姑老爺，嘴唇一歪，頸兒一扭，滿面不高興的樣子。姑老爺再也不說甚麼。除了姑老爺更沒有別

人敢說了。連兒的病就這樣一天比一天加重，終於不能起床，醫生也看得不少了，總沒有一個能清清楚楚說出他的病源來，連兒自己又不肯說。有幾個醫生也想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一點上去，但是姑太太總極力否認：

「知子莫若母，我連兒斷不會有這種事。」

姑老爺還有點相信，他怨姑太太硬派連兒不當娶妻，生生把兒子逼死。他又怨自己不關心，聽憑老婆去作主，但現在已悔之無及了，連兒重疾在床，怎能立刻替他娶妻呢？而且說得親來已是遠水不救近火，老夫婦成天打架，終也打不出道理來。急得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只有念佛。

爲了連兒的病，家族中關得議論紛紛，老成的人們都以爲錯在不早給他娶媳婦，又加上幾個醫生的推測，不幾天「聖人想女人」的消息便傳遍了家家戶戶。

「聖人」倒想女人想病了，我們這些被罵爲不長進，不正經的還沒有想出毛病，好了，「聖人」的金字招牌從此打破了。」

這是一班表弟們的風涼話，爲了有這樣一個「聖人」他

們挨不少的責罵，這時他們得着報復幾句的機會了。最不服氣的是祖母命他們每日輪着去幫姑媽招呼連「聖人」，一放了學就得去，直到晚上才得回來。但是他們也藉此多些談論的材料，每一天總可得着些新消息，如醫生所說的話了，姑母姑丈的吵嘴了，替連兒趕着說媒了，先買了頭作續太太以救急了等等，他們都看作很有趣味的新聞，他們倒并不是幸災樂禍，希望連兒死，他們所高興的是「聖人」的金字招牌從此打破了。

這一天，就是連兒臨死的一天。正是端兒當值在姑母家，這一天十分忙亂，醫生一連來了五六個，又有道士來誦經趕鬼，人聲，鑼鼓聲，誦經聲，用人的跑路聲，鬧得亂作一團。連兒是氣息奄奄地躺着出冷汗，一身衣服濕完又一身。姑太太姑老爺雖然不會說出是絕望，但已頻頻背面擦眼淚。到了下午醫生說該預備後事了，姑太太姑老爺都哭得暈過去又活過來，大老爺二老爺都來了，計劃着買衣襟棺槨以及發喪條的事。連兒的氣愈喘愈急，面色青黃得泥土一樣。大老爺叫人替他洗一洗身，換上一件乾淨衣服。又命端兒替他衣服找出來，揀些較新的或者可以先

給他穿好，等死後把裝殮的衣服穿在外邊，端兒走到床側把箱打開，看見全是粗穿的舊衣服，便挪了這一個再開下面一個，裏邊是綢緞的長袍馬褂之類，端兒於是一件一件把牠們掀出來，放在旁邊的椅子上。他發見裏邊有金瓶梅之類的本書很多。又有男女的裸體畫，大大小小非常豐富，刻薄的端兒索性把牠通通搬出來，散放在椅子上，大老爺忙得走出走進，忽然看見這大堆畫張拿起一張來說：

「那裏來這些東西？」

「在連哥箱子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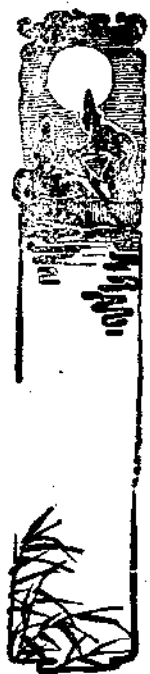
端兒回答了，看見他的父親搖搖頭，跟着二老爺進來，大老爺對二老爺說：

「姐姐總說連兒不慕女色，硬派他不肯娶妻，你看，

他也寶藏起這些東西來，她生生把一個兒子葬送了。」

第二天，「聖人」去世的消息轟動了兩姓的家族。

二十，四，二五，北平



# 須捷室隨筆

薛斯

余幼時，肄業於北城小學，校長薩君陸幼實先生，熱心教育，手自創辦，計畫周詳。薩先生乃同盟會會員，故當時所聘任之教員，非革命黨人，亦皆同情於革命黨者。林意洞覺民先生教授數學，課畢，每聚集學生，低聲述滿洲之罪惡，與革命之意義。余等聽講既久，排滿之心甚盛，但余年稚識淺，多報復之念，而歷史中驅逐胡虜，恢復漢土者，功莫大於朱元璋，余自是以後，每以明太祖自况，陳更新鑄三先生與馮超驥兩蒼先生，皆吾兄之至交，遇余亦每呼余爲明太祖。鑄三先生與余特親善，每見余輒爲余言滿洲入關時之暴虐，神色激昂，語已又默然。辛亥二月中，一日，忽持書一冊贈余，且告余曰：「此乃禁書，勿在人前閱讀，否則可兆殺身之禍」，余急匿藏之，潛至廁所。隙而展觀，則揚州十日記也。過數日，鑄三先生又來，問余書中大意，余盡舉以告，意頗憤憤，兩目怒視。鑄三先生知余恨滿洲極矣，握余手而顧吾兄曰：「重慶，吾如有弟，吾死亦瞑目也」。

自此次相逢後，久不得鑄三先生音訊，四月初六日，余閱閩報，始知先生參與黃花岡之役。爲清吏所捕而就義，悲痛不已。聞清吏鞠審先生時，怪其少年美貌，體質素弱，何勇敢若是。蓋是役先生隨意洞療心子明郁莊元棟諸先生隸黃克強先生部，直攻總督署，先生奮勇爭先，擊斃敵軍管帶，郁莊元棟諸先生既陣亡，先生輩數人直衝入署，且戰且呼，聲如雷响，血濺遍體，絕不少却。後退出爲巷戰，孤身抵禦，敵軍不敢近，圍之數匝，卒以彈盡力瘁被擒，然猶倔強不就縛，目慘紅，閃閃然發異光，故清吏奇而問之，詢其爲何倡亂，頗致惋惜之意。先生奮起，厲聲而叱之曰：「吾起義所以破同胞迷夢，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有明訓，爾輩鼠耳，奚知大義。」斬于市，神色自若，仰天大笑，似知革命必成功也。

林意洞先生素性敦厚，長於情，視學生如子弟，勤者勉勵之求深造，惰者勸誘之，無所不至，學生有過失，不

面斥，輒引至室外，低聲訓導，使學生感動，改過爲善而後已。將東渡留學，至校與學生告別，學生皆悲慘，惜其行。先生不事邊幅，而雄姿煥發，嫺辭令，時有所謂愛國社者以改良社會，提倡愛國，抵禦外侮爲名，實則爲革命黨人集會商議之所，每星期日，借廟宇公開演講，先生來，則聽衆皆欣躍，以先生公開演說，嚴正而談諧，能探聽衆之心理，迎機利導，揭社會之弊病，加以真確之批評。先生發言神態瀟灑，如儒生，但語至激烈時，復意章彌厲，聲音越壯，目灼燦爲流星。令人畏服。

林意洞先生就逮時，已受微傷，即提訊於水師提督署中，先生綜論世界大勢，及革命需要，語至激昂處，釋衣磅礴，頓足捶胸。世多以爲先生必偉大魁梧，糾糾如武夫，實則先生態度素溫和，有恂恂儒者風，尤深於情，其「與妻書」，充滿高尚純潔之精神，可使人讀之，淚下而氣壯也。

### 附林烈士與妻書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書與汝別矣！吾作此書時，尙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爲陰間一

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擲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捨汝而死，爾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上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爾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勸，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迴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爲吾



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週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忍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汚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雖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重圓，則較死爲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與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先就死不顧汝也。吾今死無餘恨，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

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又或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爲志，則我死後，尙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尙依傍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生平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確非吾所愿。吾愛汝至，所以爲汝體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尙有萬千，汝可以摸擬得之。吾今日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憫！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書，家中諸母皆過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爲幸。

庚戌之秋，陳與葵先生自東京歸國，常寓吾家，見余手一白圓扇，遂執筆爲題「入夜微雲還蔽月，護林殘葉忍辭枝」二語，蓋林廣慶先生詩句也。辛亥以後，余離故鄉十數年，幼時所藏紀念之物品，皆已散佚，此扇亦不知是毀壞，是遺失。陳先生已不能再見矣，其所遺留之筆蹟亦不復獲存，月明夜靜，蟲聲從牆隙出，獨坐砌畔，追憶當日情況，如在目前，中心悲痛，爲如何也。

馮雨蒼先生壯年時，與陳鑄三先生同考入閩口長門要塞砲術學校，從長門赴福州，需半日程，每星期六日，先生與陳鑄三先生必同返省城，抵省城，必同趨吾家。先生方雅正直，和藹可親，經理家庭雜務，不憚艱苦，見先母，甚恭順，執子姪禮。先母亦甚愛敬之。每星期六日，知先生將至，必備精饌以相餉，且常謂余輩曰：「雨蒼居學校，讀書勤，體必勞苦，飲食粗陋，你等當勸其加餐。」先生聞之，感激異常。先生家素貧，一夕，已竟日不舉火，至吾家，尚言笑如恆，迨先母問其家中狀況，始坦然對曰：「缺米已一日矣。」先母急分吾家藏米之半以與之。

，先生得之，仍不即歸，又縱談時事，音響益宏亮，氣象益從容，先母催之行，再三始告辭去，三月中，林意洞先生返閩，召集革命同志，先生欲與之同行，時父病甚，頗躊躇不能決，後卒以國事爲重，奮然應徵，走別先母，但謂往外省，謀差事，以維持家計耳。黃花岡之役，先生就義，凶耗傳來，先母爲之哀痛數日，道及雨蒼，輒泫然。

劉元棟先生少磊落，負奇氣，素有胆略，又善技擊，家貧，以誠交友以結納會黨中人，好任俠，重然諾。邑中豪傑爭歸依之，黃花岡之役，閩中同志死事特多，其中不甚知名之猛士，皆先生所親自召募也，辛亥三月中，林意洞先生旋梓，招集黨員，先生即毅然助籌畫，時余家城中，先生多居城外橋南社，日夕奔走甚忙，余年穉，不諳事，每笑詰之。先生曰：「余正籌設一工廠於廣州，招工入，募股本，時迫事繁，所以如是匆匆。」迨黃花岡事起，余聞報始知先生亦從役死矣。報載先生率所部入粵垣，直趨督署，吼怒狂呼，所向摧破，敵軍皆畏避之，激戰方酣，忽忽被彈，仆地，血已積面目，又欲勉強起立，

卒以傷重而逝。噫！何其勇也。

福建同志死於黃花崗之役者，實二十五人，經審查而詳其姓名籍貫列於題名碑者，僅十九人。其中隸於連江縣籍者十人。爲卓秋元，黃忠炳，陳疇疇，胡應昇，王燦登，陳發災，魏金龍，羅乃琳，林西惠，劉六符諸烈士。隸於閩侯縣籍者，八人。爲方發洞，陳更新，林覺民，林文，陳與桑，林尹民，陳可鈞，劉元棟諸烈士。隸於南平縣籍者一人，爲馮超驥烈士。計二十五人中，陳林文，方發洞，林覺民，林尹民，陳與桑，陳可鈞，陳更新，馮超驥，劉六符，劉元棟十烈士，姓名籍貫爲世人所知外，餘十五人，劉元棟烈士所屬者六，吳適任之先生所屬者九。劉烈士所屬，劉烈士死，莫知其姓名籍貫，任之先生所屬，自任之先生出獄後，未死同志從任之先生處，始得知其確實之姓名籍貫，皆光復會會員也。

辛亥革命軍既起，九月中，廣東光復，任之先生出獄，歸閩時，館於吾家，常舉殉難於黃花崗之役連江諸烈

士之生平，爲余談述。諸烈士雖皆出自田間，然忿漢族之淪亡，清廷之專制，不忍見人民日受貪官污吏之所敲剝，聞廣州起義之訊，皆欣然赴命。至起義之日，隨諸先烈禦敵軍，暗鳴叱咤，聲又撼空，雖破頭殘肢，斷臂折脛，終不少退，其奮不顧身之氣概，以視世之臨難蜷縮，撫頭顱而愛惜者，勇怯之異，爲何如耶。

連江諸烈士如羅乃琳烈士，平居亦好讀書，論古今事，皆自具見地，甚惡學術爲專制所束縛，願提自由之說。如黃忠炳烈士，則以家貧不克竟其求學之志，然舍儒而醫，每涉高山峻嶺，入深谷中，采藥以醫鄉間之貧病者，後更推其惻隱之心，以求博愛之道，欲拯民於水火，捨一己之生命自由，終不知死之可畏也。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十九二十兩日，日人在福州所辦之閩報，詳加紀載革命軍之聲勢，與起事之經過。時或專電謂「孫逸仙在鄂主持軍政，已任大元帥矣。」時又謂「黃興已入軍中矣。」余時在中學，於同學中，年最稚，

遊長棘烈，留心時事，日必手一紙閱報，抵首細讀，同學見之，皆向其索閱，教員輩知其事，惟微笑，亦不之禁。當時排滿之主張甚烈，青年對於革命黨人之同情，已漸漸印入人心矣。九月以後，各省義舉之消息，相繼傳至，革命黨人將於閩垣暴動之說，更紛紛傳。總督松壽，將軍樸壽，皆滿人也。松壽庸弱無能，知大勢已去，樸壽強暴剛愎，設大廠於旗界，嚴加守衛，禁漢人出入，城門未至夜即閉，人心浮亂，諸戚友求言樸壽將放旗兵屠殺漢人，既過中旬，謠言益甚，局勢益緊張，居民爭遷徙至鄉間，余家亦從城中避難至城外倉前山。倉前山為外人居留地，乃閩江南岸之一高岡，各國領事署均設此於，人人皆視為安全之區。革命黨人聚會之橋南社，亦在倉前山附近，余遂時至社中，見無數之革命同志或從日本歸，或從外省歸，喜出朝返，似避避卒，余知閩中即將舉事矣。九月十六日夜半，忽聞槍聲，起視，東方有火光，既而砲聲從北發，隆隆然！久不息。街人奔走，皆言革命軍與駐防軍開戰矣。翌日再過橋南社，則荷槍握刀，排立於門前者十數人，非素識之人皆不能入，蓋已變為革命軍之參謀

部，旗兵被捕，盡受鞠於其中，判死刑者，即正法於社旁曠場。街市遍貼佈告，各府州縣人民以革除弊，政，教導新機為勵志，以豁免釐金及宣統二年以前積欠錢糧，為減輕人民負擔之開始。其末段有「嗚呼我同胞伯叔兄弟，尙其振爾精神，新爾道德，察當今之大勢，求智識於世界，以作共和政治之準備，植我中華民國無疆之基。」佈告由都督孫道仁署名。孫道仁乃新軍統制，革命黨人未起事前，曾與之籌商，孫道仁素無能，膽小，受革命黨人之推舉，就忍事敗，為清廷所知，有殺身亡家之禍，不就，又恐為黨人所害，故起事之夕，逃匿民船以觀成敗。事定松壽自殺，樸壽被俘，旗兵也已降，孫道仁始敢出入城，居總督署，宣告就職。發維持市面文告，文曰「為曉諭事，照得義軍光復漢室，大功業已告成，惟現當整理伊始，而各舖戶又畏懼紛擾，遠避未回，於商務民生，實有妨害，此實妄自驚疑之過，自示之後，爾等務宜一律行用錢票，切勿懷疑，自致擾亂，至宣統年辦小洋銅元，未經備鑄換用以前，亦准一律行用，本政府以起救同胞為目的，斷不致損害人民權利，切切勿違！」當日人民歡悅狂

呼之情況，勃然確有生氣也。

樸壽基強項，革命軍與駐防軍激戰時，樸壽率旗兵抵禦，頗勇猛，手握刃，前進，口中怒罵旗人無用。現被俘，怒罵不已，漢兵恨旗人已久，數人亂刀并下，樸壽死後，屍即草葬於烏石山下。松壽開變，驚惶不知所爲，在簽押房中獨坐，許久忽出，能轉鎮靜，趨內室，拾金業和水吞之，夜半遂死。革命軍入城時，尙陳屍總督署正堂，革命軍飭人禮葬之，厝柩署畔電報局中。棺加爲紅色，前列一靈，人民相率往觀甚衆，皆嘆曰「是亦一忠臣也。」

從科學而言，無論何事，必無突然發生之理，須順任何環境需要任何事業，然後事業方從之而發生。革命亦人類事業之一，必不能逃此公例。故吾人可以確定如時代不需要革命，革命決不至於發生。清末，朝綱不整，胡后垂簾，穢亂宮禁，親貴專權，鬻賣爵位，英明賢哲之士，黨錮海外，卑污惡劣之徒，彈冠廷中斂聚民財，以修宮苑而恣獨夫之娛樂。數借債外，以練軍隊而防家賊之舉動，虐

政密如蛛網。生民死於構壑。禍變無已，盜賊縱橫。如此環境，安能不求新維之道。辛亥革命成功之速，爲古今所罕見。實因環境需要，革命不能不發生，發生之後，亦不會不成功也。民國元旦：孫大總統就職宣言全文至闕，軍政府以黃紙謄錄，貼於舊總督署前上諭壁亭間，人民環誦。余時年尙幼，雜衆人中，體短小，約略望見字形，心急極，乃攀亭柱上，始獲盡讀，只了解文中大意，但見數老人隨讀隨抄，有爲之泣下者。今再展閱此文，立意嚴正光明。辭藻流暢雄偉，感人甚深也。

福州城東，素有旗兵駐防，橫行街市，見者側目，漢人非不得已，必不敢過所謂旗下街者。辛亥光復之役，旗兵被民軍所屠殺者，僅十數人，皆探謀之流；罪有應得。但起事前，謠言紛紛，旗中婦女，懼漢人復仇，懸梁或投井自殺者，亦不鮮。時林琴南在京津間，信謠傳，以爲閩中民軍舉行大戮殺，故有聞福州兵變憐然有作之詩云：「警報劈空來，留後推孫恩，吾鄉素窮敝，遭亂事幸存，蔗防久如丐，蟻伏城東門，慵窺仰餉精，象養成童昏，種族

辨既嚴，夷戮安忍言，昔在康熙初，鯨拜翻乾坤，捕奴廣連坐，漢產聲爲吞，旗汎人踪絕，草長如荒園，同光稍雜處，衡宇通寒暄，一唱革命軍，鄰誼安復敦，流血波都市，縱破頽城垣，所惜無辜民，蹂躪誰見援，商疲募便家。吳皓無完村，一旦罹兵革，絮擊恣崩奔，吾家居蒼洲，流水環盈軒，亡弟遺二女，長者已許婚，未能取之來，懸盼心如剜，長夜坐不眠，瞬息升朝暾。」琴南以清初旗人之殘暴，盡推之於鯨拜身上，至「同光稍雜處，衡宇通寒暄。」旗人偶然施恩，與漢人往來，便引以爲幸，未免可笑也。

林琴南性孤介，不爲權貴屈，有豪商以鉅金爲禮，求一畫，終不可得。後又托琴南友至以片紙屢請之，擾數日，琴南不勝其苦，執筆揮毫，畫一死鼠。時閩中鼠疫極熾，其友得畫，亦不敢以付豪商，但聞者皆甚快之。琴南平日作畫皆自題詩，多有可誦者，爲「一亭高立俯羣山，路轉蒼巖待幾灣，清曉玉童掃紅葉，偶吹餘片落人間。」「紅橋數折鏡波平，灼灼緋桃照眼明，誰在綠楊深處住，月中認得捲簾聲。」「雪巖雷轟作怒瀾，都教冷眼恣情

看，出山急急緣何事，欲再回頭恐萬難。」「道人種竹滿霞洲，七月新涼似晚秋，記得四更涼雨過，居然披上木棉裘。」皆余在故鄉時所隨見隨抄者也。

福州城南烏石山，有林木之勝，巖底多石。石色明秀，鑄以清水，諸形畢現：如莽蒼榛榛者，如老人撫琴者，如疏泉映月，窈窕而深者，如孤松拂雲，昂然千尋者，面閃耀如暮虹，而背幽邃如古宮者，如洪洋萬頃，茫無窮涯者，燭爛如紅花者，纏綿如繭絲者，最奇者，多暈紅之痕斑。嗚呼，往事且不論，即辛亥革命之徒，民黨濺血於茲者，碧暈猶未盡沒也，令人聯想及之矣。

烏石山有一高閣，爲陳伯潛所建，懸聯一對，爲陳氏手書。聯句「海到無邊天是岸，山登絕頂我爲峯。」極爲時人所傳誦，余幼年時讀書山麓師範學校附屬中學，課餘輒隨同學登覽風景，每於林間窺見羣山映隱，閩江如帶，帆影來去。少頃，陰雲驟合，對岸獨得日，村落城墟，更瞭然可數，雨降，江天乃混，江上小艇猶凌虛行，遠峯隱

塵如隔晨煙。余憩於閣，濃霧遠至，若托身雲際，不知去塵世幾萬萬里也。

方聲洞子明先生，幼警敏，有智辯，膽略過人，爲閩中世家子，既就義於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家中人無大小，皆痛惜之。其叔某，市儈也，獨懼株連，逢人必罵不肖。壬子全國光復，大事已定，家人爲先生開喪受弔，其叔復傲然語人曰：烈士乃吾姪也，人情炎涼，於此可見。

珊芝語余曰，昔吾家旁有一丐，勤而無以致其力，日過市，拾殘骨餘臚以食之。或憐而與之飯，則曰：余飽矣。又與之飲，則又曰：余未嘗渴也，或怪而問之，對曰：余不能自食其力，然亦不欲求食於人，殘骨餘臚，人所棄者，余食之，於心安也，聞之者皆曰：丐其癡乎！珊芝曰：介哉丐也，世之趨趨於權勢之門，屈膝於富貴之家，以儉生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

鄭某留學日本時，曾入同盟會，辛亥福州光復，回

閩任司法長職，頗長有法學，但胆量極小。以事與都督孫道仁意見不治，孫特在人前冒罵之，其人傳孫語於鄭，鄭大懼，急趨都督府，求見，欲面請孫道仁諒解，孫拒不延入，鄭徘徊室外，不知所措，低聲問閩者曰：「都督何語？」閩者曰：「都督微笑。」後孫道仁以二次革命時曾宣佈獨立，雖即又取消，但已爲袁世凱所忌，調之入京，孫大懼。既至京，即趨總統府求見，時袁世凱大權在握，好施威風，聞孫來，拒不延入，孫徘徊室外，不知所措，低聲問閩者曰：「總統何講？」閩者曰：「總統微笑。」天下事前後之相同，竟有如此者。

翁嫗閩之雞山鄉人也。余生既辟，嫗乃至吾家，受吾母命，爲余保氏，朝夕哺余，沐浴余，衣履余。余與嫗相處久，相愛深，稍不之見，則哇哇而哭，嫗離余，亦忽忽不樂。余晨偶晏起，嫗則愀然叩扉而呼曰：「時已晚矣；兒猶未興，懶耶？病耶？」入夜，負余環行屋中，歌田歌以悅余，其聲洪然如鐘，隆然如鼓，余就寢，嫗則旁床而坐，爲余談田家事，余睡，嫗乃去。其言曰：「田中盡禾

麥也，蒼蒼如海，茫然搖空際，有茅屋三兩，農人居之，多畜牛羊雞犬之屬，童子稚者與狗兒雞雛枕籍而眠，稍長，牧牛於野，倦則臥於其背，往來田畝間，熙熙然相樂也。』余聞之，輒曰：『然耶然耶？』余既束髮受學，嫗乃歸其家，然尚時時相見也。今旅居異鄉，相隔數千里，每會舊事，常愴然心悲。嗟夫！嫗猶徜徉於青山阡陌之間歟？姊氏語余曰：『余前年歸閩，翁嫗聞之，步行數十里，來問弟之近狀，聞弟安，嘻嘻而笑。』姊氏又語余曰：『嫗愛稚子，然性極剛強，嘗役於某氏，操作不合主人意，主人怒且叱之曰：『爾糊口者，乃敢如是！』嫗勃然曰：『糊口！糊口！天下之大，誰非糊口者耶？』近世之人見權勢者則慄然而懼，脅肩屈膝以承其意，若奴婢焉，嫗備也，而能如是，足以愧之矣。』

代 郵

薛 斯 先 生 ：

寄來隨筆，頗饒興趣，富掌故。

望陸續擲下，以便按期發表。

編者

曾仲鳴先生近著

# 藝術與科學

實價三角

全書分『藝術與科學』『藝術與民衆』等十四篇，約五萬餘字，用道林紙精印。著者議論透澈，文筆生動，詳述藝術與科學的關係，以及和人生自然的關係。空白處，更填以著者小詩，別饒風味。愛好藝術者與愛好科學者，幸勿失之交臂！

上海環龍路六十二號

總代發行處：未 央 書 店



# 父 親

德國佛蘭克著  
段荷汀譯

洛伯爾在一個德國旅館的飯廳內當侍者。平常的面容，淺褐色的頭髮。當他在那種恭敬的鞠躬中，筆直地站在客人面前，去接受一種訂菜單的時候，就有一種思想在他的腦子內環繞着，每一種另外的職業，都使人用着人類的尊嚴更要名譽些去容忍。

那向他擲過來了的酒錢，如像挨一個耳光一樣，然而還要應當去謝謝他。當一位客人把這酒錢給來時，雖然那客人要比這接受者貧窮些，然而從洛伯爾的受了損害的人類尊嚴那裏很顯然發生地了藐視之心，所以有時使他增加了復仇和大膽的心理。這事情就這樣辦，就是說洛伯爾把酒錢向這樣的一位客人遞回去。對於去容許那些高尚的客人們的記帳，這在他那裏是一種救濟。

在一八九四年他的妻子得了一個無益地等了很久的兒子。洛伯爾的情愛都放在這個孩子的身上。這孩子得着一切東西：一間小孩的房間，消了毒的嬰孩牛奶，一架有雀籠的小兒車，一座白漆的假小屋，洋娃娃。過後一些時

間又得着小孩玩的小汽機，火車，輕氣球，鼓兒，指揮刀，小汽鎗，鉛制的兵士。再後一些時間又得着小手杖，一套海軍服和一頂海軍帽，在帽上寫着「霍漢錯羅號的海軍」的字樣，一個牛皮製的書囊，一把有紅色和白色的珠子的算盤，一個彫刻的石筆匣。

兒子有提琴的功課，並且還要去學習鋼琴。許他進中學去研究，不要去當侍者。兒子在十歲的年紀，就有一架腳踏車。在十二歲就進了愛國青年聯合會。

洛伯爾的生活就消耗在兒子的生存上，每個工人的價值就是他的薪水，這一句話就變成他的人生觀了。洛伯爾飛跑去執行訂菜單的任務，鞠躬，為酒錢去謝謝，鞠躬，感謝，節省，存儲，計算，勤勞，小客室的侍者，然後昇成侍者首領，把清靜的房間指派給那些幽會的男女去住一兩個鐘頭，對於他的兒子，把眼睛閉着沉入到愛淵中去，把兒子送到大學去，而他是變成灰色的頭髮了，很喜歡去服務，對於他的兒子他很幸福，得了百張兒子的照片，把

兒子的小孩衣服和玩具，小指揮刀、小鎗，鉛製的兵士統統保存起來。那上面有「霍漢鎗羅號的海軍」字樣的小海軍帽也保存着。

兒子是二十歲的年紀了。在一個禮拜二的某一天，他被徵去當兵，半年之後就得着一個鐵十字勳章。

在一九一六年洛伯爾得有兒子陣亡的死耗。是光榮的亡。

一個世界是被破壞了。

這個受破壞者常常唸着：『死在光榮的戰場上。』他把這張單子是擱在錢包內鈔票的中間的。他唸着牠，當一個陌生人來要求一間房間的時候，當他站在打檯球的角上而去尋着客人要訂飲食的時候，當他被鈴子招呼去，經過一段長路跑去的時候，他也在唸着牠，當他在未進門之先，與乎在他把付了的帳和酒錢拿在手中，又依然離開房間之後，也在唸牠。他在廚房內，在酒窖中，在廁所裏，都在唸牠。『死在光榮的戰場上。』光榮。這是兩個字湊成的。這兩個字在一塊形成一種從這樣地獄般的權力來的欺騙，使整個的國民為這兩個字去興奮，而他們自己牽入

到那最可怕的痛苦之中去。

那光榮的戰場不是顯然而明瞭，洛伯爾是不了解的。在那裏沒有田野，阡陌，平疇，沒有雲霧，也沒有空氣。這是一絕對的虛無之鄉。他應當停留在那上面的。要在他的整個生命之久。在他的後面沒有甚麼，在他的前面也沒有甚麼。洛伯爾站在這虛無鄉的中央。

他的手去侍候，去給收條，去接受酒錢。為的甚麼呢？這已經再沒有鈔票了，他的儲簿是為那光榮的戰場，而這光榮的戰場却是不易了解的。

洛伯爾依自己的願望把那些最好的房間，照定價的一半租給人家，還同時給人家一間客廳，一間浴室。因此就貶為客室侍者了。在飯廳內若是客人們嫌帳開得太高的時候，他毫不反對地把高價的菜和酒都減價給人家，當其在旅館的大廳內舉行一個宴會或者一個集會的時候，他就去幫助一切。

還有比被社會的地位所排斥更要漠然的嗎？這一切祇是那光榮的戰場。祇是那絕對的虛無之鄉。

他常常在他的兒子的房間內，去把照片，小孩服，小

指揮刀，小銅鼓，小鎗，鉛製的兵士等等物件收集攆來，並且對於這些褪了色的破損了的遺物，感覺不去觀看一樣，他如像走進來時一樣自動地又走出去。

洛伯爾在一種如像機器般動作的狀態中，繼續了一星期之久，一直到有一天人們覺得他又有力氣去感觸着痛苦時為止。他的手擦掉了兒子的像片——是穿着步兵軍服，雙手舉鎗的樣子——洛伯爾如像被一個汽槌打中了一樣，驚呼着倒在地上。內心露出來痛苦與熱愛，洛伯爾喊叫着。祇有一次，完全是很短的。

感觸着一點難言的，他從痛苦中拔救出來了。

當他的妻子想用着在那些感觸同樣痛苦的殖民地貨物商，麵包商與乎鄰居的女子們那裏學得來的「現在應當忍受着，因此就可以滿足了。」等等話語，去安慰他的時候，在洛伯爾那種危險的瞬間的眼前，嚇得來把這些話退轉去了，各人依然沉默着。

洛伯爾也默默地做着人家指揮給他的工作。人家因為他讓那些常常沒有給帳的客人跑走了的原故，想把他貶為旅館咖啡廳的端水的雜役，而他明聲也是願意去作的。

洛伯爾知道要發生一點事情的。因此他忍受着這種可懼的平靜。在他那裏不發生甚麼嗎，這怎麼可能呢！他不能再失掉嗎？然而在這裏已經失掉一切了。他在那種人聲呼喊之下，轉變成爲一種感覺銳敏侍者了，這種可怕的高聲的呼叫，是痛苦和情愛在呼叫嗎？爲着這最少的原因，能夠把這老實人破裂。然後呼聲發出來了。

他把這小鎗和指揮刀拿到旅館這裏來，並且放到鋼琴的後面。當他祇要把這些玩具看着時，那罪咎使他痛苦。但是當他去侍候一位掛着戰爭勳章的排長時，他的手也不攪抖。

有一天當一隊愛國青年團——這是一些老成人的，肩着鎗的少年——從街上走來，打旅館門邊走過，唱着「我不能給你握手，因爲我恰恰握着鎗的……」這個歌時，那罪咎的覺悟，很熱烈地在洛伯爾的心中刺着。因爲他也是把這種歌教給他的兒子的，所以要教的原故這是他屬於父親的尊嚴的關係。

他在一種狂暴的興奮之中站在旅館大門的下面，並且感覺他的跳躍，要在那些打從這裏走過的青年上面，做一

個跳到空中去的跳躍。因為在那些少年的後面，在那戰後

前，立着一點不可捉摸的：一種不顯明的，無形的敵人。

上帝把他從跳躍中阻回來了。上帝在這一瞬間把他捉住了，在這時敵人將變成可以捉摸了，洛伯爾這樣感覺着。

有一天他把敵人（這在人類自身之中，不是把他除外的）認識得這樣的清楚，他的眼已變成一個覺悟罪咎的殺人者的了。在那時那狂怒的眼淚在眼睛後面擠出來了，當他看見一個少女把她的未婚夫失掉，一個婦人把她的丈夫失掉，一雙父母把他們的兒子失掉的時候，然而他們在微笑，好像永遠能夠去喝一杯啤酒一樣。

一位把她晚年的支持，把她的希望、把她一切愛之中心點——她的獨子，在光榮的戰場上毀壞了的母親向洛伯爾說着現在應當去忍受着，因此就滿足了，的詰語，他癡狂狂握着頸子。

上帝撫摩着這個侍者的手，並且把那忽然被愛所震動的母親的指頭，輕輕地放在肩頭上，這老太太沒有罪咎，她不是敵人，並且也不是她所說的話，而是在這話的後面所立着的，這是一點沒有在這裏的。這就是沒有存存的愛。

這殺人的罪咎覺悟者，把那小小的父愛燃盡了，那嗎，那偉大的愛底原來的感覺，能够在他那裏出現了。

在最低的屈服中，他立在無窮的愛力之中去奉行他那小侍童的工作，把水向客人端去，把玻璃杯漱淨，當叫人鈴呼喚他的時候，他就走到旅館的大廳中去。

鎖匠，泥水匠，細木工，洋鐵匠，裱糊匠，玻璃匠——一些疲勞的男子，簡直像一些毛髮亂披，可怕般醜陋，有人眼的動物——充滿了旅館內大廳：這是建築工人聯合會在開他們的年會。

洛伯爾給那站在講檯上的演說者帶來一瓶水，並且淚在鋼琴上，在這後面就是放着小指揮刀和小氣鎗的傾聽着。那個人說明今年為失業和生病的會員的補助金，是將不能支出。因為好像沒有捐款的收入了。加之人家把不間的補助金都寄給那些在戰場上的會員了。這些存儲金是用盡了。銀箱是空了。

七百個幽閉而沉默的七百雙眼睛，無救助的樣子把演說者看着。這些廚房的鉢子是空虛的婦人們，這些男子在戰場上或者已經陣亡了的婦人們，得着紅色斑點的面頰了。

。那兩年以來橫放在全歐羅巴上面的大鐵板，現在也明顯地放在這在痛苦和災難中的七百個墜着的獸上面了。

一個年青的小人，把那放在檯上的鋼竿後面的小氣鎗取出來了，把鎗柄放在他那灰色的面頰邊，向着下面那七百個不動的男人和婦人描準。通通都向着那白鐵皮做的鎗口聽着。

外邊戰場上有千百萬站在罪惡中的人，把鎗對着另外的千百萬站在罪惡中的人描準。

在那時洛伯爾做了一種跳躍。這是一種完全遲慢的跳躍。他如夢遊者一般向這小人那裏走去，把這玩具從他的類邊拿開，並且走上前去，一直走到檯邊為止。

當那演說者在喝水，並且在整理他的結算單的時候，洛伯爾說道：

「此地是一管鎗。這就是我……就是我自己替我的兒子買來的。因此他就拿去玩耍過。因此他不自覺地把情愛從他的心中玩耍出去了。因此他學習過射擊。我教過他射擊和殺人。我的兒子是陣亡了。他是死去了。我就是他的殺人犯……父親的尊嚴，榮譽心，輕率與習慣讓我變成殺

人犯。自然我是做過了，而你們也是這樣做過了的。你們之中有些人也把他的兒子失掉了。」

洛伯爾把這小鎗對着膝頭折斷了，很安詳地把這兩截放在他的腳下去。這是在十五年以前就應當這樣做的……你們做過了嗎？……那嗎你們也是殺人犯了。

我們的男人和我們的兒子向着男人和兒子射擊，那邊的男人和兒子射擊着我們的男人和兒子。每一個在家裏留着的人希望着，我的男人和兒子要轉來的，另外的人能夠陣亡而去世的。

這樣的希望，祇有狂妄的人纔能去願望……我問你們：這還不是殺人犯嗎，就是說他教唆一個無罪的孩子，應當第一就去一個殺人者，在這孩子自身被殺以前，像這被教唆的無罪者，若是他把一個同樣的被教唆了的無罪者射死的話，這還不是殺人犯嗎？現在在歐洲就沒有人不是殺人犯了！……我們是被蒙蔽而變成殺人犯，因為我們所相信的敵人是除了我們以外去尋求的。不是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並且對於這些也不是德國人，却是在我們自己之中就是敵人。所以我們在旁的人們之中去看敵人，因

爲實際上的敵人就沒有在這裏的原故。那情愛之不存在，就是敵人和一切戰爭的原因。整個的歐羅巴在哭泣，因爲整個的歐羅巴再不能相親相愛了。整個的歐羅巴是發狂了，也是因爲不能親愛的原故。

或者這還不算瘋狂嗎，當你們對於那種報告：「有兩千法國人的死屍，躺在我們戰線的前面，」而去歡喜的時候？那些在巴黎的居民不算瘋狂嗎，當他們對於那種報告：「有兩千德國人的死屍，躺在我們戰線的前面，」也去歡喜的時候？

若是我們的兒子陣亡了的話，我們在痛苦之前去呼喊或者是不流眼淚呢。若是一個法國人陣亡了的話，我們在其時就同樣地在痛苦之前去呼號了，因爲我們不相愛的原故。有一個人，他沒有害過我們，而去陣亡了，在其間我們不去感念，那末我們就是瘋狂了，這個陣亡而死去了的人有一個母親，父親和妻子在痛苦之前呼號。一個人是願意喜歡去生存的，而却應當去死。爲甚麼？甚麼原故？我們讓他去死，就是他的殺人犯，因爲我們不相親愛了。

洛伯爾在說話當中用手做了一個很小的工作，而使那

白色的飯巾垂下去了。這也是太難，於是人們把自己所感覺的所認識的，而去報告另外的人的時候。同時這整個的集體是這樣的簡單和自然。但是人們把自己從自然那裏離去。他們簡直把情愛忘去了，如像人家把他的傘放着一樣。

「是的，祇需要去親愛，於是就再沒有射擊落下來了。然後和平也在這裏了。然後我們是地球的孩子了；整個的大地是在哭泣，因此人們一定覺得大地是恰好去講愛的。若是歐羅巴將要笑起來的時候，一切都全失望了，因爲整個的歐洲是在流血的原故。但是在歐洲沒有那一座房屋中沒有流淚。這就是愛，從人類的眼睛哭出來的愛。因爲牠是從人類的心中排擠出來的原故。

「你們怎麼辦呢，若是現在這一瞬間之內，有一個陌生的人走進大廳來了，把你們之中的一個，這是他從沒有看見過的，用刺刀刺進腰身中去？你們將不了解這個狂人，你們的男人和兒子完全像這樣去做的：男人和兒子也去用刺刀刺到從沒有看見過的人的腰身中去，這個被刺穿了的人高叫起來後，彎身倒下去了，他怎樣加害你們的兒子呢？而你們的兒子，又怎樣用刺刀刺到腰身中去加害

他呢？……你們已經想像過一次，在那種方式上你們那邊非常之歡喜去生存幼子應當去死呢？……姑娘，你去描畫你的未婚夫的最後的眼光，他是受了傷，在多熱的暑天中掛在有刺的鐵絲網上，渴望的樣子有六個鐘頭之久了。你想像他那種特別延長的最後的眼光。」

「太太」洛伯爾向一個變成浸白色的女人輕輕地說道，而使所有的七百個人都聽得着，「你所愛的，而又給你麪包和孩子的男人，是怎樣加害於人家，是用刺刀刺進人家腰身中去的嗎？」

這個婦人啜泣着，她的頭沈到挨着她坐着的人的肩頭上去了。

「人類是瘋狂了，真真是瘋狂了，因為他們是把愛忘去了。並且因為他們把愛忘去了的原故，所以他們相信一切都是應當這樣的，我們的人民如我們所看見的一樣，僅僅祇是用殘廢人與乎遭着不幸的小孩，婦人，和老人、而形成的。若是現在人家從戰場下把手臂和腿腳，分離了的肢體，千百萬毀壞了的死屍，在其中也有你們的兒子和男人，拿來投在你們的街上，擺在你們的眼前，而你

們還這樣去說：應當去忍受着，因此就滿意了嗎？或者你們結果將預備去親愛而得甚麼樣的結果呢？然後你們最終將這樣說道：我不願意生存嗎？若是不許我去講愛的時候？你們將去理會，那些禁止你們去講愛的人，就是敵人嗎？人類的敵人！國民的敵人！你們沒有看見那屍骨堆積的山嗎？他們是放在他們的眼前，是堆在你們的街上，而使車輛都不能駛過，並且你們也不能開步了。你們的兒子！你們的兒子！你們的男人！父親！是血肉模糊不能辨認了！」

從大廳的中央發出一聲叫喊來。後面在大廳的進口急響着一種獸類般的呻吟。一位老人是手捧着額頭倒下去了。一位少女離開凳子的行列，她是驚恐極了的樣子跌在地上去了。

「我們不可以自欺得更久，而去說，祇有沙皇，沙皇，英國人是有罪的。」洛伯爾把那拿着飯巾的手慢慢地放在胸上說道：「我是有罪的。你是無罪的。和你……因為我們也像沙皇，英國人，德皇，富豪軍閥們一樣把愛忘了的。你們自己承認有罪好了，因此你們纔能夠依然與愛

發生關係。祇有誰在此地覺悟去認罪，纔能赦他的罪而依然去得着愛了。

現在是知道在愛的本身內附着有一種很嚴厲的戒律。那愛說道：誰個不講愛，就是罪惡，並且應當退避，因此愛在地球上再不能佔有地位了。我們因此就願意去死亡，而愛就能讓渡於歐羅巴的政府了。」

在下面大廳中的人們走了。

洛伯爾是想講下去的樣子要散會的樣子從講檯上跳下來了。一切的人都站起來了，通通向他擁擠去。

「愛之戒律是這樣的：誰個覺得自己沒有罪過，那罪過就不要他擔負，不講愛是我們的敵人，並且應當退避的。這就是規律，新的規律喲！你們已經所失掉的一切，再也不能失掉了。」

洛伯爾的話語加入在千百個重複唸着的聲音之中去了：「一切都失掉了喲！我們再沒有甚麼去失掉喲！我們，是再沒有去失掉的我們：沒有！沒有！」

當他們穿過街道走去時，消息已經傳佈出來了。前面是那個侍者，沒有戴帽子，穿着那油光光的晚禮服，飯巾

拿在手中的。「他們願意和平。他們願意和平。」

女店員——變成孤獨的未婚女——離開櫃檯也加入此中來了。兩個年老的揩拭着商店大玻璃窗的工人，讓管理者站在那裏，各人也加入隊列中來了。那電車上的開車人，聽見「和平」這兩個字，也從車上跳下來加入到隊中來了。那些乘車的客人也加入了。在幾分鐘之內這隊列增加三倍。當洛伯爾到達廣場上而站在井槽上演說時，已經增加到十倍之多了。他的嘴巴在一種字句清楚中，把最後的話語向着天上翻動着：「這已經是把斧頭放在樹根邊了。因為這個樹沒有生長着很好的果實，所以要把牠轟掉投到烈火中去。」

一位年青的婦人站在那裏，也是微笑，並且唸着「和平。」那些從車站來的旅行者忘去了一切的東西，也加入此地來了，這羣衆向前移動，是充滿了火燄，是迅速的樣子，燃着信仰之火。一羣請假的兵，他們是穿着適於野外勤務的武裝，槍是橫掛在背上的，眼中充滿了戰場的慘象，也加入隊中來了。那些年老的母親們幾乎都同來了。孩子們驚訝得來臉都瘦削了，像大人一樣地加入來



了。一位年老的巡察，有一個灰色的鬍鬚，右臂上纏着黑紗，生着一雙溺於宗教的眼睛，也加入隊列中來了。那些對着這個隊列來的人們，各轉身過來充滿了熱心加入了。騎着自行車的人們在街上嘈吵着。「願意和平啲！」酒館是空着的。工作場，建築場都是空着的。運轉機是靜靜地立着的。一部分執着槍的兵士也急急地跑來參加。親愛的歌曲在進行的步調中唱着。病人從床上走下來，拖曳的樣子走到廳邊去。有一基羅米突之長的婦人隊列，傾斜地動

着，互相擁擠追逐地撞隊中來。

一個二十歲的青年——額上表現着迷信宗教的樣子——從一個擠滿了人的小巷跳出來，向着那個侍者跑去接吻他。他那熱烈的眼光，把心扉打開了。

全城都興奮起來了，吶喊着這兩個字，「和平啲！」這所說出來的兩個字變成千萬聲音的，有力的歌唱了。一切禮拜堂的鐘聲都震響起來了。

## 落 葉

林時瑛

落葉聞歸雁。

江聲起暮鴉。

秋風千萬戶。

不見漢人家。

我本傷心者。

登臨夕照斜。

何堪更啣血。

墮作自由花。

# 虛 偽

平君改譯

時間 某夜

地點 花園街一號袁宅

人物 1, 賊

2, 袁世祥

3, 袁太太

4, 新聞記者

設景 袁宅一間住室。台左一門，台右一窗。中置圓

桌。四圍有椅。桌上放有茶具點心及煙碟等物。

窗前置一梳粧台，化粧品陳列其上。圓桌後有五

斗櫃。上置電話機花瓶像片等。迎面牆懸掛山水

畫一幅，兩邊配以對聯。牆兩隅各擺三角架一

個，架分三層，每層有鮮花一盆。由表面看來，

全屋陳設實屬富麗，非常雅觀。

(幕起。全屋黑暗，少頃門啟。賊持手電燈悄悄入。

延牆巡視，直至電門處而止。轉瞬室內光明，賊衣帽整

潔，毫無俗氣。審視室中各物，無一稱彼心意者。啟視五

斗櫃抽屜後，更露出失望色相。門外忽有腳步聲。賊聞聲

欲退至窗簾後。旋變方針。泰然走至門前立定。袁太太嫻

嫻入。見賊大驚而退。良久門復啟。袁世祥探入半身，四

向觀察。見賊嚇得面如死灰。)

賊 你們不用害怕。請進，請進。(男女全上。)這麼

早就回來了，我真沒想到。今天的戲不好，是不

是？(停)別淨叫我一個人說話，你們也張張嘴。

自然嘍，我一個人也可以說下去，究竟還是一問一

答的那類談話有意思。你們若是不知道從那兒開頭

呢，可以先問問我「你貴姓？」「你吃飯了沒有？」

「你一向可好？」……

女 你，你，(恍然大悟)你別是一個賊吧！

賊 一點不錯，算你有眼力。我是一個賊。你呢？我想

是本宅的太太吧？你還也是一個賊？

女 糊說！這兒是我們的家。世祥，你有什麼傻站着？

抓住他，別叫他跑了。(向賊)你拿了我什麼去了？

拿出來，還我們，咱算沒事。（賊不理）世祥，搜他腰！

男（始而不知所措。終而昂頭挺胸，其勢兇兇）我的太太說你是好話。快拿出來，沒事。別等我動武力。也用不着動武力。再說了，就是動了，還有你佔的便宜？

男 你以為我們處於束手待斃的地位了！好，我不拿出點真傢伙來，你也不怕。（由衣袋裏掏出一個很亮的東西來，彷彿是手槍，可是他握在手裏不露形像。）

賊 那是眼鏡子！拿過來我瞧瞧。（順手搶過）這個眼鏡盒兒太講究了。也許比我的那副鏡子好。（開盒，取鏡，試帶。）咳！玻璃鏡片，不值錢，拿回去。你別來唬我。你身上並沒有手槍。我也沒有。我出來做買賣的時候，向來不帶傢伙的。我知道你的手槍在那抽屜裏。嘿，你的抽屜為什麼那樣不乾淨！東西亂七八糟，塵土老厚。抽屜外邊倒擦的很亮。可是裏邊真髒。因小知大，由這一點我就曉得你的

為人。儘好外表，不顧內容。這個毛病得改。——

難得你也沒想到不定那一天就會有賊來嗎？他一拉開抽屜，着見裏邊又髒又亂，你也不怕他笑話你嗎？我告訴你，我打開那抽屜的時候，我就嘆息了半天。現在的人都是虛偽，只講究皮毛。論起來真的，一點也沒有，你要愛乾淨，愛美觀，應當先從裏往外作起才對。那一種「驢糞球兒外面光」的事以後少作。那就事不誠實的一個徵象。

女 你教訓够了沒有？憑你這樣的人跑到這兒來講誠實！跑到我們家裏……

賊 這兒才是講誠實的地方了。古人說的好「先治其家，後治其國。」凡事先從家裏做起。

女（向男）你就站在那兒聽他扯，由他信口開河？去抓住他，我去打個電話。招呼警察來。（走到五斗櫃前，拿起耳機）

賊 你打不了，別費事。

女 什麼？你把電線割斷了嗎？（放下耳機）

賊 用不着我來割，電話局早就割了！我沒來以前，我

就打聽着了你們這兒電話不通，不用問，大概是電話費沒有按月交納原故。你們不該把那筆款項移作別用。還是管前不顧後，這個毛病總得改。

女 (大聲喊) 世祥，你就站在那兒聽他侮辱我們，你平常跟我吵架那些精神兒都那兒去了。

賊 別喊，行不行？先坐一坐(吃桌上放着的糟子糕)對不起，我不能分給你們一點吃。你們這兒能吃的就是這兩塊糟子糕。可是地陰子裏啤酒倒不少，我不贊成青年的男女喝酒。以後你們可以拿啤酒的錢多買些糟子糕。

女 對了，買好了留着給你吃！——世祥，你還叫說下去麼？受你的教訓還不可以，現在還要受一個作賊的教訓！

男 喂！我說你真喜歡教訓人。既然如此你當日不該入作賊的這一行。有你這樣的口才，做個牧師傳傳教，或是在宣講所當一位宣講員演說演說，你一定會大出風頭的。

女 別跟他費話，憑你那高的身量還怕他嗎？動手吧！

賊 (冷笑) 身子高，紙老虎！(惘嚇男，男畏退。)

女 你看，他這樣看不起你。來，咱倆一齊動手，我幫你打他。

賊 自然你要幫他的。因為你準知道我這個賊決不會對女人還手。俗語說的好。好男不同女鬪。「盜也有道，」

女 (喊) 你這一類的人還講「道」？

賊 又叫喊，咱沉沉氣，行不行？我們坐下安安靜靜的談一會，談完了我就走。

女 對了，等你把我們訓够了。你一滾。對不對？

賊 「滾」字用的可不當！

女 世祥，我不懂你爲什麼還叫他在這兒擾。我招呼咱們的鄰居來。(欲開窗)

賊 得了，招呼也沒有人來。你們左邊王宅全家都上了北平去了。右邊李宅今晚出去看戲，一定還沒回來。你欺負我不成，我全知道。說你先坐一坐——太太，你貴姓，我還沒領教！

女 我們姓袁！

賊 袁太太，你先請坐。(停)哦，姓袁。「袁世祥！」

(向男)莫怪你名叫「世祥」了。袁世凱別是本家吧？

女 我們倒是本家！(得意)

賊 我早猜到你就那句話，還是虛偽。你們是本地人

，袁世凱是河南項城人，那兒來的本家？照你這樣

認本家的法子，恐我四海之內，真要皆兄弟也？請

坐下袁太太！你不坐，我也不好意思的坐。(女氣

坐吧)對，謝謝你。(自坐)可能休息一會兒了！

站的我脚痛。(取出煙捲讓男)吸一支煙？(男受)

你呢，袁太太？

女 (欲取急縮手)我不吸。

賊 對，不吸煙頂對。我是老古板，討厭女子抽煙。不

雅觀的烈害。我家裏的女人都不吸煙

女 你怎敢拿你家的女人來比我。我如何能跟她們一樣

。把煙捲拿過來，我偏要吸一支。(取煙)你這個

煙盒真講究。不用說也是偷來的嘍？(將煙點好，

狂吸。)

賊 有眼力，是偷來的。就是你們斜對過劉局長的。常

看見他拿着。？(注視男女看這個神氣，你們跟他

不大熟！沒有來往！(女氣)難怪，他是誰，你們是

誰；現在的人就是勢力眼。其實他是個局長又該如

何？也不過兩眼一個鼻子，還比你們多一個腦袋？

哼！(安慰的語氣)我對你們表同情。沒有別的，你

們雖然得不着認識劉局長，今天晚上至少你們可以

認識他的煙盒。(舉起煙盒。作介紹勢。)這是袁太

太袁先生。這是劉局長的煙捲盒，女怒，擲煙捲子

地。)

賊 煙不好麼？

女 我不收私貨！

男 (看男，男正吸煙)別這樣說，叫世祥怪不好意思。

賊 煙是真好，○一輩子也沒吸過這好的煙。(女生氣)

再給我一支，(賊授煙男受)說真的，我們跟劉局長

倒是不來往。(女更氣。)

賊 對，世祥。總學說實話，作實事，免去虛偽。別跟

——哦，別跟壞人學(斜視女)

女 誰是壞人，你說？(賊)誰是壞人？

賊

(兩手按耳)小聲些，袁太太。誰好誰歹，自有公論，用不着吵嘴。咱談公事吧！(男女全駭異)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就是你們叫我拿什麼東西走！

女

「叫你拿什麼東西走！」世祥，你聽聽。叫他拿什麼東西走！。「叫他拿什麼東西走！」

賊

就可以說一次還不成，總要再來一回！

男

對子，總要再來一回。不但說話要重複，就連偷東西也得重複。還是請你下次來了再帶東西走吧！

賊

我早知道你們還得叫我多費唇舌。你們聽着，若是我馬上就走，一點東西不帶，你們以為如何！

男

再好沒有了！再好沒有了！

賊

未必！你留神聽着。譬如我現在空手走了。譬如到明天早晨，公安局各報館得到風聲了，說花園街家家都被盜。就是袁宅一家沒丟東西。譬如大家一查點所丟的東西，不是古玩字畫，就是珠石玉翠，無一件不是奇珍，無一件不是寶貝。總而言之吧，大家的輿論都說這個賊一是位鑒識大家，不是小毛賊子，拿什麼都當好的，既然如此，大家就要問了。

爲什麼這個賊獨獨的不拿花園街一號的東西呢！這

很容易回答。就因爲花園街一號沒有值錢的東西可拿！(男不語)大家都要笑話你們。最討厭的，你們

四鄰都要看不起你們(問男)你不是還要在社會出風頭嗎！你不是還要跟劉局長要好麼！那一來豈不

是自絕生路！劉局長早就看不起你們，拿你們當窮鬼。不過他究竟不知道真像！我這次空手一走，立

刻蓋着他眼的那張紙就撕破了！赤裸裸的他把你們瞧了一個透。所以你們懂了。我不能空着手走！爲

你們想，我也不能空着手兒走！你們明白麼！——現在你們想想你究竟叫我拿什麼呢！

男

說的有理！本來是一件沒理的事，叫你一說就有理了！——喂，你別是當過律師吧！

賊

我倒是研究過法律。可不是因爲要護法，而研究的。我讀法律就是預備着將來怎樣的可以犯法而不挨罰！

女

你方才說的那些話都是無用。你不拿東西走，我們也可以說你笨了。我們可以給公安局送一份假失

單。

對呀！

又是虛偽，撒謊作假！我對你們的道德觀念完全失望。現在我沒有工夫管你的私德。我還是說公事。

譬如我空手而歸，回頭你們報了一個假失單。這也未爲不可。可是——以後我被探訪員捉住了。你以爲我會承認我所沒偷的東西麼？我不那麼傻！就讓捉不住我，難道你們家裏的下人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沒有什麼嗎？誰能靠得住他們準不洩露機密？萬一不幸人家知道了你們這種欺騙的行爲，那誰還睬你們？這種危險冒不得！再說了，假造失單，妄言被盜，官廳裏面知道，罪加一等；

（向女）還聽見了沒有，罪加一等！（向賊）喂，我打聽打聽你，若是主意不是我出的，也罪加一等麼？知而不舉以合謀論！俗語說的好「官法如爐」，這種危險，是冒得還是冒不得？我叫你們自己說！我真不懂爲什麼一般人只看被盜的害處，而看不見被盜的好處？比仿吧，一個女人丟了一串玻璃球的練

子，值一兩塊錢，三天沒找着，立刻就值二三十塊

錢了。過的日子愈多，練子的價錢也愈大，甚至於以後實在找不着了，她琉璃球的練子也變成了珍珠的練子了！她的聲望立刻高了許多。誰不曉得某某人丟了一串珍珠練子！誰不說：「人家够多闊，珍珠首飾平常就帶着玩兒！」我告訴你們說，就讓以後有人把她原丟練子找着，她也不認是她的！這就是被盜的好處！其實我們作賊的是不希望特別報酬的。只若你們別恩將報仇我們就知足了。就講現在吧。你們這兒沒什麼值錢東西值得我拿的，可是我空手走，你們就要丟臉。我盡力的給我想辦法，替你們尋出路，然而你們怎樣待我？還老以爲非我要搶你們東西不可！還老拿我當賊待！

對不起你，我們早還不明白你這一番苦心。

（想想）有什麼可以叫他拿的呢（向賊）你想拿什麼，我先聽聽？

「我想拿」？（怒）我什麼也不想拿！問題是你請我拿什麼。自然嚙你不能希望我把你們馬桶帶着！你若

一時想不起來，我幫你想，那個可以，我來看。  
（巡視）你當年結婚沒有嫁妝嗎！

女 我沒有。「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衣。」

沒有也罷，有真材實料的東西都行，金表，銀杯，古磁，老畫，都可以，我就不喜歡假貨。

這兒是一套正江西磁的茶具，你可以拿去。（指桌具）

賊 （看茶杯底面）「真正江西磁」我才曉得德鎮不在江西而在日本！這明明印着 Made in Japan！你以為

我不懂洋文！好！（氣着放下茶杯）

女 你白搶人家東西，還這樣吹毛求疵的！

賊 （氣，欲走。「白搶」！完！我的帽子呢再見吧！

（戴帽）

女 喂，先別走哇！好商量。你別赤手空拳的回去！

賊 你們大不識好歹，改天見！（又欲下）

女 （拉賊）方才算我失言了！

男 她既陪了不是也就完了，何必生這大的氣！再說她也沒說你別的，就提個「白搶」！若是你聽見，她時

常罵我的那些話，你簡直就不用活了！

賊 咱倆不一樣！我沒生來挨罵的骨頭（站住）好吧，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快說叫我拿什麼！（女把賊的帽子奪過來，放在一邊。）

男 你瞧這個瓶怎麼樣？人家都說是康熙年間御鑲裏邊燒出來的。

賊 你留着吧：康熙！你為什麼不說永樂？知道永樂是那一朝麼？那個瓶中原公司有的是，定價三元七毫五。這些事別騙我！（男默默）

女 你喜歡古畫麼？我們有一張畫其昌的山水。

賊 行。那兒呢？拿來！（女指畫）那個——不成。假貨兒。

（拿起一個銀框小像片）這張像片在我是非常的寶貴。這是我姑媽當初給我的。我花了好多錢鑲的金鏡框。你若喜歡你可以拿走，

賊 （懷疑）這是金鏡框？這是你姑媽？衣服倒真漂亮；年紀也很輕……

女 這是他沒出嫁以前照的。



賊

(仍懷疑)怎麼你的面目一點跟她相彷彿的地方也沒有?——哦，我明白了，這是從前孟小冬的像片!你現在還想騙我，(找帽)我的帽子你藏在這兒了?

(欲下)

女

先別忙走。我是試一試你知道真假不知道。

賊

我看你們這所房子裏，除去我剛吃完了的那兩塊糟子糕還算是真的，其餘全是假貨!

男

事已至此，再玩手段也無用了。我着簡直我把楊繼盛寫的那張字畫給他就完了。(向賊)你不是愛真的麼，那是真的!

賊

好，拿來我看一看。(男下取畫)

賊

他去拿字畫，我趁這個工夫來問問你。你們聽差的告訴旁人說你們去聽梅蘭芳去了。既是看戲，爲什麼沒看完就回來呢?

女

我們告訴他叫他對來找我們的客人說是聽戲去。其實我們沒去，只到公園坐了一點鐘就回來了。還是假!我勸你存幾個錢，梅蘭芳的戲可以看看

男

(拿着字畫入)你來瞧瞧，真的吧?

賊

(細看)這個末，還有變成真的可能性。捲起來，包好了，我就對數着帶牠去吧。(男捲畫)

女

是看你這笨樣兒，連字畫都不會捲!我來吧!(女接過字畫。旋向賊)你不要包起來麼?

賊

勞駕吧!

女

這裏沒有厚紙，等一等，我就來!(帶着字畫下)真對不起你，我這裏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奉還你。區區這點意思，你居然納而不辭，我實在感謝你。

男

只若你們倆從今不再虛偽，那就算我這一晚上沒白來。

賊

楊繼盛的那幾個字也可以值幾個錢?

男

若是真的，可以費兩千三千的。只拍未必是真的。不會假。

女

(持字畫上。已捲好)。拿好呀!(給賊)

賊

多謝，咱後會有期!(欲下)喂，你們聽，外邊有人叫門!

男

快藏起來，也許是警察!

賊

不用，只若你們不告訴他們，一點事都沒有!

男 我一個也不提。(出)我去看看是誰。

賊 你提不提呢。你可以對他講我是你們的朋友。

女 那豈不是虛偽？

賊 你已經虛偽了半生，何妨再說一次瞎話？再說了。

女 凡事都有例外。

女 好吧，照辦！

賊 一言為定！(男上，隨後一位新聞記者)

男 請進來，這位是民報館的訪員王先生——這是賤

內。

訪 賊，袁太太！

男 (向賊)這是——哦——這是——

女 這是敵友賈先生！(向賊笑。向訪)請坐吧！

訪 好。謝謝。(坐)今天晚上你這條街上發生了很大的

盜案。各大門戶沒有一家不丟東西的，依我看來，

這個賊一定是一位天字一號的大盜賊家。因為他拿

走的東西全是珍奇的寶物，例如古帖古書，珠寶玉

器。好眼力！若是沒聽過沒見過的小毛賊子，你把

好東西放在他眼前他也不懂得拿！賈先生，你說對

不對？(賊點首微笑)他不但有鑒識而且還有本領。

你這條街南口李宅的聽着親眼見這個賊了！

賊 哦。這個賊什麼樣兒？

訪 嘿，身材高大，虎背熊臉。身着洋裝，真是洋其

服，革其履。體輕如燕行動如飛，左手一按窗台(

作勢)腿就上了房了！賈先生，你說這賊的本領大

不大？

賊 未免有點冒過其實吧！(笑)

訪 (不高興)錯不了，李宅聽差的親口告訴我的還有假

麼？——袁先生，你這院丟了什麼好東西了？

男 我們還好，倒沒丟什麼值錢的——

女 怎麼沒丟？(看賊)我看還是說實話好，丟了東西還

怕告訴人麼？

訪 太太的話有道理！你丟了什麼東西，告訴我，我給

你登在報上叫大家都知道就許打你這兒破案！——

袁先生，你不會反對把你的名字登在報吧？(男不

語)方才我上你對過劉局長公館去了！他不但反

對，並且叫我用頭號的鉛字把他名字登出來。

女 劉局長都不反對，我們更不能反對了！我們的字也請你用頭號鉛字排吧！登在第一版上。

訪 行，那你交給我，現在就請告訴我怎丟了什麼東西。

女 丟的東西可太多了，儘是值錢的！

賊 (向女)「太多了」淨是值錢的！「你就一件一件的都說出來吧，好叫訪員先生記下來！」(對女表示不滿。)

女 馬上我還不能一件一件的說出來。反正丟的東西少不了。我們才進門，還沒有工夫細細調查。不過有一件寶首的物品我的確知道是叫賊給偷去了，一張古字畫——楊繼盛寫的。

訪 什麼，楊椒山寫的，那個值錢了！看起來這個賊還是一位大寫家，專好名人墨跡。不是麼。劉局長家裏藏的古帖，全叫他拿着了。不過他還不夠聰明。劉局長書房裏還掛一張走邊壽民的蘆燕，好畫兒。那個他沒偷走！

賊 那是一張假的！

訪 哦。你跟劉局長認識？

賊 不很熟。不過他家裏邊我右過。

訪 (向女)他若在你家偷去了字畫，你一定是書香門第，毫無疑惑。這個賊有眼力。

賊 那一張未必真是楊繼盛寫的。

訪 我雖沒有親眼看見過，可是我知道錯不了這個賊有把握，不是真的他不拿，(向女)大概他什麼時候來的，你可以猜一猜麼？

女 我想一定不會久。一定是我們進門的時候他才跑的。你看我們這些瓶，細磁他還沒有工夫拿就逃了。多虧咱戲沒等聽完。再晚一步這些好東西也少不了叫他偷去。

訪 哦，你也聽梅蘭芳去了，這就是了。這個賊真伶俐，專等大家全看戲的時候他來下手。將來促住他，非槍斃了他不可！

賊 就怕捉不着他吧！——我要走了。世祥，我看你那個小毛病已經去了不少了。然而我對你太太，還是消極一病人膏肓不可救藥！

訪

太太不舒服麼？什麼病？在敝報上名醫的廣告很多。要德國大夫——有容客，有失米替。要法國的有肉單，有盧發。要日本的有山田勞治勝有加藤十八郎。你可以隨便擇。你若是沒有我們的報，今天我回去給你代訂一份全月才一元錢！

女

你真會作買賣！我們已經訂了。

賊

改天見吧！這個我還要真帶着麼？（欲放下字捲）

女

小意思，你就別客氣了！

賊

好。（向訪）你不回報館嗎？我們走一路，我在街口那兒有汽車。我把你帶回去。

訪

好。多謝。再見吧！（訪賊同下）

男

他可拿了東西走了！我心裏這才放心。這才痛快！雖說丟了一張好字畫，可是我們得的報酬也不小。

明天報上就要大登我們這「詩書繼世」「忠厚傳家」的名聲就要傳遍全城——

女

你真沒用。太愛受他調了。我若是男子，我不能叫他出這個門兒！

男

他的話究竟對的。由明天起，抽屜裏還我一定整

理。以後買東西也買真的——寧可少一點，然而非要好貨不行，重質不重量。

女

什麼真的假的，看着一樣就行。（外邊門鈴響）

訪

（在門口）對不住，你們那位貴友叫我把這個送回來。他說他拿錯了，留著這個跟你姑媽的像片配對兒吧！他還在外邊等我哪再見！（放下紙捲，下）

男

（留著跟姑媽的像斤配對）？這怎麼講？（打開紙捲）這若不是榜繼盛寫的字我死了去！（女笑）。豈有此理！（展開着，原來是一張英美烟公司的美人畫廣告！）這是什麼意思？

女

你以為我像你那樣傻，把好好一張古字畫給他？我上屋裏找紙的時候，早就換過來了……

男

你這個小騙子手！「虛偽」

原名 SHAM

BY F. G. TOMPKIN

歡迎訂閱

# 顛道人

莫泊桑著  
力求譯

我剛才說過的小村，曾經被治于一個素以顛狂而苛刻著名的道者。他是極端藐視自然律的，而只服從他所以爲的上帝的律——忘却了自然是上帝偉大的工作之一部——他對待自己是極其強硬而難受的，所以，對待他人也是一樣。

還有一件他尤其絕對鄙屑的事：戀愛，假如他任在大都市中，多些賽會和宗教的儀式，多些穩藏的惡習，並且和人生接近一點，他也許學得多些寬容的，但照實來說，兩個愛人藏在草間，或互相摟抱在深長的影裏，總使他充滿不可擊馭的忿怒。

他叫他們做生番，或禽獸，因爲他們服從這種天然的本性，他更憎惡他們的粗鄙，他們抵抗情感力的軟弱，和鄙俚的戲謔方法，或者他既知道了，便不自覺地羨妒他們的愉快，不自主地渴望，他的感覺的滿足總受些痛苦。

他的說教是強暴而威迫，和以地獄之火來恫嚇的，在所有他說教的時候，少女們總是冷笑，少年們則竟笑了。

有一次，他的狂怒竟至顛的境界。

他在去看一個病人，當他行至農場的時候，他遇見一羣孩子——都是從鄰近的屋集合得來的——圍着一個狗窩。他們在看着一些東西——奇特，說不出，希罕的。這道人行近了……一匹母狗正在產子……已經有五條小狗匍匐在母親之側，受着溫軟的舐吮了，正在道人行近的時候，第六個小東西出了。

孩子們大家拍着手

「呵，那裏又是一個了！看呀！看呀！」

他們是有趣，無罪，而純潔的，他們所看的是像成熟的菓從滿載的樹跌下一般自然的罷。但是黑袍的人就可怕而忿怒了。他舉起手杖，不主的向着孩子們的肩膀落下。孩子們于是四散而走，驚呼着……于是那位道人對準那條顛抖着的動物。用盡他的力來打。

那條動物被困着，不能逃避了；伊哀叫着而匍匐到他面前時，他就用腳來踢……到了他使伊產出最後之一

個時，他就殺死伊。

道人大步的去了，留下那些小畜牲，匍匐地圍着它們已死的母親，在找着乳頭。

他野蠻地前進，過了峭角的路，直到那村去。

忽然間起了一陣狂風。那裏是沒有一間屋子可以給道人暫避的，而那氾濫的海水又是很可怕的，在他前面的，那海，湧得怪高，掀起有力的大浪，好像要和天上的雲相會合似的。狂風怒號。而海也兇惡地爆炸了，好像是回應人心的忿怒似的。

他的袈裟繃起，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在這樣有力的風中前進了。

忽然間他注意到一個牧羊人的茅舍，像是那人帶着隨處移動的。小羊們趕急向着地跑。

小門開了。裏面的草堆看來似乎很溫和而安適的。但正在他想入去的時候，他看見在影子裏，一對情人熱烈地擁抱着。

這真太多事了，戀愛和熱情向他挑戰太頻了，他是常常起來抵抗他所最咒詛的事嗎？這又像了孩子的答了又

答，而又答了又答……從前似乎說過一次怎樣好的！

那道人似乎被突然的顛狂佔住了；拖着那小茅屋，擦起袈裟，他要把這座小茅屋掀起，擲到峭壁之邊去……

他把門兒掩上，抗拒着，使他們不能出來……那對情人，恐怖着，用他們的手腕推門，希望走出去。

那道人放手了。

那小茅屋於是開始在可怕的斜坡上打滾了，本着它進行的速率躍着，跳着，和笨鈍地跳着。

但在數碼之外，藏在一條溝渠的，一個遊人看見了茅舍的滾下，和聽見了道人的囚犯的淒涼的喊聲。

那茅屋作最後之一跳了——停頓在峭壁之邊——迅速地跌下去——破裂像蛋殼碰在頭上。

他們扶起那對情人，當然，死了，他們的尸體是傷殘和屈拋，他們的四肢也斷了，但他們的臂兒還在互相擁抱着，在死時融合得像生時一般，而那道人又勝利一次……

那道人拒絕給他們基督的葬禮，他制止那乘柩車，當他們到了禮拜堂前門的時候，第二個星期日，他講演反對奸淫，並且引那證對情人的死事，他們之死就是上天所罰

之報應。

但當他離開禮拜堂時，兩個憲兵行前捉着他。

判案呢。

那遊客會跟查過他的踪跡，他現在服從着終身苦工的

### 三 水 途 中 (山國雜記之一)

石 留

春季開學的時期已到，關約要發生効力了，我和一位朋友，要再到山國混飯吃去。

那天二月七日午前十一時，跑到廣三駁輪的碼頭去。時候還早，於是只得晦氣地等了一時三十分。火船的擠擁，此生所見的，這是第一次。座位塞滿了，搭客外祇得烟通站着。

「你們是三等的，快下去，這是二等，坐這里，要你補錢。」船上的夥計，對三等搭客們預先警告，似乎是大發慈悲。

「先生，下面連站的地方也沒有了，相就一點罷。」

「沒地方也該下去，誰教你們買三等票。」這一回的戰爭，失敗的當然是搭客，終於「下去」了。我想，中國人必定是有彈性的，地方多人少固然未必够用，人多地方少也未嘗奇。嗚呼，此即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也歎。半句鐘的駁輪完了，車站已欣然在望，祇是船還沒有泊岸。同胞們的奮鬥精神，又表演了，大家都要跑到出口去。

「站定呀，船要沉呀！危險呀！」船員這時候才把「危險」兩字說出來。然而這警告毫無効力，同胞們似乎都耳熟能詳了，仍然努力奮鬥，舵工總算交過好運，同胞們竟能把船傾斜到岸邊去。

在車廂中，自然也一例的擠擁。站立了一句多鐘，過了佛山站之後，全車的重量，已經減了三分之二，我們於是安然坐下了。

到三水的時候，是下午三時半。

這年頭行的大概該是倒運，港梧輪船在三水停泊候客的，每天是照例的事，祇是這天是星期日，可能轉搭到梧州的，却祇有一艘較大的電船。經過艇家半小時的奮鬥，終於買得船票了。然而我們共有兩人，而床位祇得一處。再經十多分鐘的交涉，終能使船家讓步，其辦法：補回船票價六角，暫在尾樓屈駕，到了悅城之後，餐樓有位，特許回到餐樓去。辦法訂完，還得他在票上特加小圈為記，以昭信守。我們背着勝利的光榮，加上日間的疲勞，於是胡亂的睡覺。

# 紹興通訊

孫福熙

豈明先生

紹興正在努力建設了。

大街上，從大江橋一直到水澄橋，兩面的房屋，不論是什麼店，不論是舊屋或新建，都依照規定的尺寸，像刀切一樣的劃了一條線，一概都拆改進去，現在雖然是滿地斷磚碎瓦，禁止車馬通行，連不被禁止的行人，也不能通過，但有一天完工以後，其街道之平直，一定比一隻手上的五個手指一樣齊，比天下的人一樣高的實現更是一個壯偉的奇觀。

不過，正如一切豪舉一樣，這拆屋的國家大事中也有相當的軼事，可使我們題外的體味，這軼事不是拆屋時發見一條五頭大蛇，也不是那一位拆屋工人的老婆偷人這一類軼事，乃是，很簡單的，有幾間房子拆得很引人發笑。大街房子原是參差不齊的，有的房子，於拆去半間以後，就把櫃頭移進，幾個夥友坐在店堂中，肩背相擠，失去了以前可以隨便踱幾步的地位，有的只剩了一條狹簷，不但

不能放櫃頭，放貨品，要讓夥計們單行橫排的立着也不夠地方了。人家於拆去以後，就加上一個門面，居然遮住了。一切寒酸的內容，而且門面上塗了黃沙，人們一見就稱他爲洋房，時髦得很，可憐這種狹小如屋簷的店面，只得聽街上走過者的竊笑聲，連做起一個洋門面來遮掩倒楣遭遇的資格也沒有了。

據說，照規定，頭等路寬三丈六尺，二等二丈四，三等一丈二。三丈六算得什麼呢？幸而現在還只知道馬路要寬，以便拉人力車開汽車，有一天知道馬路的必要條件，除廣闊以外，還要種樹，那時當然再下一個命令，再劃一條直線，要一概店屋再行拆改進去。而且，有一天知道了店屋與街路一樣的要寬廣的時候，當然再下一個命令，再劃一條直線，要一概店屋再行拆改出來到街中心。每家店屋的後門原是藏垢納污之所，這是不損體面，所以無人干涉的了。現在店前既窄，只得竭力在後門推擠。廚房，茅廁，臥房，儲藏房都在這裏，然而因爲馬路已成新式，建



設事業已告成功，再有天大的事，如果有人提一提，不就是反革命嗎？於是天下太平了。

水澄橋上的漱石齋刻字店已經拆去，不知搬到那裏去了。望江樓自然不再有樓，將來總有望江路或者中山路這類名字來替代，而樓下有名的饅頭攤，算是還沒消滅，躲在附近小弄內營業。

『有破壞然後有建設』，這名言正與『有戰爭然後有和平』，一樣的有英雄的氣概。不過屠夫未必就是英雄，做英雄也不必一定要殺人，我覺得，在寬闊的平地上去建設起新屋新市，更是英雄氣概一點。紹興有的是空地，五雲門外。西郭門外。在寬廣的田地上，規劃起新式的輻射狀的馬路，不僅可以拉人力車，開闢人的汽車，還可以實行世界第一的夢想。至於在舊市旁邊另建新市，原是各國早已通用的辦法，外國不見得像中國的多英雄，也不見得像中國大氣量，肯把固有的東西在建設的美名之下白白的丟了。季谷兄對先生說，威尼斯真好玩，因為他很像紹興。他之愛威尼斯，不免有愛好故鄉的份子在裏面，而多少歐美人東方人不是生長在紹興，沒有到過紹興的，也是愛在

威尼斯的灣曲水上，狹隘街道中游玩，說威尼斯真好玩。我敢擔保，威尼斯的建設大家，有一天聽到紹興拆實街道的新聞，決不起而模倣也。

至於橋上開店，自然不合建設家心中的譜，因為我相信美國是決不在橋上開店的。不過他們卻也知道愛好意大利佛羅倫斯的古橋，多少美國的及各國的旅客都要到這橋邊游玩，作畫或照相。而且在橋上買些珍寶及本地名產嵌瓷細工的裝飾品，作為紀念，作為送人的禮物。這橋上的店屋不希望江橋下的饅頭攤的一家而已，橋的兩邊全是房屋，用斜支的柱子撐出橋外兩面，如紹興河上的過樓一樣，這上面就蓋起木屋，參差不齊，色彩亦新舊不一，約計二三十家之多。

中國是最會搖尾巴的國家。所憾現在沒有錢，有一天手頭寬裕了，也要學學闊氣，造幾座五十層八十層的摩天樓，以示與世界上最闊氣的國家並坐行並了，至於有沒有入愛住這高樓，倒是不關緊要的。再有一天莫梭里尼濶氣了，紹興一定會產出一班建設家，下令在望江橋水澄橋上建造起佛羅倫斯古橋上所有的房子，卻不准擺饅頭攤開刻

字店，只准一律賣意大利的珠寶嵌瓷的裝飾品。

到了那時候或者也好了，但要等莫梭里尼打到中國的時候再講，這是後話。但眼前實在乾枯極了，我想給姪孩們買些玩具，從清道橋一直到大江橋大路，竟一件也沒有。我記得幼年時很有許多玩具的，你在講「河水鬼」文中所提到的花棒槌，我也玩過，現在連爛泥菩薩也買不到一個。至於泊來品的玩具呢，也是沒有，總算全大街有兩家洋貨店是有一點點的，不但數量極少極少，而且陳舊不堪。我勉強的買了一個日本做的不倒翁，他的重心不用水銀而用一片鉛釘在底下，倒了以後是很難再起來的。

我不知道，不用玩具的紹興小孩，成人以後，將是何種樣子。

不用玩具的紹興小孩子不得不找別的遊嬉。我在府橫街（現在不知道叫什麼街了）看到小孩的一個遊嬉：街上睡着一隻童年的狗，滿身爛皮，已經不留一毛，一個裸體的小孩畏懼的俯倒去，在這隻狗的面孔前揮手，狗並不起立抗拒，於是他在狗頰上打去一個耳光，而自己立起就逃。這隻狗，大約因為癩的緣故，懶得毫無抗拒的意思。而周

圍的十數小孩贏得全數狂喜。倘若這是一隻多毛而怪活潑的哈叭狗，躺在綠絨如茵的沙發上，一個秀美的小孩，出肥嫩的小手，在狗臉上拍一下，而這隻狗因為愛孩子的騷惹，毫不表示抵抗之意，小孩的父母或旁人見之，其有不覺小孩為可愛的嗎？然而府橫街小孩的打癩皮狗，卻使我不以為然，他的父母，或旁人見之，也未必覺得這小孩為可愛的吧？背景不同，其意義完全變過了。

漂亮少年穿上筆挺的西裝，自然是漂亮的（聽說近來穿西裝要捐了，穿綢緞的袍褂者更加漂亮，因為還加愛國的美名），這種少年從小街裏得意洋洋出來的時候，我不但不覺得他是漂亮，而且代他肉麻。馬路無論如何的廣闊，衣服無論如何的華美，在沒有智識的赤膊人們的油汗滿背羣中挨擠出來，有什麼可以漂亮自豪呢。吞着麵包，吐着「也是」，自以為與高鼻子一樣身分子，沒有骨氣的蝸牛，自以為伸長時間長蛇一樣，這是同樣的自豪。

現在紹興正在招兵，有一天紹興兵打到北平時，我與你可以免為敵國之民，而且可以自由通信了。

講到招兵，也有一點軼事，大路杏林菜館的帳房先生

忽然被警察們拉去當兵了，拉夫而到店裏面去拉，殊屬創見，所以大家都注意這帳房先生出杏林而入槍林的理由。據說這警察們曾經到杏林吃喝後，要求掛帳，帳房先生要他們現給，於是警察們上了帳，到招兵時就來清算了。

龍山有改建公園之意，名字已經擬就，叫做「中山公園」，並非龍山公園，從此龍山也改稱中山，向龍王求雨

改向中王，自摸龍風開罌也改稱自摸中風。

還有一件新聞，紹興近來很熱鬧，尤其是天初明及初暗的時候，大隊的蚊子嚷得真起勁，也許是在討論他們的普羅文學，也許是在討論他們的黨國大政，這於我毫無關係，但他們徧身的刺人，一個不小心就吃了我的血，使我一塊腫。  
孫福熙上八月十三日

第 十 八 期 目 錄	南 華 評 論
汪精衛	在廣東省黨務工作人員養成所演說詞.....
汪精衛	總理首次起義之經過.....
曾仲鳴	言論自由.....
黃延凱	德奧關稅聯盟之失敗.....
葉紹振	日美爭霸太平洋之形勢.....
朱 則	促進全國地方自治方案.....
朱 樸	致汪精衛先生論合作運動書.....

# 龍華半日記

陳醉雲

春，這是一年中中的黃金時代。自從草木萌芽以來，我的心也彷彿像草木一樣，脈脈地，躍躍地，起了萌動的感覺。

當去年夏季，我希望去聽一次海上的潮聲，可是不成。後來，秋風漸急，我又渴念着爛漫的紅葉，但時光易去，此願又虛。梅蕊既不會給我以盼慰，杏花也不會給我以陶醉，每天所見所聞的，幾乎沒有甚麼可以使我愉快的事情；別人津津有味的談着賽球，談着跑狗，談着遊戲場中的艷遇；但我却絲毫不感興趣，祇是覺得寂寞，覺得有難言的寂寞。記得前年有一個時期，曾和幾個朋友在一處寺院裏作客，我們每每爲了藝術文學等問題，劇烈地爭辯着，但雖然是各不相讓的爭辯，却至今還留着深長的餘味，大有『此樂不可又得』之慨。

如今，春天來了，我好似一隻小鳥，再也按捺不住了，急欲鑽出狹隘的籠子去，去向無邊的原野飛翔遊蕩。上一週的休息日，和幾個朋友約定，想到蘇州去旅行，不

料臨時又發生阻礙。一直挨到現在，纔算得了半天短距離的遊覽。小小的逛了一次龍華。

龍華最好看的東西，自然是桃花，可惜當我們去時，桃花已經半謝。

我們在龍華寺前下車，見遊人紛集，廣場上滿是人影，時有紅妝艷服，像落花似的輕轉低飛。一進寺內，却見紅燭輝煌，香煙繚繞，有許多人在那裏屈膝膜拜，像這樣明媚和煦的天氣，他們不去遊春，却來拜佛，真是一種罪過，如果我佛有知，怕要像獅吼似的大聲呵斥罷。

我們忙從寺內出來，急於要去尋找桃花，向着林蔭小徑中信步闖去，逢人便問，『那裏有桃花？』在野老的指點之下，欣欣然奔去，果見遠遠地有一叢晚霞似的紅色。啊，這紅色，這可愛的桃花，它是春的面頰，被艷陽所薰染罷？被東風所陶醉罷？我歡欣鼓舞，彷彿會見了甚麼情人似的感情激動着，滿面含着喜悅，全身帶着舒適。

這已是晚發的桃花，早的却已經謝了。春，爲甚麼去

住這樣匆匆！可愛的事物，爲甚麼不能永在永存！我忍不住想在花底坐下，坐下不夠，還想躺下，甚至於目不轉睛的守候着這些桃花。

但人事聽是那樣匆匆，我們終於在匆匆中走了。

在日光下走了多時，忽然走進了一個清涼的境地，兩旁是高高的籬笆，並且有幾株大樹，炎熱既除，我們都覺得非常舒適。籬笆盡頭，是一個池塘，春風吹着池水，有一羣小蝌蚪，天真爛漫的在水中游泳，於是我們便憩坐在池邊的右岸上，拿出帶來的鮮梨，削去皮，一片片的分開大家謙遜而和悅的吃着。友誼，美味，好景，交相融織着，竟在那個不知地名的路旁池邊，留下了一個很可回味的紀念。

休息了一會，我們才預備到黃浦江邊去遊覽。黃浦江是在龍華的東南面，我們便向東南行，曲曲折折地穿過田畝間的小路，兩旁田中，豆花很多，白色的豌豆花，紫黑色的蠶豆花，正在盛開。蠶豆花更有一種香氣，芬芳而帶着甜意，時時流漾於我們的口鼻間。

當經過一個大操場時，見有許多兵士，牽着一羣馬在

場上行走，那些馬全沒有英駿的氣概，都現着萎靡不振的樣子，使人惘然起憐憫慨嘆的感想，中國真是一個可憐的國度，不但人，連畜生也是那樣的瘦弱憔悴。但這却不能說是它們的種性不好，多半還是由於環境惡劣，養料不足的緣故。然而戰事却依然連續着，要驅迫他們去送死。連苟延殘喘也不能。畜生是沒有知識的，不料中國的人，也都竟至像畜生那樣的沒有知識；否則，如其能够辨別是非，又何至於被人利用驅使，而擴大殘殺的範圍呢！

我們到了黃浦江邊，見江流浩淼，一片片的帆影，從水上駛過，胸懷頓覺開敞不少。遙望隔江，見綠的草，綠的田野，遠遠的連成一片，彷彿另有一種境地。我們想渡過江去。可是沒有渡船。

春天的水，是可愛的；春天的水邊，也很足動人戀慕，何況又是遊人叢集的地方；在我的想像中，以爲該有『採蘭贈芍』這一類盛事。但除開一些叫囂的人們之外，多是小孩子，他們把石片紛紛投向水中，作擲水的遊戲，這却未免辜負那可愛的綠波了。江邊很淤溼。較高燥的地方，又多塵埃，沒有芳草，也沒有長堤垂柳之類，可以供

遊人休坐倚扶。記得杜甫的詩，有「三月三日天氣晴，長安水邊多麗人」這兩句話，現在把這裏去和他所歌咏的地方相比較，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感了。

我們在江邊逛了一會。又從另一條路回到龍華寺去，當經過龍華車站的鐵路花園時，見重瓣桃花正在盛開，有淡白與深紅兩種，交相輝映，絢爛異常。但我覺得頗少風韻，似乎沒有單瓣桃花那樣嫵媚可愛。

一到寺前，又頓覺擁擠熱鬧，除開茶棚食物攤之外，還有一處處的花市，他們把本地出產的桃花，折來售給遊客們。有幾個鄉下孩子，更折了些柳枝，來向遊客兜售。我們也各人買了幾枝桃花，預備帶一些「春色」回家，留作此遊的紀念。見那些待售的花枝中，有幾枝簡直砍得很長，很足以妨礙桃樹的發育。我想：「這大概是偷來的？」否則，他們為甚麼這樣忍心，一點也沒有惜物的觀念呢？」

太陽逐漸西斜，時候已經不早，我們便取道天鑰橋路，打算由徐家匯回去。在那平闊的黃泥道上。只見一隊隊都是歸去的遊人。走到後來，太陽完全沉墜下去，西方

的天邊，現出晚霞，那種色彩是異常鮮麗神秘，沒有一種畫筆和顏料可以摹擬。

走到徐家匯，有一個朋友提議在茶樓上喝茶。於是我們就上了一家臨河的茶樓，憑窗小坐，眺望着暮色中的樹木，房舍，似乎也頗有風味。茶價很便宜，祇有八個銅子一壺。這種平民式的享樂，比起兩三角錢一杯的咖啡來，確乎省得多了。

出了茶樓，我們便分道而行了。他們是從海格路向靜安寺，我卻一個人取道福履理路回環龍路。這時，暮色已深，略帶彎形的新月，正高高的懸在頭上；四面空中，是疎疎的星。晚風吹在我的身上，當初覺得躁熱的，現在卻感着薄寒了。

這向晚的東南風，忽然又帶來一陣蛙聲，啊，蛙聲，這是最佳妙的音樂，尤其是在黃昏的晚風中遠遠送來，更覺好聽，更為動人！在這石田似的上海，久已沒有它們的棲息之所了。讓我多聽幾次罷，這蛙聲，這青春的音樂，我是多麼想念看呵！

## 到南寧去

(出國雜記之一)

石留

。學校給軍隊佔了，第二天，就看見赫然的「前敵司令部」的招牌。被佔了還不打緊，變成「前敵」那就不免有兵燹之災。沒奈何，祇好安排到南寧去。

依長途汽車公司的預約，早晨六時，就冒着微雨到車站去。所謂長途汽車是一部五位的小車，例定搭客五人。先我們而在的，已經有一位從博白來的客人，加上我們，共有三人，據說，就是三位，也開了；然而，祇是機件還要修理。時間已經延了一點多鐘，然而，「還要修理修」。

修機件，那倒是真的。這確乎是中國人的脾氣，早早的預備好了，是抵死不肯的，事不到頭不着急，誤時間，是無關重要的事。修理，修理，還要修理；當真開行的時間是早晨八點鐘。

這所謂「當真開行」，必須要一點註解：車子雖然「修理」了，然而牠自己并不能行，開始時，要用人力推動。第一次，推了，機件已經發出拍拍的聲音，似乎開動了，然而不行，拍了幾聲，又沉寂下去，於是又修，於是又推，推推……

大約三十分鐘後，過了覃塘，就是黃練塲。車子在諸峯聳峙之間，迂迴曲折地行過。據說，從前曾經有過賊匪，利用這險要的地方，截劫行旅，客人被劫之後，就要喪命。從前山國賊匪的特性，先要命，然後要錢。

蘆墟從外表看來，是一個小墟場。聽說，這里的居民，富樸傲性，桂林紙傘以至國產各烟，都會模倣過，而且很像。自私心很大，錙銖必較，到別的墟場買賣，是不會吃虧的。這是以前曾經聽說如此：這回雖然親履其地，但下車就要吃飯，吃飯又開車，時間既少，見聞不多，還是聽說如此而已。

飯後回車，車裏新增兩個軍官。我想，中國人是(Compressible)的，將來總可以不必憂慮土地不敷，人口過剩。這兩位軍官很威風，要坐得特別舒服，事實上，已經佔了全車五分之二了。據說，他來搭車，倒是我們的運數，因為軍隊正在封車，客人趕下來，行李隨便拋掉，那證據就是路旁停着由南寧來的車，一羣兵士正在像十二隻小豬，同時在十隻乳的母猪身上求食一樣。

天下太平，車免被封，推過十多碼，再開行了。其間還經過三處險地：虎頭山，崑崙關，山深場。司機沿途很健談，然而到這些地方時，却很沉默，連我們的發言，也被禁止。到南寧之北門，却是下午二時十分的事。

# 新

# 書

著 雲 醉 陳

## 春曦中的男女

(中篇小說)

實價四角

這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作者用活潑秀逸的筆致，寫一個青年去向新生活尋求進展的夢。書中各個男女們的個性，都寫得非常活躍顯著。有愉快輕俏的詩趣，更富於深刻真摯的思想，它彷彿像一陣初春時期的風，使人感到一些清爽，但同時又給人以青春的溫情與光明的喜悅。

## 遊子的夢

(小說集)

實價六角

這是一部小說集，裏邊包含有六篇小說，各篇中有各篇不同的情調與風格。愉快處恍如引人神遊於五月南風的月夜，沉痛處却使人流至情至性的酸淚。不單調，不枯燥，在清妙的詩味中，每每榮繞着深遠的社會意識，這實它的共通的特色。思想是健全的，文句尤為生動簡潔。

## 賣唱者

(散文集)

實價六角

這是一部散文集，有細膩的描寫，有動人的記述，有幽默的諷刺，有精警的議論。在愛與美的憧憬，相與善的希求中，都滲着一些辛辣的氣息。文體非常美秀可愛，不但促供閱覽，也可選作中學以上各校的現代文教材。

### 未央書店出版

上海環龍路六十二號